民國叢書

第五編

·49·

文學類

宋文學史　柯敦伯著

遼金元文學史　吳梅著

明文學史　宋佩韋著

清代文學　張宗祥著

上海書店

宋文學史

柯敦伯著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一二六七五）

國學小叢書 宋文學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柯敦伯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楊哲明 陳瑞仙）大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

目錄

第一章　緒論……一
第二章　宋之散體文……一五
第一節　文體之復古……一五
第二節　宋初古文家……一七
第三節　慶曆以後古文家……二〇
第四節　歐陽修……二四
第五節　曾鞏王安石……二七

第六節　三蘇及蘇門文士……三三
第七節　道學派與功利派……四一
第八節　晚宋之文風……五〇
第三章　宋之四六文……五五
第一節　宋四六文之源流……五五
第二節　宋四六文之應用與修詞……五八
第三節　因襲派四六作家……六一
第四節　改革派四六作家……六六
第五節　南宋四六作家……七二
第四章　宋之詩……八五

第一節　宋詩之總評……………………八五
第二節　宋初詩人……………………八九
第三節　西崑派……………………九一
第四節　蘇梅歐陽……………………九五
第五節　蘇軾及其門下士……………………一〇〇
第六節　黃庭堅……………………一〇四
第七節　江西派……………………一〇八
第八節　南渡後四大家——陸尤范楊……………………一一三
第九節　南渡後別派詩人——朱熹姜夔等……………………一一六
第十節　永嘉四靈與嚴羽……………………一一九
第十一節　江湖派與遺民詩……………………一二一
第五章　宋之詞……………………一二五

第一節　詞之由來……一二五
第二節　宋詞之概觀……一二七
第三節　宋初詞人……一三〇
第四節　蘇軾及其門下詞人……一三五
第五節　周邦彥與宋徽宗……一四一
第六節　女詞人李清照……一四六
第七節　辛棄疾及辛派詞人……一四八
第八節　姜夔及姜派詞人……一五三
第九節　吳文英——王沂孫——張炎……一五九
第十節　南宋詞人補遺……一六三
第六章　宋之戲曲……一六九

第一節　詞與曲之遞嬗……一六九
第二節　樂曲之種類……一七一
第三節　滑稽戲及其他……一七七
第四節　曲本……一八三
第五節　脚色……一八七

第七章　宋之小說……一九一

第一節　譚詞小說之由來……一九一
第二節　說話人之家數……一九三
第三節　傳世之話本四種……一九五
第四節　話本作者之時代……二〇四
第五節　各種話本之藝術觀……二〇七

第八章　宋文學作者小傳……………………………………………………二一三

第一節　宋散體文作者（依第二章論述之先後爲序）……………………………二一三
第二節　宋四六文作者（依第三章論述之先後爲序）……………………………二二四
第三節　宋詩作者（依第四章論述之先後爲序）…………………………………二三三
第四節　宋詞作者（依第五章論述之先後爲序）…………………………………二四五

宋文學史

第一章 緒論

趙宋一代之文學。我國有史以來蔚然一大觀也。其間上下三百餘年遺文故獻傳於今日者。汗牛充棟。承學之士。目爲之眩。殆未易驟尋端緒。夫歷年未遠。則文獻易徵。故趙宋遺事。較詳於李唐以前。斯固然矣。而自來研尋學術源委者。莫不歸其大功於國家之政教。按宋史文苑傳序曰。

「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眞宗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卽位。彌文日增。自是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

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

此說偏主於狹義之散體文。又修史者挾有尊崇道學之成見。直以詩文詞曲爲末事。故以姜夔擅盛名於詞壇。而不獲著傳於史。其爲疎漏。誠有如四庫總目提要所謂『文苑傳止詳北宋。而南宋止載周邦彥等數人。』惟其推論爲君者典學於上。則海內文士輩出於下。要亦信而有徵。按吳處厚青箱雜記云。

『眞宗聽政之暇。唯務觀書。每觀畢一書。卽有篇詠。使近臣賡和。故有御製看尙書詩三章。看孝經三章。復有御製讀史記三章。讀前漢書三首。讀後漢書三首。讀三國志三首。讀晉書三首。讀宋書二首。讀陳書二首。讀魏書三首。讀北齊書二首。讀後周書三首。讀隋書三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三首。讀五代後唐史三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二首。可謂近代好文之主也。』

文學者。人類抒情適性之具。其體製之單複文野，與民族文化之演進。同一方向。大抵人羣之智識日益開明。則嗜欲之需求亦日臻複雜。我國文學。邃古無論矣。自三百篇以降。體製日增。迄於趙宋

而大備矣。眞宗聽政之暇。雅好吟咏。此其以漁古染翰爲樂抒情適性之上焉者也。他如太宗洞曉音律。親製曲破（詳後第六章）仁宗時。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而詞之小令多衍爲長調。（詳後第五章）又是時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宮禁。而諢詞小說以興（詳後第七章）徽宗身爲亡國之君。而當其居帝位時。風流跌宕。縱情於繩墨之外。雖終召滅亡之禍。而在另一方面。亦足以助長文學之進化。南渡偏安。孝宗以天下養太上。下逮理宗。藉蒙古之與共滅女眞。亦皆昇平自慶。朝野恬嬉。羣衆娛樂之方式日繁。文學領土亦日以開拓。觀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吳自牧夢粱錄。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周密武林舊事諸書。其時繁綺之風。可想見其概。（詳後第六第七各章）今之討論趙宋文學者。皆不廢其書。與宋人遺集並重焉。然則上之所好。固不必拘拘於好學以合乎道學派所謂義理。苟其日常抒情適性之具。可以與民衆同者。經多時之蘊釀。而有所成就。罔不足以佔一位置於文學系統之中。故趙宋三百年間之文學。語其大別。無間新舊。可得左列六種。

（一）散體文　上承唐舊。而發揮光大。漸入道學派文以載道之囿者也。

（二）四六文　上承唐舊。而漸脫恆蹊。大抵適用於告語者也。

（三）詩　上承唐舊。而變化生新。能與唐人爭勝者也。

（四）詞　上承唐舊。而體製加繁。附庸蔚爲大國。獨占一代文壇。允爲一代之文學。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五）戲曲　協於音律之文學。由詞進而爲曲。其衍簡爲繁。非一蹴可幾也。今之所謂戲曲。蓋合舞蹈說白曲調數者。以演一事。北宋東都之盛。漸已具其端倪。下逮元明。乃大備耳。

（六）小說　小說由來舊矣。李唐以前。大都以紀怪述事爲宗。入宋而雜取史實。行以諢詞。於是平話與焉。蓋不以組繪爲尚。惟計描寫之工。遂於近代文學史上別樹一幟。而趙宋一代。實肇其端云。

雖然。趙宋一代。凡具有文學天才者。往往受義理之桎梏。義理勝於詞章。而義理終不能掩抑詞章。史言歐陽修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黃庭堅亦嘗謂「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其周張二程諸子。更謹持詞章害道之說。而萃其大成於朱熹。熹讀唐志。嘗有說曰。「自孟子歿。天下之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文章

遂無實。東京以後。訖於隋唐。愈下愈衰。韓愈氏出。始出六藝而作原道諸篇。然讀其書。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者自不少。若夫所原之道。則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故其論古人。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不及董賈。其論當世之弊。但以詞不己出遂有神徂聖伏之歎。則師生傳受。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自是以來。又數百年。而後有歐陽子。其病亦同。」熹持文以載道之說。其所謂道者。拘拘於歷聖羣賢統緒相承。故於異端俗學。又復詆譏不遺餘力。歐陽二蘇。且不獲免。按羅大經鶴林玉露載。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辭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又載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眞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篇。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道學家高自標榜。務以義理掩抑詞章。觀於羅氏所紀。可概見矣。斯亦研究趙宋文學者。所當深考也。

道學派務以掩抑詞章爲事。而宋代文士修詞具有鑑衡。仍流傳至今。不廢其緒。何也。豈不以民族文化及是時而臻於燦爛。各種學術。分途競進。在同一時期之內。兼容併包。雖其甚相牴牾者。終不能稍形軒輊。故道學莫盛於趙宋。文學亦大昌於趙宋。而吾人今日所藉以討論瑕瑜。別裁眞僞。博參而廣考者。尤莫如文學批評一類諸書。四庫總目提要云。『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

鍾嶸。總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爲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爲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憍之論。然汰除糟粕。採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茲就四庫總目集部。詩文評類所著錄者。列舉其目於後。其間詩話爲數最多。評文之作僅得七種。評詞者又別見於詞曲類云。

（甲）宋人詩話著錄於淸四庫全書及附存目者其目如左。

（無）歐陽修六一詩話一卷。

（二）司馬光續詩話一卷。

（三）劉攽中山詩話一卷。

（四）陳師道後山詩話一卷。

（五）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六）吳幵優古堂詩話一卷。

（七）阮閱詩話總編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
（八）許顗彥周詩話一卷。
（九）呂本中紫微詩話一卷。
（十）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一卷。
（十一）葉夢得石林詩話一卷。
（十二）吳可藏海詩話一卷。
（十三）朱弁風月堂詩話二卷。
（十四）張戒歲寒堂詩話二卷。
（十五）陳巖肖庚溪詩話二卷。
（十六）葛立方韵語陽秋二十卷。
（十七）黃徹䂬溪詩話十卷。
（十八）計有功唐詩紀事八十一卷。

（十九）吳聿觀林詩話一卷。
（二十）吳德遠環溪詩話一卷。
（二一一）周紫芝竹坡詩話一卷。
（二十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
（二十三）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一卷。
（二十四）楊萬里誠齋詩話一卷。
（二十五）嚴羽滄浪詩話一卷。
（二十六）魏慶之詩人玉屑二十卷。
（二十七）趙與虤娛書堂詩話一卷。
（二十八）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
（二十九）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四卷。
（三十）蔡夢弼草堂詩話二卷。

（三十一）何谿汶竹莊詩話二十四卷。

（三十二）周密浩然齋雅談三卷。

（三十三）范晞文對牀夜話五卷。

（三十四）蔡正孫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

以上文淵閣著錄

（一）釋文瑩玉壺詩話一卷。

（二）釋惠洪天廚禁臠三卷。

（三）洪邁容齋詩話六卷。

（四）林越少陵詩格一卷。

（五）蔡傳歷代吟譜五卷。

（六）嚴有翼藝苑雌黃十卷。

（七）陳應行吟窗雜錄五十卷。

（八）尤袤全唐詩話十卷。
（九）方嶽深雪偶談一卷。
（十）吳子良吳氏詩話二卷。
以上附存目
（乙）宋人文話著錄於四庫全書者其目如左。
（一）王銍四六話二卷。
（二）謝伋四六談塵一卷。
（三）陳騤文則二卷。
（四）王正德餘師錄四卷。
（五）李塗文章精義一卷。
以上文淵閣著錄
（一）洪邁容齋四六叢談一卷。

（二）強行甫唐子西文錄一卷。

以上附存目

（丙）宋人詞話著錄於四庫全書及附存目者其目如左。

（一）王灼碧雞漫志五卷。（參知不足齋叢書刊本）

（二）沈義父樂府指迷一卷。

以上文淵閣著錄

（一）張炎詞源二卷。（四庫全書總目原作樂府指迷。蓋沿陳繼儒之誤。）

以上附存目

右目尙未盡賅洽者。如姜夔有詩說一卷。附於白石道人詩集之後。故四庫未著其目。至於詩話諸書。頗有兼及於詞者。如陳師道後山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是也。亦有兼及於文者。如楊萬里誠齋詩話。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是也。其周密浩然齋雅談三卷。經四庫館臣就永樂大典中搜輯排纂。以考證經史評論文章者爲上卷。以詩話爲中卷。以詞話爲下卷。此書幾奄有文學批評之全。循是例

以推求。則宋人說部書中雜有詩話文話詞話者。當亦不易悉數。淸厲鶚撰宋詩紀事。張宗橚撰詞林紀事。往往取材於小說筆記諸書。靡不裒成巨帙。後之從事於宋代文學而討論其升降源流者。資以考證闡發焉。

今所論次。以文學之體裁舉其綱。以作者之承襲繫其目。首散體文。次四六文。次詩。次詞。次戲曲。次小說。前之四者。宋人之製作具存。元明以降。文士之討論揚搉。亦詳審矣。博觀約取。料簡融通。尤於師友淵源遞嬗之間。三致意焉。後之二者。蓋五六百年來文人學士所不樂道。近時漸知愛重。而宋人遺製散亡。今復出於世者。片鱗隻爪。無由品第其高下。其可供鋪敍者。不過體裁承易之跡而已。兩宋作者。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陸游之儔。罔不兼擅衆美。其人里貫仕履。未可任意穿插。自形尤蔓。故彙列於後。而以文學作者小傳殿焉。



第二章　宋之散體文

第一節　文體之復古

散體文。卽舊說所謂古文也。文曷爲而有今古之別耶。以時間言。自今日以前。皆漸卽於古。是則凡五代以前之文流傳於宋者。皆古文也。其宋人自爲之文。烏得而謂之古。若夫居宋之世而學爲五代以前之文以復於古。則宋代之學古人文體者不一其派。又曷爲而必以歐曾王蘇爲正宗。而本章之所謂散體文卽舊說所謂古文者。又何說乎。蓋自魏晉六朝以還。文尙駢儷。至中唐元結杜甫等始爲散體。韓愈柳宗元益發揮而光大之。以其越八代而復西漢之古。故號古文。而蘇軾遂稱韓愈曰「文起八代之衰。」至晚唐五代文體又漸次卑靡。甚或流於浮艷。宋初亦未能遽振。西崑派楊億等於詩尙辭采。於文亦以姸華駢儷爲高。迨歐陽修起。有柳開穆修尹洙石介等導之於前。有曾鞏王安石三蘇父子承之於後。而韓柳復古之風。乃復大昌。重見西漢散體文之舊。惟其排近世而上溯於古。故號曰古文。究其文體。則屏抑駢儷之習。而復於散行之體。故舊說所謂古文者。卽散體文也。

惟是時持文體復古之論者。往往參合文以載道之說。如柳開文集。張景爲作序云。

『一氣爲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爲晝夜。爲寒暑。爲變化。爲生死。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斡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爲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爲德爲教。爲慈愛。爲威嚴。爲賞罰。爲法度。爲立功。爲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發蘊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忠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

至如蘇軾序六一居士集。其稱頌歐陽修。尤有甚焉。略云。

『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子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

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

宋代散體文之實質。大率如張景蘇軾所稱說。南渡以後。道學派與功利派各植一幟。是又分道揚鑣者已。

第二節　宋初古文家

北宋爲古文者。柳開最先。當時梁周翰高錫范杲並與開聲名相埒。而開治古文用力最勤。少慕

韓愈柳宗元。嘗以肩愈希元（一作紹元）爲名字。推崇韓愈尤至。觀其昌黎集後序可知也。後歐陽修爲古文。甚推重穆修蘇舜欽。而不及開。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云。

「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

觀此可知開之倡復古文。在楊億等專事藻飾之前。蓋楊等居高位力足以抑之也。洪邁容齋續筆。甚以歐陽修不知有柳開爲異。其言曰。

「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字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元。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年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答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眞古之文章也。兵部尙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

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

柳開同時有王禹偁。後有范仲淹孫何丁謂。皆治古文。王禹偁不僅以文著。其詩亦足爲蘇舜欽梅堯臣之先導。范仲淹勛業卓絕一時。本不藉文章以傳。而貫通經術。明達政體。凡所論著。一一皆有本之言。洗盡浮夸之習。孫何與丁謂。少相友善。嘗同袖文謁王禹稱。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三百年始有此作。惟謂位至通顯後。又與楊億酬倡。列名西崑倡酬集中。何弟僅及家人甫。皆究心古文云。

柳開倡爲古文。而終抑於楊億劉筠等聲偶之辭。誠亦勢使之然。仁宗朝詞臣如夏竦宋庠宋祁等。又自爲風氣。歐陽修歸田錄。於夏竦稱其能文。二宋少嘗受知於夏竦。按吳處厚靑箱雜記。竦守安州日。二宋兄弟尙皆布衣。竦試以落花詩。庠詠落花而不言落。竦謂當狀元及第。祁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竦與二宋。當眞仁之交。西崑派風靡一世。而獨遠規盛唐。殆亦不隨時俛仰者。宋祁與歐陽修同修唐書。其文彫琢刻削。師韓愈而失之艱澀。於並時亦未始不服歐陽修也。其筆記中自述三十年來爲文用力之要。略云。

『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歎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第三節　慶曆以後古文家

至慶曆而後。蘇舜欽兄弟與穆修尹洙孫復石介諸人。競爲復古之文。穆修畢生搜求韓柳文集。僶僶數十年不懈。其舊本柳文後序自記顛末甚詳。稱頌韓柳。至謂『辭嚴義密。製述如經。』又云。『嗚

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于古則已。苟志于古。則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石介嘗作怪說以訶楊劉。其下篇曰。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

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觀介此說。可知是時楊劉在文學界勢力之大。故雖柳開等倡導於先。蘇穆石尹等繼起而和之。而必得歐陽修居高位以力挽之。風氣乃爲之大變也。

是時李覯亦爲古文。覯字泰伯。有直講先生集。朱熹謂其文自大處起議論。如古潛夫論之類。劉壎隱居通議謂其所作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劉熙載藝概云「泰伯之學。深於周禮。其所爲文。率皆法度謹嚴。宋史本傳但載其所上明堂定制圖序。尚非其極也。」蘇軾謂嘗見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觀是言。其生平之力勤卓具見。

又有祖無擇治古文。從穆修游。又嘗受經於孫復。其爲文峭厲勁拔。足與尹洙相上下。穆修遺集。卽無擇所編次者。穆修以明道元年客死淮西道中。遺文散失。其僅存者。不能成卷。至無擇始爲之蒐

輯。益訂成編。蘇舜欽哀穆先生文有序。略次其遺行。玆節錄於後。亦可見是時穆蘇石尹諸人倡復古文之不易也。

「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今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禮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中略）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於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之土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亡所以遺者。乞載於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區區餬口爲旅人。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官者。恥詣揖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蕩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瞚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

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噫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奇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儒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下略）」

第四節　歐陽修

歐陽修初亦爲偶儷之文。後乃肆力復古。其記舊本韓文後云。

「予少家漢東。得舊本唐昌黎先生集於州南李堯輔家。因乞以歸讀之。覺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時獨念於予心。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學者非韓不學也。」

修作蘇舜欽集序。謂其學古文在先。蓋舜欽實與穆修游。宜其先也。尹洙文辭簡古。尤爲歐陽修

所折服。據邵伯温聞見錄云。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敍云爾。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又曰。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並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字淵源自有次第也。』

宋代文壇。修爲巨擘。四六詩詞。亦所兼擅。尤於古文居於承先啓後之重要地位。蘇軾爲序六一居士集。推崇甚至。已見首節。軾又謂『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陳善捫蝨新話亦稱歐文多擬韓作。略云。『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輒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文似祭辥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其句語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據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強僻澁。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

之牆數仞。樵翟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劉熙載藝概云。『歐公稱昌黎文深厚雄博。蘇老泉稱歐公文紆餘委備。大抵歐公雖極意學韓。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習之。不獨老泉於公謂李翺有執事之態。即公文亦云欲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所尚蓋可見矣。』又云。『謝疊山謂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歐之奇不如韓。固有之。然於韓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詎相遠乎。』

惟歐陽文亦有與韓文異趣之處。藝概謂『歐陽公五代史諸論。深得畏天憫人之旨。蓋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於己。不言無以懲於世。情見乎辭。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惻隱之意。』又云『歐陽公文幾於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指趣爲多。』此則以取材之故。自成其悲憫之文派。不可與韓文強同也。

朱子語類稱歐陽文亦好是修改到妙處。其醉翁亭記首句環滁皆山也五字。初稿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乃改定。捫蝨新話亦稱其爲文不苟成。略云。『世傳歐陽公平昔爲文章。每草就紙上淨訖。即粘掛齋壁。臥與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蓋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

工故傳遠。三折肱始爲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眞可傳者。皆不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旬鍛月鍊。以故其人雖不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然人說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喧譁。而不妨屬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須臾之際。成數千言。如此似爲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是大手。歐公豈不能與人鬬捷哉。殆不欲苟作云耳。』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尙已。』按歐陽曾王及三蘇父子。明代朱右唐順之茅坤等。以之追配唐之韓柳。號爲唐宋八大家者也。淸初姚鼐編古文辭類纂。於唐宋文大抵亦以八家爲限。故論宋代古文者。莫不知歐陽之後有曾王三蘇。曾王與歐陽皆江西人。三蘇皆出歐陽門下。故是時領袖文壇以承先啓後。舍歐陽修其誰耶。

第五節　曾鞏王安石

曾鞏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成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鞏弟肇嘗稱鞏視歐陽文忠稍後出而與文忠齊名。邵氏聞見後錄有說辨其不然。略云。『歐陽公謂廣文曾生者。在禮部奏名之前。已爲門下士矣。公示吳孝宗詩有云「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識。歸路到不難」是子固於文。遇歐陽公方知所歸也。故子固祭歐陽公文自云「戇直不敏。早蒙振拔。言由公誨。行由公率」也。』

清方苞云。『南豐之文。長於道古。故序古書尤佳。而戰國策列女傳新序諸目錄序。爲最純古潔淨。所以與歐王並驅。而爭先於蘇氏也。』按王震南豐集序謂『先生自負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爾。』又謂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蓋惟其能自成一家。故爲善學劉向也。方苞所稱諸序之佳者。良亦駸駸乎與劉向侔云。

至姚鼐論古文。判之以陰柔與陽剛兩途。而謂『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其所短而不犯。』蓋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王安石嘗云。『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

二賢。謂孫侔與曾鞏也。然則鞏之文。卽肖鞏之爲人矣。

朱熹云『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逐其所願。』又云。『南豐文却通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爲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又云。『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其服膺曾氏如此。蓋又不僅在文詞之末矣。

姚鼐所謂「曾公能避其所短而不犯。」避其偏於陰柔之短也。顧鞏亦未能盡其所長以效於當世焉。據徐度却掃編云。『神宗患本朝國事之繁。嘗欲重修五朝正史通爲一書。命曾子固專領其事。且詔自擇屬官。曾以彭城陳師道應詔。朝廷以布衣難之。未幾撰太祖皇帝總敍一篇以進。請繫之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首。其說以爲太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而漢高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論之。累二千餘言。神宗覽之不悅。曰。爲史但當實錄。以示後世。亦何必區區與先代帝王較優劣乎。且一篇之贊已如許之多。成書將復幾何。於是書竟不果成。』

宋史王安石傳。稱友生曾鞏攜其文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考其實殊不然。曾鞏之稱道王安石於歐陽修。在慶曆四五年間。安石已先於二年登第矣。慶曆六年鞏再與歐陽修書略曰。『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曰。「鞏之友有王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在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至慶曆七年。鞏與安石書。始有「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誦歎寫。不勝其勤」及「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等語。而是時安石尚未能與歐陽修一見也。

至嘉祐初。安石始與歐陽修相往還。修既論薦安石。而推重其『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復贈安石以詩。而有『後來誰與子爭先』『常恨聞名不相識』之句。是安石之成進士。必非歐陽推挽之力也。歐陽嘗規其不必學孟韓文。見曾鞏致安石書內。而安石酬詩則曰。『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摳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嘗傾廣座中。祇恐虛名因此得。嘉篇厚貺豈宜蒙。』觀此一詩。則安石出於歐陽修門下之由來可見其

梗概矣。

曾鞏嘗稱安石文學不減揚雄。而安石詠揚雄亦云。『千古雄文造聖眞。眇然幽思入無倫。』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則必效之惟恐不及矣。安石極推韓愈之爲文。尤有得於韓之陳言務去。然又譏其『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蓋病其不識道而無補於世也。今錄論文書一首。以見其對於文學之見解。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

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安石又有答孫長倩書云。『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卑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官學者不謀道主。利祿而已。背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尙不肯學。而爲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耶。』此其抗心希古迥出流俗之表。爲何如耶。

謝枋得稱安石之文曰。『筆力簡而健。』魏禧云。『介甫文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士谿刻。不近人情。』呂璜云。『古來博洽而不爲積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其所以高。』劉熙載云。『荆公文是能以品格勝者。看其人取我棄。自處地位儘高。』又曰。『半山文瘦硬通神。善用揭過法。只下一二語。便可掃却他人數大段。是何簡貴。』觀此諸說。可以知安石之文。當有不同於歐曾三蘇者矣。

是時致位通顯而嗜學擅文者。蘇頌王珪。別以史學名者。有司馬光。蘇頌王珪。與歐曾王蘇相先後。擅名當時。而黯於後世。豈以其不能抗心希古之故歟。司馬光嘗以不擅四六文謝知制誥。仁宗許其用古文體。王安石稱其文類西漢。良爲定評。光大儒名臣。不以詞章爲重。其文氣象雍容。亦足以自成一家云。

曾王同時又有二劉者。劉敞劉攽兄弟。同登慶曆年進士。於歐陽修亦爲門下士。敞之文湛深經術。具有本源。朱熹稱其『氣平文緩。乃自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攽與兄齊名。司馬光修資治通鑑。自辟所屬。極天下之選。而任史記前後漢書者攽也。朱熹嘗稱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亦復稱之。』歐陽修爲劉敞作墓誌。稱其『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劉攽亦以文辭敏贍稱於時云。

第六節　三蘇及蘇門文士

蘇洵僻處眉山。所謂巖穴之士也。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不復事場屋文字。嘉祐初。攜二子至京師。謁翰林學士歐陽修。上權書衡論二十

二篇。歐陽修深用歎賞。以爲賈誼劉向不能過也。三蘇由是知名。軾轍皆出歐陽門下成進士。洵上歐陽書略云。

「（上略）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翶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

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宋史稱王安石見蘇洵之文。詆之曰。此戰國縱橫之學也。稗官遂衍爲老蘇亦鄙視安石之說。曾鞏稱老蘇之文則曰。「修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與他人較量長短也。劉熙載藝概云。「蘇老泉迂董詐鼂謂賈生有

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謂老泉文取徑異於董。而用意往往雜以鼂。迂董於董無損。詐鼂恐鼂不服也。」

陳善捫蝨新話云。『歐陽公不得不收東坡。可謂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者。其實掩抑渠不得也。』何遠春渚紀聞述蘇軾之言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誠亦自知明矣。然軾於歐陽修執弟子禮甚恭。其上歐陽修書云。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泉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綉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孫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所恃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爲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

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揹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宜。」

劉熙載藝概之評大蘇也。嘗曰。「東坡文只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著耳。至其理有過於通而難守者。固不及備論。」又曰。「東坡文雖打通牆壁說話。然立脚自在穩處。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柁未嘗不定。視放言而不中權者異矣。」又曰。「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爲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又曰。「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文家具此能事。則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設困境以顯通之之妙用也。大蘇文有之。」又曰。「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概以純詣律之。」此皆抽象之論也。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嘗論其淵源所自焉。原文云。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爲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

所到。後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靡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勵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駕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

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劉熙載亦云。『東坡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後人讀東坡文。亦當有是語。蓋其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是則蘇軾議論之文。淵源於莊子者爲多矣。

蘇轍與兄軾同出歐陽修門下。其稱頌歐陽氏。亦以比附韓愈。所爲歐陽公神道碑有云。

『自魏晉以來。歷南北朝。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其後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及公之文出。乃復無愧於古。嗚呼。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哉。』

轍又嘗稱歐陽修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蘇軾答張文潛書則謂。『子由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此蓋有得於歐陽者也。轍又謂。『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然則大蘇小蘇之文。可以奇穩兩字判之。小蘇才氣不及父兄。然其文高處殆與兄相迫。至於以名節立朝。謇謇讜言。罔識忌諱。亦不遜於兄。惟其人深沈恬澹。較能匿景韜光。故其文亦不似軾

之奔放橫溢。以法度嚴整見長議論之文。得於家學。亦具有洵之一體云。

三蘇中軾尤名滿天下。四方文士。多歸附之。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所謂蘇門四學士也。益以陳師道李廌。又即所謂六君子也。黃陳以詩名。秦以詞著，晁張文名藉甚於當時。李獨稍遜。六人者。浸潤於蘇門。其散體文亦振拔而不流於卑靡。要皆不失爲北宋巨手。庭堅之文。專學西漢。峻峭如其詩。師道雖不擅文名。然簡嚴密栗。方之唐人。不在李翺孫樵下。秦觀文麗而思深。蓋詞人之文也。張耒之文。蘇軾亦嘗以「汪洋冲澹有一唱三歎之音」稱之。黃庭堅有詩稱其「筆端可以回萬牛」。而稱晁補之則曰「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又稱其文章有漢唐間風味。可以名世。蘇軾亦稱補之博辯俊偉。於文無所不能。蓋補之自少爲文。即欲追步屈宋班揚。下逮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力鞭。務與之齊而後已。李廌以文見知於軾。其才氣橫溢。文章條暢曲折。辨而中理。善論古今治亂。頗與軾相近。馳驟於秦張之間。未必遽落後塵也。宋史文苑傳載張耒嘗著論云。

「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

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飆。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復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

第七節 道學派與功利派

宋代古文家。後世所奉爲正宗者。厥惟歐陽曾王三蘇。餘如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以迄於朱熹呂祖謙等皆於哲學史上占有地位。其文亦一洗浮靡之習。是爲道學派之文。其南渡以後薛季宣陳傅良葉適陳亮等。致力典章經濟。其文亦異於流俗。是爲功利派之文。

道學派託始於周敦頤。與敦頤同時者曰邵雍。曰張載。二程兄弟皆出於周敦頤之門。後有楊時謝良佐游酢呂大臨。號程門四先生。而楊時名最高。朱熹張栻皆嘗從之游。熹同時有呂祖謙陸九淵。皆一時大師。而朱與陸頗持異同之論。分二派云。所謂道學派者。其淵源大抵如此。

周敦頤主文以載道之說。其論文也。嘗謂「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程氏

復衍爲作文害道之論。至比之翫物喪志。嘗稱呂大臨之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氏得心齋。』蓋文字專務章句。悅人耳目者。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若夫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豈詞章之文也。下逮朱熹。更有詳盡之論焉。朱子語類有一節云。

『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曜。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溥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是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

也。故夫子言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事。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揚羽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迄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其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

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議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歐韓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

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昏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棋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於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

道學派以經術道德自任。本不屑屑於詞章之末。然當時言古文者。必曰返雕爲樸。折衷於經術。因文以見道。彼道學派既拳拳於文以載道。則亦甚有協於文體復古之趣。故周邵張程朱陸諸人之文。其說理精粹。有從容閑暇之象。以平實坦易爲主。以言返樸還淳。或又非普通文士所能幾及。如邵雍之太極圖說周敦頤之通書。張載之西銘。二程所爲墓誌之文。皆不可謂非散體文之工焉者也。

至於朱熹嘗謂。「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詞達而已矣。」是亦未嘗不致意於修詞之末矣。黃震日抄云「朱子爲文。其天才卓絕。學力宏肆。落筆成章。殆於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霆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悽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劉熙載亦稱「朱子之文表裏瑩澈。故平平說出。而轉覺矜奇者之爲庸。明明說出。而轉覺恃奧者之爲淺。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顧。方遠而近。似斷而連。特其餘事。」

呂祖謙之文。朱熹嘗病其太雜。然祖謙詞多根抵。不涉游談。故豪邁駿發。而無嫌於古。陸九淵張栻等。皆以道學文章與朱呂相上下。不失爲南宋作者。劉熙載嘗謂「陸文得孟子之實。不容意爲去取。亦未易評。」良亦實大聲宏者歟。宋末周密癸辛雜識云。

「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謂之乾淳體。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尙性理。時競趨之。卽可以釣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謹思熊瑞諸人。倡爲變體。奇詭浮豔。精

神煥發。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澆不等語。以至於亡。可謂文妖矣。」

按此可見道學派之影響於科場。其窮而漸變。亦風氣使然。密遽謂之文妖。而又於他書詆冒道學派諸儒。至欲伸文詞以抑道學何也。

功利派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皆永嘉人。陳亮永康人。故又號永嘉學派。先是永嘉人周行己早從伊川程頤游。傳其緒論。爲文學東坡。而明白淳實粹然爲儒者之言。其後薛季宣嘗師事伊川之門人袁漑。晚復與朱熹呂祖謙等往還。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談心性。而季宣則兼重事功。陳傅良初師事季宣。及入太學。與呂祖謙張栻相友善。而其爲學。以通知成敗諳練掌故爲長。蓋得於季宣者爲多。其所爲文。多切於實用。而縝栗堅峭。自然高雅。葉適亦祖述季宣。而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其碑版之作。簡質厚重。尤可追配作者。陳傅良葉適及陳亮又皆從學於鄭伯熊。伯熊亦永嘉人。私淑周行己之學而光大之者也。

葉適較陳傅良稍晚出。而享名最盛。學者號爲水心先生。宋元學案謂。「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

會。總爲朱陸二派。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於辭章。』按葉適於文章之概念，亦有晤合於道學派之處。如云。『立言非專爲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爲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爲言。而以立言爲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爲言也。』又云。『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小爲科舉。大爲典册。雖刻穠損華。往往在義理之外。力且盡而言不立。』宋元學案又謂。『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其在斯乎。

陳亮故與朱熹友善。亦嘗與呂祖謙講論。而其爲學。俱以讀書經濟爲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爲灰埃。故持論與朱呂相左。朱熹嘗詆之曰。『同甫在利欲膠漆盆中。』又曰。『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然其議論之文。才辨縱橫。不可控勒。似天下無足當其意者。生平喜學歐文。嘗選歐陽文粹。其序極與歐文相類。然他文卻不盡似之。亮嘗上孝宗皇帝書。貶駁道學。至謂今世之儒士。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其自跋中興論。復言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可見同甫之所駁者。乃無實之人

非龜山一流也。劉熙載許其文曰。「箴砭時弊。指畫形勢。自非紬於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書。及中興五論之類是也。特其意思揮霍。氣象張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煩持久。試觀趙營平諸葛武侯之論事。何嘗揮霍張大如此。」

按南渡以後。道學功利兩派諸人文體。大抵沿襲歐陽修及曾王三蘇。各得其一節之似。朱熹瓣香曾鞏。陳傅良初學歐陽。後學張耒。此其昭然者。呂祖謙之辯博淩厲。葉適之縱論政治。陳亮之不可控勒。皆有蘇氏父子之風。卽其功利之談。亦未始不暗合於王安石「文者務爲有補於世」之說也。

葉適門人以文章著者。曰陳耆卿。適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楊而文張晁也。然觀車若水脚氣集。載當時于象祖之言。可略知其遞嬗。蓋不能無末流不振之感也。脚氣集云。

「大田王老先生諱象祖字德甫。嘗以文見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其文簡古老健。雖篔窗亦畏之。第板滯不及篔窗圓活。然非有意不爲文。非有味不爲句。尤未易及。但所見自僻。（中略）予弱冠時。嘗投以書。答書有云。「文字趨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陳秦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公鉅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術而非文藝。獨水心

持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爲升堂。孰爲入室。晚得陳簣窗而授之柄。今簣窗之門亦夥矣。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人才之續絕。天運之盈虧也。斯文之隆替。國家之治亂也。前者覺出。後者藐然。則識者懼矣。鄉邦之彥。嘲風露而寫光影。借比興而盜離騷。句吟字鍊。豈無一得。而與之讀檀弓談左傳評國語及太史公賈誼揚雄韓柳歐蘇之作。求其一言之幾于道。莫得也。議論甚不是。文章自好。甚麼文柄。未有可授者也。」』

簣窗者。陳耆卿也。車若水嘗師事之。後若水崇尚理學。遂傾向於道學派云。

此外詩人范成大楊萬里陸游等。其文皆爲詩名所掩。范成大僅有詩集傳世。萬里之文。往往雜以詩句。散體文尤非所擅。陸游乃王安石門人陸佃之孫。世承文獻。其爲文遺詞命意。尚有北宋典型。四庫提要稱其『根抵不必深厚而修潔有餘。波瀾不必壯闊而尺寸不失。（中略）較南宋末流以鄙俚爲眞切。以庸沓爲詳盡者。有雲泥之別矣。』是游之文。又未始不可在南渡後道學功利兩派之外獨標一幟者也。

第八節　風晚宋之文

今所傳呂祖謙古文關鍵二卷。取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蘇軾張耒之文凡六十餘篇。各標舉其命意布局之處。示學者以門徑。卷首冠以總論看文作文之法。擇古人之文章而批點之。當以此篇爲始。朱熹嘗以拘於腔子議之。要之不爲無益。亦治學之一端耳。

祖謙之門人樓昉。撰崇古文訣。大約如古文關鍵。所錄上溯秦漢迄於宋朝。篇目增多。發明尤精。四庫總目提要稱其『繁簡得中。有裨學者。』蓋因其師說。推闡加密。正未可以文皆習見而忽之矣。

眞德秀。道學之儒也。嘗編文章正宗。分辭令議論敍事詩歌四類。錄左傳國語以下至於唐末之作。蓋亦循呂氏關鍵之例而稍變其意者。然其持論甚嚴。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清顧炎武日知錄嘗病其執理太過。故書雖卓然自成一說。而四五百年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四庫總目提要則曰『專執其法以論文。固矯枉過直。兼存其理以救浮華冶蕩之弊。則亦未嘗無裨。』欲知宋代散體文之流變者。固亦未可廢也。

晚宋文體卑靡益甚。獨文天祥謝枋得尙有可得而稱者。天祥平生大節。照耀今古。其文章亦極雄瞻。如長江大河。浩瀚無際。枋得之名。彪炳於史冊。其文章亦博大昌明。具有法度。不愧有本之言。枋

得嘗編文章範七卷。錄漢晉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亦略如呂氏關鍵之例。而韓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元歐陽修之文各五。蘇洵之文四。蘇軾之文十二。其餘諸葛亮陶潛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覯李格非辛棄疾各一。前二卷題曰放膽文。後五卷曰小心文。各有批注圈點。明王守仁敍刻此書。稱其爲當時舉業而作。然凡所標舉。動中窾要。古文之法。沿至趙宋末造。則可於斯編見之矣。

按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著錄論學繩尺十卷。宋魏天應編。其書雖爲談古文者所不樂道。而當時場屋應試文字之程式。亦可因以考見。四庫總目提要云。

「是編輯當時場屋應試之論。冠以論訣一卷。所錄之文。分爲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每兩首立爲一格。共七十八格。每題先標出處。次舉立說大意。而綴以評語。又略以典故分註本文之下。（中略）考宋禮部貢舉條式。元祐法。以三場試士。第二場用論一首。紹興九年定以四場試士。第三場用論一首。限五百字以上。經義詩賦二科並用。（中略）是當時每試必有一論。較諸他文應用之處爲多。故有專輯一篇。以備揣摩之具者。天應此集。其偶傳者也。其始尙不拘成格。如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自出機杼。未嘗屑屑於頭項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後。講求漸密。

程式漸嚴。試官執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雙關三扇之說興。而場屋之作遂別有軌度。雖有縱橫奇偉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篇以繩尺爲名。其以是歟。（中略）當日省試中選之文。多見於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實後來八比之濫觴。亦足以見制舉之文源流所自出焉。」

制舉之文。本不足論。然在昔科舉時代。無論文豪詞伯。苟有志功名。莫不由此進身。卽莫不於此致力。就其形式而言。自不失爲散體文之附庸。爰附於此。其淵源所自。亦可概見矣。

第三章　宋之四六文

第一節　宋四六文之源流

四六之名。何自昉乎。清孫梅四六叢話凡例云。

「古文有韵謂之文。無韵謂之筆。梁時沈詩任筆。劉氏三筆六詩是也。駢儷肇自魏晉。厥後有齊梁體宮體徐庾體。工綺遞增。猶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選學。宋目爲詞學。而章奏之學。則令狐楚以授義山。別爲專門。今攷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又在其前。辭學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讀。」大約始於制誥。沿及表啓也」

此言四六文體製之演化。遡遠源於魏晉。而與詩賦則同源而異派。其形式上顯然之異點。則詩賦有韵。四六文無韵是也。宋王銍撰四六話。亦有遡源之說。以爲四六皆詩賦之苗裔。且隨詩賦爲盛衰焉。其說略云。

「（上略）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

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略未備也。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閎達深遠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輝。工緻纖悉備具。悉露天地之藏。造化殆無餘巧。其隱括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集大成者。亦繇仁宗之世。太平閒暇。天下安靜之久。故文章與時高下。蓋自唐天寶遠迄於天聖。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礱。口傳心授。至是始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於斯矣。豈易得哉。豈一人一日之力哉。（中略）世所謂箋啓表啓。號爲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也亦然。（下略）」

按王銍宋徽宗時人。自序又謂「先君少遊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忠公。而受經於王荆公王深父常夷甫。既仕。從滕元發鄭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蘊。銍每侍教誨。常語以爲文爲詩賦之法。」其論四六文之由來。有如上述之說者。殆亦有得於當時師友之討論。然斯時號爲四六

者。不過箋題表啓應用之文而已。其所謂與時高下者。易辭言之。卽國家政令足以左右之耳。其立說似囿於場屋。亦足以傳示北宋一部分學士大夫對於四六文之見解。若其遠溯淵源。不過極於唐之天寶。則其爲說也。方之孫梅。猶遜其賅矣。

按王應麟詞學指南序云。

「博學宏詞者。唐制也。吏部選未滿者試文三篇（賦詩論）。中者卽授官。韓退之謂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然名相如裴陸。文人如劉柳。皆由此選。（中略）皇朝紹聖初元。取士純用經術。五月。中書言唐有詞藻宏麗文章秀異之科。皆以衆之所難。勸率學者。於是始立宏詞科。二年正月。禮部立試格十條。（章表賦頌箴銘誡諭露布檄書序記。）除詔誥赦勅不試。又再立試格九條曰章表露布檄書（以上用四六。）頌箴銘誡諭序記。（以上用古今體。亦許用四六。）四題分兩場。歲一試之。大觀四年五月。以立法未詳。改爲詞學兼茂科。除去檄書。增入制詔。仍以四題爲兩場。內二篇以歷代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蓋質之古以覘記覽之博。參之今以觀翰墨之華。宣和五年七月。職方員外郎陳磷奏。歲試不無幸中。乃有省闈附試之詔。由是三歲一試。紹興三年。工部侍

郎李擢請別立一科。七月。詔以博學宏詞爲名。凡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古今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一古一今。三歲一試如舊制。……蓋是科之設。紹聖顓取華藻。大觀俶尙淹該。爰曁中興。程式始備。科目雖襲唐舊。而所試文則異矣。朱文公謂是科習諂諛誇大之詞。競駢麗刻雕之巧。當稍更文體。以深厚簡嚴爲主。然則學者必涵泳六經之文。以培其本云。」

此序歷述科舉制度與四六文之關係。即王銍所謂與時高下也。大抵北宋初葉。科舉制度。多沿唐舊。故迄至眞宗朝以前。乃四六之因襲時期也。仁宗以後。歐陽修倡改科舉制度。至神宗相王安石。盡革舊規。罷詩賦。崇經術。而四六文遂隨與俱變。是爲四六文之改革時期。洎乎紹聖立宏詞科。沿及南渡。以迄喪邦。其間四六作家輩出。可謂風靡一時。譬之春花競放。殆已精華盡洩矣。雖朱熹眞德秀輩欲以經術挽其頹波。曾無補也。

第二節　宋四六文之應用與修詞

宋四六文。大都用於詔制表啓者爲繁。繩以淸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文體分類法。皆屬於告語門。詔制者。上告下者也。表者。下告上者也。啓者。同輩相告者也。此外如上梁文樂語。則詞賦之變相。屬

於箸作門者也。清曹振鏞云。

「宋詔多古體。制則今古體參半。惟表啓最繁。家有數卷。上梁文樂語。作者每工。（中略）至於賦乃有韻之文。誥檄國書露布。詞科間有擬作。青詞表本疏牓。於義無取。記傳碑序。傳蓋尠矣。」

按曹振鏞編次彭元瑞所纂宋四六文。僅限於詔制表啓上梁文樂語六體。餘皆不錄。蓋宋代散行文亦復盛極一時。四六文之應用。惟此六體爲偏盛。較之魏晉六朝初唐。一切文字皆取駢儷。則有間矣。然當時士大夫亦頗以此相尙。蓋亦入仕途者所不可忽也。宋謝伋四六談麈自序云。

「三代兩漢以前。訓誥誓命詔策書疏。無駢儷粘綴。温潤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約取便於宣讀。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敘事之外。作爲文章。制作渾成。一洗西崑磔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衆多。況朝廷以此取士。名爲博學鴻詞。而內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藝。誠日大矣。下至往來牋記啓狀。皆有定式。故設之應用。四方一律。可不習而知。（下略）」

故自今日觀之。宋之四六文。不過佔宋文學之一部分。而在當時。則官私文書之講求典贍工緻者。必從事於此，不僅取便於宣讀已也。宋英宗時。司馬光擢翰林學士。以不能爲四六謝不拜命。强之

乃受。按司馬光學殖淹博。文詞最爲典雅。其文集內表啓之類。亦間有四六之作。豈不能爲四六者。蓋亦思所以矯當世之失。冀漸返於淳朴耳。惟當世俗尙所趨。於此正可概見。光雖思有以矯之。而終未能也。

宗代學者談四六文之修辭者。頗不乏人。南渡以後尤夥。擇錄如左。

呂祖謙云。『凡作四六。須聲律協和。若語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瀏亮。上句有好語。而下句偏枯。絕不相類。不如兩句俱用常語。』

葉夢得云。『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語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中略）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語爲工。於是相爲裒次排比。預蓄以待用。不問切當否。𪓟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掃地矣。』

劉克莊云。『四六家以書爲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料多而不善融化。流爲重濁。二者胥失之。』

王銍云。『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則搜山開

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皆生則傷於奥澀。皆熟則無工。』

又云。『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惟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

四六文之修詞。蓋有不同於散行文者。元劉祁歸潛志云。『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襲古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復不宜生澀求異。』然則四六文之修詞。在文學範圍之內。必有一種特殊方法矣。雕琢二字。猶未足以盡之也。

第三節　因襲派四六作家

宋初文格詩體。大率因沿晚唐五季舊觀。詩之有西崑派。與文之偏重駢儷。蓋同隸於一種背景之下。彭元瑞云。『楊劉猶沿於古意。』阮元亦曰。『鼎臣大年。猶沿唐舊。』徐鉉字鼎臣。楊億字大年。劉者劉筠。自徐鉉以下。迄於宋庠宋祁兄弟。皆屬於因襲派之四六家。論列如左。

徐鉉當五季之末。爲文沿襲燕許。不能嗣韓柳之音。而就一時體格言之。則亦迥然孤秀。翟耆年

籀史曰。『太平興國中李煜薨。詔侍臣撰神道碑。有欲中傷鉉者。奏曰。「吳王事莫若徐鉉爲詳。」遂詔鉉撰。鉉請存故主之義。太宗許之。鉉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曰。「東鄰搆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鄰婦之詞。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之。稱歎不已。』後呂祖謙編文鑑。多不取儷偶之詞。而特錄此碑。蓋亦賞其立言有體。其見重於世。又不徒以詞章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鉉幼能屬文。尤精小學。爲文未嘗沈思。自云「速則意思壯敏。緩則體勢疎慢」』宋史謂其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塡委。鉉援筆無滯。詞理精當。時論能之。』蓋其文思敏捷。實枚叔之流亞也。

王禹偁之文。已漸變五季雕繪之習。始爲古雅簡淡之作。然亦不爲柳開之奇僻。在詞垣時所爲應制駢偶之文。亦多宏麗典贍。不愧一時作手。其謝賜御製月詩表有云『效星辰之北拱。徒竭丹心。誦烏鵲之南飛。終慚雅詠。』又謝免和御製元日除夜詩表有云『豐隆門下。免爲聚響之蚊。莊叟山中。甘作不鳴之雁。』皆佳製也。洪邁容齋三筆稱其擬李靖平突厥露布敘頡利求降再復謀窴曰。『穽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鞲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

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

按青箱雜記云。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禹偁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其隸事雋永。有如此者。

楊億之文。大致如其詩。宗法李商隱。而遜其精警。時際昇平。舂容典贍。無唐末五代衰颯之氣。不失爲治世之音。晁公武郡齋讀書記曰。『自唐大中後。文氣衰濫。國朝稍革其弊。至億乃振起風采。與古之作者方駕矣。』陳師道后山詩話則云。『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耳。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耳。』循師道之說。則公武所謂振起風采者。殆可與晚唐李商隱方駕。按西軒客談謂楊億爲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掇拾。人謂之衲被。殆媲美於李商隱之獺祭魚也。徐度却掃篇云。『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授館職。必以啓事謝先達。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青箱雜記稱。『億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

弟倚居。踰年不調。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大抵運典遣詞。切於事情。足與文采相映發。是其所以擅長一時也。又如汝州謝上表有云。「酒泉素愿。敢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成於死恨。」亦雋雅可誦。

劉筠與楊億並稱。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其文章以理爲宗。詞尚緻密。有中山刀筆集三卷。皆四六應用之文。今無傳本。呂祖謙宋文鑑收其大酺賦一首。賀册皇太子表一首。又回潁州曾學士啓一首。皆麗而有則之作也。錢惟演亦西崑派之巨擘。與楊劉號江東三虎。遺集甚多。皆不傳。宋文鑑存其春雪賦一首。

晏殊在宋初。號曰能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其爲文温純應用。其文集篇帙甚富。今皆失傳。清四庫全書僅著錄其遺文一卷。呂祖謙宋文鑑存其中園賦一首。狀表各一首。連珠各一首。皆四六文也。又記一首。銘一首。

張詠亦列名西崑派中。其文乃疏通平易。不爲嶄絕之語。其聲賦一首。窮極幽渺。梁周翰至歎爲

一百年不見此作。呂祖謙亦選入宋文鑑。四庫總目提要稱其非無意於爲文者。特其光明俊偉。發於自然。故眞氣流露。無雕章琢句之態。其乖崖集今有傳本。

夏竦工爲文詞。復多材術。而不自愛重。甘心姦邪。非端士也。晁公武則稱其善爲文章。尤長偶儷之語。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四庫總目提要亦曰。「竦之爲人無足取。其文章則詞藻贍逸。風骨高秀。尙有燕許軌範。」歐陽修歸田錄載其辭免奉使啓有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鞮鞨之音。」又有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餘如青箱雜記。東軒筆錄。中山詩話。玉海。困學紀聞諸書。皆稱引之。呂祖謙編文鑑。亦頗採錄。蓋其文可取。不以其人廢矣。集中多朝廷典册之文。蓋所長特在於是也。

宋庠文章多館閣之作。皆温雅瑰麗。渢渢乎治世之音。四庫簡明目錄稱其與尹洙歐陽修分道揚鑣。譬枚馬賈董。體製各殊。而均爲一代作者。庠弟祁。修唐書列傳。務爲艱澀。又删除駢體。一字不登。然其文乃博麗典雅。追唐人之格律。無所謂奇險難句者。蓋其爲文謹嚴不苟。未可盡以詰屈目之也。庠祁兄弟。並稱二宋。四庫總目提要稱其方駕燕許之軌云。

胡宿亦工於四六。四庫總目提要謂『當時文格未變。尙沿四六駢偶之習。而宿於是體尤工。所爲朝廷大制作。典重贍麗。足以追縱六朝云。』

范仲淹自讀書入官。志在康濟。未嘗沾沾於詞章之末。然亦惟善四六。微時從其母改適。冒姓朱。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有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用范睢范蠡。皆當家故事。吳處厚青箱雜記洪邁容齋三筆。並稱其工切。

第四節　改革派四六作家

宋四六自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以散行之氣。運駢儷之文。可謂另出機杼。其組織經傳。陶冶成句。實足跨越前人。清彭元瑞所謂『歐蘇務以氣行。』阮元所謂『歐蘇王宋。始脫恆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是也。阮氏之所謂宋。殆指宋庠宋祁兄弟。按二宋雖欲稍變機杼。實未能盡脫窠臼。陳師道云『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蓋轉移風尙之功。歐陽修應居其首。其後從風而靡者。皆四六文之改革派也。論列如次。

歐陽修早工偶儷之文。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旣擢甲科。始識尹師魯。得韓退之遺文學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歐公本以詞賦擅名場屋。』孫梅曰。『宋初諸公。駢體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歐公倡爲古文。而駢體亦一變其格。始以排奡古雅。爭勝古人。而枵腹空筍者。亦復以優孟之似。藉口學步。於是六朝三唐格調寖遠。不可不辨。』阮元亦曰。『衣鮮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廣業呈其樸鑿。』是皆於修之變駢體之恆蹊。不能無微詞者也。然六一居士集中偶儷之作。亦不乏淸新典雅者。如西湖念語一首云。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臥輿。遇酒便留於道士。况西湖之勝概。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高會。而淸風明月。幸屬閑人。並游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旁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於己有。其得已多。因翻舊闋之詞。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技。聊佐淸歡。』

此雖小品文字。而彭元瑞所謂務以氣行。阮元所謂始脫恆蹊。殆不難諷詠而得其意也。陳善捫

『四六話』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蓋無韻之文。至歐陽修而會其通。不復以偏長取勝矣。孫梅四六叢語引瑞桂堂暇錄稱『歐陽修作詩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卽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卽與司馬子長幷駕作四六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蓋得文章之全者。』

王安石之四六文。彭元瑞稱其用古。亦卽以文體爲四六之謂也。其賀誕皇子表有云『蓋芣苡之薄言采采。衆樂先成。則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強孰禦』又賀致政趙少保有云『伯夷之直惟淸。作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按四六叢話引葉適云『荆公取經史語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自此後進相率效之。』是誠宋四六文之一變也。又四六談麈載。『安石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幷賜銀盒茶藥。介中外各作一表。既具稿無可意者。及自作有云。「信使恩言。有華原濕寶奩珍劑。增賁邱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宜其爲衆所不及也。』

與王安石同時有元絳王珪。並善四六。絳晚歲以安石荐入翰林。一時文誥多出其手。時人稱其精麗穩密。王珪亦以文章致位通顯。與安石同預大政。其文博贍瑰麗。自成一家。典內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册。故駢儷之作尤多而且工。王銍謝伋陸游楊萬里等。往往稱之。蓋揖讓於二宋之間。無愧

色云。

司馬光嘗以不善爲四六辭知制誥。邵伯溫聞見錄記王安石推重其文類西漢。今按傳家集。其文亦氣象宏偉。所存文誥。亦有用儷體者。但語自質實。不以妃青儷白爲工耳。宋四六選錄其進稽古錄表。有云。

『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敗在立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有惻隱之意。而無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太漫。鑒觀之主。力不暇遑。敢用芟夷。略存體要。』

此等文字。雖具駢偶之形式。而樸鑿無華。誠如阮元所謂『衣辭錦繡。工謝雕幾』。視歐陽修殆尤甚焉。

蘇軾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四六文之用事屬對。亦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私覿狀有云。『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費袞梁溪漫志嘗引稱之。蓋發幣一事。乃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也。洪邁容齋三筆稱其坤成節疏有

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又慰國哀表有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有曰。『枯羸之質。匪伊隨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銍四六話則稱其後爲兵部尙書。又作謝衣帶表有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蝦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且謂。『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朱翌猗覺寮雜記又稱其膾炙人口者。如黃州謝表有曰。『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斯其驅成語而以氣行。信足以一新光景也。孫梅論宋代翰苑文章。以三等概諸家。而歐陽修與蘇軾爲上。其贊揚之詞曰。『智珠在握。春麗紛敷。筆綜九流。轉若樞而罔礙。胸羅萬卷。運於手而不知。浩若長河之東注。賁若化工之肖物。』又評軾曰。『東坡四六。工麗絕倫中。筆力矯變。有意擺落隋唐五季蹊景。以四六觀之。則獨闢異境。以古文觀之。則故是本色。所以奇也。』按東坡全集中四六諸作。最爲後世傳誦者。莫如王安石贈太傅制。及呂惠卿謫詞兩首。文繁不具錄。朱弁曲洧舊聞謂。『呂惠卿之謫也。劉攽當草制。引疾而出。軾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云。』軾弟轍與兄

頡頏。四六之作。亦有可觀。

曾鞏早以文章名天下。晚入掖垣。所爲代言之文。古質無華。殆不可以四六名之。間出駢驪之語。裁對高渾。運詞典藻。孫梅謂求之唐人。燕許有其瑰奇。而無其縝密云。

曾肇。鞏之季弟。文章稍不及鞏。其制誥諸作。亦溫潤典雅。徽宗朝。嘗草兄布拜相制。世稱其得命次之體云。

此時期中。文士以文章名天下。或曾典內外制者。如劉敞、劉攽、呂誨、呂公著、黃庭堅、秦觀、張耒、陳師道、晁補之、晁詠之、李之儀、鄧潤甫、林希、呂惠卿、韓忠彥、張舜民、李清臣、李邴。皆擅四六。鄧潤甫當熙寧中。以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箋記。一時制作。皆出其手。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末云。『離明震長。緜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洪邁嘗稱其行貴妃制有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承之道。』哲宗立。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首。蓋其才華贍敏。一時稱獨步焉。林希當哲宗紹聖朝。因章惇荐。獲典書命。章惇逞毒於元祐諸臣。凡司馬光等竄謫之制。皆希當筆。詞極醜詆。孫梅四六叢話引野老紀聞謂。『林希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

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軾一詞。尤不草草。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何施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呂惠卿佐王安石行新法。爲文長於表奏。王銍四六話謂其自資政殿大學士貶達州也。蘇軾行謫詞。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呂既至達州。謝表末云。『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緣。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軾見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羅大經鶴林玉露錄其表語云。『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王銍所稱之謝表。彭元瑞錄入四六選內。視蘇軾之作。無多讓也。按林希呂惠卿此等文字。姑就其清詞麗句而欣賞之。尙可隸屬於文學範圍之內。其邪正是非。固不足論也。

第五節　南宋四六作家

彭元瑞宋四六選序有曰。

「洎乎渡江之衰。鳴者浮溪爲盛。盤洲之言語妙天下。平園之制作高禁中。楊廷秀牋牘擅場。

陸務觀風騷餘力。尊幕中之上客。捉刀競說三松。封席上之青奴。標準猶傳一李。後村則名言如屑。秋崖則麗句爲隣。臞軒。南窗。篔窗。象麓。雄於末造。訖在文山。」

阮元序四六叢話亦曰。

「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並號高文。」

彭阮二氏所稱引。凡宋室南渡後工於四六文者。大抵盡之矣。浮溪者。汪藻也。盤洲者。洪适也。平園者。周必大也。廷秀者。楊萬里也。務觀者。陸游之字。渭南則其文集之名也。捉刀競說三松者。王子俊嘗客蜀幕。所著有三松類稿也。標準猶傳一李者。李劉有四六標準也。後村者。劉克莊也。秋崖者。方岳也。臞軒者。王邁也。篔窗者。陳耆卿也。文山者。文天祥也。野處者。洪邁也。西山者。眞德秀也。北海者。綦崇禮也。尙有王安中翟汝文孫覿諸人。皆南宋四六名手。而彭阮二氏未之及者。囿於儷詞故也。玆列敘如次。

汪藻四六之工。自少年卽妙。張邦基墨莊漫錄稱其崇寧三年謝頒冰表有云。「使漱潤而吮清。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豳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衞人之夕飲。」又曰。「防履深薄之危。不

昧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盌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壺之潔。』洪邁稱其作靖康册戾王文有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又責張邦昌有云。『雖天奪其衷。坐愁如此。然君異於器。作匱可乎。』又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有云。『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感一時同隊之魚。』謝伋四六談塵稱其賀呂成公初大拜啓有云。『方羣公憂杞國之天。靡追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故四庫總目提要論之曰。『藻學問博贍。爲南渡後詞臣冠冕。（中略）統觀所作。大抵以儷語爲最工。其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令所被。無不悽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著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詞令之極則。（中略）孫覿作藻墓誌。以大手筆推之。殆非溢美。』惟羅大經鶴林玉露紀藻初投李綱啓有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頌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草綱謫詞。則曰。『朋姦罔上。有虞必誅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當時有問藻者。藻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此則頗爲後世所譏。又名節心術之事。與文章之工拙。別爲一論者矣。大抵就文章而論。宋

四六自歐陽蘇王。大變機杼。追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若汪藻者。殆其集大成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於汪藻推崇備至。且謂其度越晚唐。視令狐楚李商隱爲尤工。孫梅則有說辯其不然。其說曰。

「浮溪之文。可稱精切。南宋作者。未能或先。然何可與義山同日語哉。古之四六。句自爲對。語簡而筆勁。故與古文未遠。其合兩句爲一聯者。謂之隔句對。古人愼用之。非以此見長也。故義山之文。隔句不過通篇一二見。若浮谿非隔句不能警矣。甚至長聯至數句。長句至十數字者。以爲裁對之巧。不知古意寖失。遂成習氣。四六至此。弊極矣。其不相及者一也。義山隸事多而筆意有餘。浮溪隸事少而筆意不足。其不相及者二也。若令狐文體尤高。何可妄爲軒輊乎。」

按文章隨世運爲轉移。其升降高下。有不可強致者。孫氏蓋謂駢儷之文。以唐爲極盛。故於汪藻之訴隲如此。

王安中當政和中。以作瑞應表受知於徽宗。宋史稱其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之製。惟行誼甚爲紕繆。四庫總目提要謂「其人雖至不足道。而文章富贍。要有未可盡泯者。」亦不以人廢言之義。楊萬里誠齋詩話稱其行余深少宰制有云。「仰惟前代。守文爲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又在象州

思鄉作文有云。『萬里邱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搖。』陳振孫稱其少嘗師事蘇軾於定武。復受業於晁說之。其議論開見。多得於晁氏。旣貴顯。遂諱晁學。曾敏行獨醒雜志亦紀其初學東坡書。崇觀宣政間。頗更少習。南渡以來。復還其舊。蓋亦隨時翻覆之無行文人也。

孫覿生平出處。尤不足道。四庫簡明目錄謂其一生巧宦。殆不知世有廉恥。其碑誌諛頌宦寺。排抑忠良。殆亦不知世有是非。其詞采則汪藻綦崇禮罕與抗行。亦所謂孔雀有毒。不掩文章者。故自宋以來。無不非薄其人。而不廢其集焉。周必大爲作集序。稱其名章晚而愈精。蓋生於元豐。卒於乾道。不可謂非耆宿也。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作謝賜燕樂表。有云『玉帛萬國。干舞巳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云。『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羹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洪邁嘗稱其工緻。又謝伋四六談麈稱其黃楙和罷相制有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於憂慮。屢驚馬尾之書。』蓋遣詞清新。用事切當。是其所以擅長也。

綦崇禮與汪藻孫覿並擅四六。宋史稱其妙齡秀發。聰明絕人。覃心辭章。極潤色論思之選。再入

翰林凡五年。所譔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蓋其操行醇正。遠勝汪孫之徒以詞藻文其奸矣。四庫總目提要云『觀北海集所載內外諸制。大約明白曉暢。切中事情。頗與浮溪集體格相近。如呂頤浩開督府制辭。則樓鑰賞其宏偉。王仲嶷落職制詞。則王應麟取其精切。鄒浩追復待制制詞。則宋史採入本傳。以爲能推朝廷所以褒恤遺直之意。其草秦檜罷政制。則直著其惡。致檜再相後。奏索其藁。幾蹈危禍。史所云蓋非溢美矣。』按崇禮行鄒浩追復待制制詞有云。『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具臣動色。志士傾心。』又云『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尙寒。』陸游老學庵筆記稱其謝宮詞表有云。『雜宮錦於漁蓑。敢忘君賜。話玉堂於茅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欲挂衣冠。尙低首於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尤佳。樓鑰序崇禮北海集有云。『平時爲文。不爲崖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宣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達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爲工者比也。』循是說也。則崇禮雖與汪孫並稱。而終有間矣。

翟汝文嘗從蘇軾黃庭堅曾鞏遊。史稱其爲中書舍人時。外制典雅。一時稱之。蓋當北宋之季。如

汪藻孫覿。皆以四六著名。惟汝文能與之頡頏。周必大序孫覿鴻慶集。謂中多誤收汝文所作。亦足見其體格之相近矣。楊萬里誠齋詩話稱其行左僕射制詞。用成語而雅馴妥貼。又稱其賀蔡攸除少師啓。「有朝廷無出其右。父子同叔諸公」二句。以爲截斷古語。補以一字。而讀者不覺爲巧之至。又洪邁所稱爲工緻者。如外國王加恩制云。『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又如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米救荒降官。謝表云。『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清四庫總目提要評其文曰。『大都根抵深厚。措詞雄健。所謂無一字無來處。庶幾足以當之。非南宋表啓塗飾剽掇之比。其爲作者所推。非徒然也。』

洪皓三子适遵邁。承藉家學。並掇詞科。當時稱三洪焉。而沿流溯源。皓實開之。遵進用最先於兄弟。而得年不永。遺集又無傳。本适自撰小傳。謂自其少時擬復得河南賀表有云。『齊人歸鄆讙之田。宣王復文武之境。』頗爲作者所稱。其內外諸制。皆長於潤色。藻思綺句。層見疊出。其弟邁於容齋三筆中所舉稱者。如張浚免相制。王大寶致仕制。浙東謝表。生日詩詞。謝啓諸聯。蓋猶未盡其美也。邁與兩兄並以文章取盛名。而尤以文備衆體受知孝宗。惜其野處猥藁。傳播未遠。清四庫集部。僅著錄野

處類藁二卷。其容齊隨筆中頗評隲前輩及並時文士四六諸作。苟非致力之勤。亦安能妄下雌黃耶。嘗云。『四六駢儷於文章爲末事。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册。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韓淲澗泉日記。謂其作翰林學士有文名。制詞有典式。喜用艱深之詞。以作碑記。世亦以此寶之云。

周必大以文學致身宰輔。享耆艾之年。好學不倦。晚益精進。眞德秀稱其制詞最爲可法。與王安中汪藻並舉。且謂其體格與場屋之文相近故也。孫梅亦以必大與汪藻同稱曰。『抽靑妃白。選義考詞。參差叶鳳管之和。組織盡鴛機之巧。極雕鎪之能事。而妙若天成。驅卷軸之紛綸。而工如己出。若汪浮溪周益公。又其次也。』此蓋專論制勅誥册。而評之如此。周密浩然齋雅談稱其嘗戲作賀冬啓云。『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辨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又詞學指南稱其就試詩代交趾進馴象表。有云。『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又云。『躍悍奔馳。幸舍鳶飛之跕跕。無煩教擾。俾陪獸樂之般般。』皆曲盡馴象生意。宜其中首選也。

楊萬里以詩名。其四六小篇。亦精妙絕倫。往往屬對出意外。妙若天成。孫梅謂南宋諸公皆不及

云。其誠齋詩話。頗許隲前輩四六文。

陸游詩爲中興之冠。四六文亦佳。彭元瑞所謂「陸務觀風騷餘力」是也。

樓鑰文章淹雅。多爲世所傳述。宋史稱其代言坦明。得制誥體。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載鑰光宗內禪制詞。有「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二語。爲海內所稱云。

李劉事迹無可稱述。四庫全書著錄其四六標準四十卷。凡分七十一目。一千七十六首。可謂專門矣。大抵以流麗穩貼爲宗。無復唐以來渾厚之氣。孫梅許之曰。「雕琢過甚。近於纖冗。排偶雖工。神味全失。駢體至此。發洩太盡。難以復古矣。」

眞德秀之四六文。在南宋爲一大家。孫梅稱之曰。「華而有骨。質而彌工。不染詞科之習。野處誠齋而下。皆不及也。」蓋德秀生朱熹之鄉。力崇朱子之緒論。著作甚富。不失爲儒者之言。非僅以詞章擅場也。其代言之作。孫梅則以之與曾鞏並舉。視歐蘇爲未及。視汪周則差勝。其說曰。「官舉其職。人甄厥長。文贍義精。句奇語重。炳然與三代同風。卓爾軼漢京而上。若曾南豐眞西山。冋其亞也。」此蓋質勝於文之說也。德秀嘗有說曰。「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識體製。賀謝進物。體各不同。累舉程文。

自可概見。前輩之文。惟汪浮溪集中諸表。皆精緻典雅。可為矜式。』是其對於四六文。又未嘗不推重汪藻。然則文與質二者。固有不可偏廢者矣。

王子俊格齋四六文一卷。四庫全書箸錄。子俊有三松類藁。此其一也。楊萬里稱之曰。『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四庫總目提要則稱其典雅流麗。斐然可觀。故朱彝尊謂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織之迹。必謂勝於汪藻孫覿。固友朋標榜之詞。要之驂駕二人。亦足以步其後塵矣。

衞博定庵類稿四卷。四庫全書箸錄。其中表劄箋啓序記書疏。代人作者十之九。蓋亦以四六擅長。每為當時貴顯所羅致。四庫總目提要稱其所作亦工穩流麗。有汪藻孫覿之餘風。非應酬牽率者可比云。

周南山房集九卷。四庫全書箸錄。提要稱其長於四六。以俊逸流麗見稱。制誥諸篇。尤得訓詞之體。

李廷忠橘山四六二十卷。四庫全書箸錄。集中啓劄為多。提要云。『北宋大都以典重淵雅為宗。南渡末流。漸流纖弱。廷忠生當淳熙紹熙之間。正風會將變之時。故所作體格稍卑。往往好博務新。轉

儁繁冗。然組織尙爲工穩。其工處要不可掩。」

陳耆卿篔窗集十卷。四庫全書箸錄。按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謂「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光燄長。以文人之筆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歐蘇王爲一家。葉適深歎賞之」適所作耆卿集序。稱許甚至。四庫總目提要稱其雖當南渡後文體衰弱之餘。未能盡除積習。然其縱橫馳驟。而一歸之於法度。實有灝氣行乎其間。非嘽緩之音所可比。宜其爲適歎賞矣。

王邁臞軒集十六卷。四庫全書箸錄。其中四六文皆啓劄之作。邁少負才名。而史尤稱其練達世務。蓋非徒以詞藻見長者也。

劉克莊作四六文。好用本朝故事。王士禎池北偶談。嘗譏其非是。四庫總目提要則稱其清新獨到之處。亦未可盡廢云。

方岳工於四六文。四庫總目提要謂其名言儁句。絡繹奔赴。可與劉克莊相伯仲。又據洪焱祖爲作小傳。謂其不用古律。以意爲之。語或天出。可謂兼盡其得失云。

文天祥平生大節。照耀今古。不必以詞章重。而四六文亦卓然可傳。彭元瑞宋四六選所錄諸首。

皆典贍淸麗。信所謂「雄於末造」也。

王應麟箸詞學指南。論述四六文之修詞。蓋以詞科起家。於四六文講習甚精。今所傳四明文獻集。制誥居十之七。四庫總目提要稱其典雅溫麗。有承平館閣之遺。惜其深寧集一百卷。久已散佚耳。

第四章　宋之詩

第一節　宋詩之總評

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蔚然一大觀也。且勿論上擬唐詩。孰優孰劣。卽其規模唐人。而變化生新。亦何可輕議。況五代以後。詩篇不復被於管絃。文人寄興於詞。多已盡其適性陶情或正或變之能事。而又能於詩自成壁壘。轉移風氣。其間詩人輩出。往往強自振拔。與新興之詞。聯鑣方軌。此又豈可以倖致者。後來元明諸朝。雖號稱規復唐音。而究之不能自異於古。劉克莊曰。『宋詩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明方孝孺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清吳之振呂留良同輯宋詩鈔。之振作序。尤極言宋詩不腐。略曰。

『自嘉隆以還。言詩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棄之若不克盡。故今日蒐購最難得。黜宋詩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以爲腐。後人無識。倦於講求。喜其說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則羣奉腐之一字。以廢全宋之詩。故今之黜

宋者皆未見宋詩者也。（中略）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於唐也尤精以專。（中略）曹學佺序宋詩。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勦襲前人一字。然則詩之不腐。未有如宋者也。今之黜宋者曰宋不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皆宋人已陳之芻狗。踐其首脊。蘇而爨之久矣。顧復取而飾衍文繡之。陳陳相因。千喙一唱。乃所謂腐也。（下略）』

按宋犖漫堂詩話云。『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謷。故宋人詩集。庋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吾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孟舉。之振字也。蓋宋詩當明清之交。由晦而顯。吳氏之功。爲不細矣。

若其規規於唐詩宋詩之辨別。而抑宋尊唐者。則有如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云。『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陳子龍則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爲詩也。言理而不言情。終宋之世無詩。』又如清王夫之云。『宋人始爭疆壘。歐陽永叔亟反楊億劉筠之靡麗。而矯枉已迫。還入於枉。遂使一代無詩。掇拾誇新。殆同觴令。』吳喬則曰。『宋之最著者蘇黃。全失唐人一唱三嘆之致。況陸放翁乎。』吳氏有圍爐詩話及萬季野詩問。對於

宋詩。貶抑殆遍。至謂。『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又不能不讀。實爲苦事。』又謂。『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近。宋詩主於議論。故於三百篇遠。』此皆偏崇唐詩者之詖詞也。夫葩經三百。風雅異軌。正變殊途。離騷繼作。體製旣異。波瀾益肆。漢魏六朝。代有變遷。其旨格殆未可以一端盡之。故趙宋之詩。自有其獨具之面目。未可強同於唐人也。

淸沈德潛曰。『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梅堯臣蘇子美起而矯之。盡翻窠臼。蹈厲發揚。才力體製。非不高於前人。而淵涵渟滀之趣。無復存矣。』又葉燮謂。『自梅蘇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觀沈葉兩家之說。可知宋代梅歐以後迄於所謂江西派之詩。信能於唐音之外。別開生面。故貞一齋詩話謂『宋人惟無意學唐。故法疏而天趣間出。金元人專意學唐。故有法而氣體反弱。』此宋詩之所以高出於後世而未必遜於唐也。試觀元詩稱大家。必曰虞楊范揭。以四子而視宋。特泰山之於卷石耳。葉燮更有精透之說。略曰。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

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

吳之振校刊瀛奎律髓。亦於序中抒其唐宋不分畛域之見解。序文節錄如次。

「(上略)兩間之氣運。屢遷而益新。人之心靈意匠。亦日出而不匱。故文者。日變之道也。(中略)詩者。文之一也。律詩起於貞觀永徽。逮乎祥興景炎。蓋閱六百餘年矣。其間爲初盛。爲中晚。爲西崑。爲元祐。爲江西。最後而爲江湖。爲四靈。作者代生。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於是詩之意境開展而不竭。詩之理趣發洩而無餘。蓋變而日新。人心與氣運所必至之數也。其間或一人而數變。或一代而數變。或變之而上。或變之而下。則又視乎世運之盛衰與人材之高下。而詩亦爲之升降於其間。

此亦文章自然之運也。由是言之。時代雖有唐宋之異。自詩觀之。總一統緒相條貫。如四序之成歲功雖寒暄殊致。要屬一元之遞嬗爾。而固者遂劃爲鴻溝。判作限斷。或尊唐而黜宋。或宗宋而祧唐。此眞方隅之見也。（下略）』

夫就詩論詩。如吳氏之說。誠無俟分析唐宋。評騭高下。惟兩宋文學發展之途徑。已不在詩而在詞。不在因襲而在演變。然則上列諸說。寧非徒費詞哉。若逕謂終宋之世無詩。則又限於門戶之見者矣。

第二節　宋初詩人

宋初詩人。聲名較著者。略述數人如左。類皆因襲晚唐五代餘風。不足以言轉移風氣也。

徐鉉故南唐詞臣。早知名於江左。入宋後以文章冠朝列。其文思敏速。凡其撰述。執筆立就。其詩流易有餘。而深警不足。然其學博才高。亦時有名雋之篇。如臨漢隱居詩話所稱。喜李少保卜鄰詩。「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之句。亦未嘗不具有思致云。

潘閬當宋初五代餘風未沬。其詩間有麤獷餘習。而大體風格孤峭。尚有晚唐作者之遺。一時若

王禹偁柳開寇準林逋諸人。皆與贈答。後來劉攽中山詩話。稱其歲暮自桐廬歸錢塘詩。不減劉長卿。蘇軾劉克莊皆嘗稱其佳句。或不在蘇舜欽石延年之下。蓋宋人絕重之也。

寇準以風節著於時。其詩含思悽婉。有晚唐之致。然骨韻特高。終非凡豔可比。陸游嘗有詩稱準云。「巴東詩句澶州策。信手拈來盡可驚。」蓋雖勛名之高。猶未足以掩其詩也。

王禹偁詞學敏贍。獨步一時。出入詞林。宋太宗雅重其文。不僅以詩著。而稱述宋詩薄西崑派者。求其人於梅蘇之前。厥惟禹偁。故吳之振編宋詩鈔。自禹偁小畜集始。稱其獨開有宋風氣。於是歐陽修得以承流接響。修詩雄深過於禹偁。然禹偁固其濫觴矣。蓋禹偁頗變詩體。惜未能轉移風氣。後得蘇梅歐陽。力矯楊劉之敝。乃奏大功。禹偁實導其先河也。

林逋恬潔自好。宋初逸士也。其詩澄淡高遠。如其爲人。其詠梅諸什。尤膾炙人口。北宋文士。多以科第致通顯。其逃名於當時。而蜚聲於後代者。逋爲最。同時有魏野。然視逋有遜色矣。

魏野。亦處士也。身後之名。不及林逋。而裝點湖山。供後人題詠。則當時之世。譽出於逋上。史稱大中祥符初。遼使至宋。言本國得野集上册。願求全部。續湘山野錄載長安名姬添蘇得野一詩。至署於

堂壁誇詡於人。其傾動一時。可想見也。其詩尙仍五代舊格。未能及林逋之超詣。而胸次不俗。究無齷齪凡鄙之氣。是亦不可廢也。

宋初浮屠以詩名者九人。有九僧集。今有傳本。九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其間惠崇詩多警麗。殆西崑派之先導也。歐陽修六一詩話曰。「國朝浮屠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矣。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按歐陽修之時代。去九僧不過數十年耳。而人已不知有所謂九僧者。豈其不甚爲當世重視歟。

第三節　西崑派

西崑派今傳有西崑酬倡集二卷。楊億編。自爲序曰。

「予景德中忝佐修書之任。得接羣公之遊。時今紫微錢君希聖。祕閣劉君子儀。並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炙人口。予得以遊其牆藩。而資其模楷。二君成人之美。不我遐棄。博約誘掖。寘

之同聲。因以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而予以固陋之姿。參詶繼之末。入蘭遊霧。雖獲益以居多。觀海學山。嘆知量而中止。既恨其不至。又犯乎不韙。雖榮於託驥。亦愧乎續貂。間然於茲。顏厚何已。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章。其屬而和者。又十有五人。析爲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詶唱集云爾。」

其與名酬倡者。凡十八人。原闕其一。茲列舉於左。

楊億　劉筠　錢惟演　李宗諤　陳越

李維　劉隲　丁謂　刁衎　張詠

錢惟濟　任隨　舒雅　晁迥　崔遵度

薛映　劉秉

觀億之自序。蓋其詩體實錢惟演劉筠諸人互相切劘而成。而田況儒林公議則稱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效之。時稱楊劉。按楊億幼擅文名。既入館閣。遂主盟詩壇。陶鑄士林。而時際昇平。爲文從容典贍。一以李義山爲宗。頗能一掃晚唐五代衰颯之氣。當時與於唱和之人。今

可考而稱者。亦惟楊億與劉筠錢惟演最著。劉筠作詩務故實。歐陽修嘗稱其詠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稱其「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錢惟演詩篇。今僅見於西崑酬唱集中。全集今無傳本。大抵西崑派諸人之詩。皆尚纖巧。重對偶。學李義山而失之過。無復空靈之趣。後來歐陽修以優游坦夷之詞。矯而變之。雖大變其體。然於崑體亦未嘗一概抹殺。嘗謂『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蓋工力精切。亦詩之一體。未可偏廢。錢惟演留守西京時。歐陽修為推官。相處甚久。故不能無夙契也。

張詠乖崖集。今有傳本。雖列名西崑派中。而其詩清逸有骨氣。無雕琢之態。與楊劉頗不類。西崑酬倡集中。晏殊未與其列。殊在宋初。號為能文。詩名亦著。其詩傳者絕鮮。古今詩話則以殊與楊劉錢並舉。謂其為詩亦宗李義山。

後世崇尚西崑體者。清常熟二馮為最。按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凡例。有一條云。

『兩先生教後學。皆喜用此書。非謂此外皆無可取也。蓋從此而入。則蹈矩循規。擇言擇行。縱有紈袴氣習。然不過失之乎文。若徑從江西派入。則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詰屈

槎牙。遺笑天下後世。而不可救。今學者多謂印板唐詩不可學。喜從宋元入手。蓋江西詩可以枵腹而爲之。西崑則必要多讀經史騷選。此非可以日月計也。況詩發乎情。不眞則情僞。所以從外至者。雖眩目悅耳。而比之芻狗衣冠。從肺腑流出者。雖近里巷鄙俚。而或有可取。然亦須善爲之。鈍吟有云「圖騕褭之形。極其神駿。若求伏轅。不免駕款段之駟。寫西施之貌。極其美麗。若須薦枕。不如求里門之嫗。萬曆間王李盛學盛唐漢魏之詩。則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騕褭寫西施者也。牧齋謂詩人如有悟解處。卽看宋人亦好。所謂款段之駟。里門之嫗也。遂謂里門之嫗。甚於西施。款段之駟。勝於騕褭。豈其然乎。若今詩人專以俚言俗語爲能事。是圖款段之駟。寫里門之嫗矣。其能免於千古姍笑乎」噫。此言眞爲好言宋詩者藥石矣。」

按二馮崇尙西崑體。故厭薄江西派。因厭薄江西派。遂倂及全宋之詩。而皆厭薄之。是亦一家之見。薛雪一瓢詩話亦云『楊錢劉晏諸公。何罪於人。乃論詩者動輒鄙薄西崑。甚至爲撏撦義山之劇。吾不解也。』按鄙薄西崑。殆一時風氣使然。至演劇之舉。在楊劉當時。不過優人滑稽取笑而已。後人遂引爲口實。黨同則伐異。文人輕薄。固如是耶。淸四庫總目提要曰。

「西崑酬唱詩。宗法唐李商隱。詞取姸華。而不乏興象。效之者漸失本眞。惟工組織。於是有優伶撏撦之戲。石介至作怪說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詔禁文體浮豔。然介之說。蘇軾嘗辨之。眞宗之詔緣於宣曲一詩。有取酒臨邛之句。陸游渭南集有西崑詩跋。言其始末甚詳。初不緣文體發也。其後歐梅繼作。坡谷迭起。而楊劉之派。遂不絕如綫。要其取材博贍。練詞精整。非學有根柢。亦不能鎔鑄變化。自名一家。固亦未可輕詆。」

常熟馮氏所謂「西崑派必要多讀經史騷選」卽與上說相通。蓋取材富贍。是其所長。所以未可輕詆者。正在此耳。」

第四節　蘇梅歐陽

歐陽修於詩矯西崑體之浮靡。而於當時詩人最心折蘇舜欽梅堯臣。其次則石延年。三人之歿。歐陽修皆爲文以祭。蘇之滄浪集。梅之宛陵集。歐陽修並爲之序。其於石詩。亦於六一詩話內亟稱之。

蘇舜欽歌行雄放。軒昂不檢。如其爲人。及蟠屈爲近體。則極平夷妥帖。蓋舜欽少登朝籍。坐事廢居蘇州。韜晦讀書。一發其憤懣於歌詩。故其體豪放。往往驚人。

梅堯臣之詩。劉克莊稱爲宋詩開山祖師。有聖俞出。然後桑濮之淫哇稍息。風雅之氣脈復續。非過論也。歐陽修序其集有曰。『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其詩之見重於當時。有如此者。故張舜民許之曰。『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菌茹。土形木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然陳振孫則謂。『聖俞爲詩。古淡深遠。（中略）近世少有喜者。或加訾毀。惟陸務觀重之。此可爲知者道也。自世競江西。已看不入眼。況晚唐卑格方錮之時乎。杜少陵猶敢竊議妄論。其於宛陵何有。』蓋自黃庭堅張大歐蘇馳騁之風。衍爲江西一派。去聖俞之深微閑淡日遠。其看不入眼宜也。按歐陽修六一詩話。載梅堯臣論詩語云。『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後。然後爲至矣。』循是說也。則梅之所以取重於歐陽。其造詣所得。正亦從難字中來。豈倖致哉。

葉燮謂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然二人詩格實不相同。六一詩話云。『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猶雄。萬竅

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最難嘬。又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

石延年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詩格奇峭。又工於書。歐陽修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延年爲書其籌筆驛詩。修藏爲家寶。號稱三絕。籌筆驛詩警句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朱熹亦稱爲極佳。又他詩如「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當時頗爲伊洛中人所稱。石介序其集。稱其與穆參軍以古文自任。而延年尤豪於詩。其詩誠如張舜民所謂『如飢鷹夜歸岩冰春坼。俊爽有餘。而不可尋繹』足與蘇舜欽抗手。宜歐陽修亦爲之稱賞不置也。

歐陽修在宋代文學界。有如韓愈之於唐。不僅詩之一端已也。然論宋詩者。莫不以矯崑體之功歸於修。蓋修以文學致通顯。前之蘇舜欽梅堯臣賴以發揮光大。後之王安石蘇軾賴以獎誘稱揚。故卽以詩論。修實居於承先啓後之地位。其詩以氣格爲主。豪邁敷腴。平易疎暢。視其文之偏於陰柔之

美者。殆有過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稱。『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不見牽強之迹。』殆非溢譽。王安石選四家詩。以李白杜甫韓愈及歐陽修並列。且以修居最前。誠推之至矣。葉石林詩話云。『歐公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中略）抑揚曲折。婉靡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昆體之工者。亦未易此。』是又徒以平易視修詩者所當知也。

邵氏聞見後錄云。『歐陽公喜韓退之文。皆成誦。劉原父戲以爲韓文究。每戲曰。「永叔於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醉留孟東野。「自慚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乎。』又陳善捫蝨新話云。『韓退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俞。謂可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事。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邵氏聞見後錄亦稱歐陽修自比韓退之。而以梅堯臣爲孟郊。梅亦未必心服云。捫蝨新話又曰。『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荊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於

高古」歐陽於詩雖不能極於高古。然力矯崑體之失。其功要不可沒。

與歐陽修並時而稍後者。有道學家之詩。邵雍居洛。安貧樂道。其詩出於白樂天。其失在淺俗少味。張載之詩。頗偏於執拗。周敦頤則尙有逸趣。二程與王安石蘇軾同時。以詩而論。去王蘇遠矣。大抵道學派之於文字。以說理爲本。修詞爲末。其俚質處。幾於禪門之偈。欲繩以文學之定義。求其動人之美感。不可得也。

歐陽修門下。最以詩著名滿天下者。人皆知爲蘇軾。視蘇軾差前。亦以詩鳴者。王安石是也。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含蓄。後於唐人詩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其律句之精嚴者。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遠。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葉夢得石林詩話稱之如此。黃山谷亦嘗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張舜民云。『王介甫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着而曾不可得。』淸吳之振謂。『安石晚年遺情世外。其悲壯卽寓於閒澹之中。獨是議論過多。亦是一病。』王士禎則云。『竟公（歐陽修）之後。學杜韓者。王文公（安石）爲巨擘。七言長句。蓋歐陽公後勁。蘇黃前茅。特其妙處微不逮數公耳。』至如吳喬圍爐詩話。述賀裳載酒園

詩話之言曰。「宋人惟介甫詩能令人尋繹於語言之外。當其絕詣。實自可興可觀。特推為宋人第一。」賀氏嘗病梅歐之平淡為粗直。獨推重安石如此。是亦另具隻眼者也。

王令與王安石為僚壻。吳之振宋詩鈔存其廣陵集。四庫總目提要稱之曰。「令才思奇軼。所為詩磅礴奧衍。大率以韓愈為宗。而出入於李賀孟郊之間。」王安石最稱賞之。卒年僅二十有八。

第五節　蘇軾及其門下士

蘇軾詩各體皆工。七古尤擅長。惟五律差遜。清王士禛稱其七言長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歐陽修見蘇軾。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蓋非獨文也。唯詩亦然。沈德潛亦曰。「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比喻。拙於莊語。」又極贊之曰。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僊游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元遺山云「只知詩到黃蘇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寰中。猶之邾莒已。」

趙翼甌北詩話亦曰。

『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幷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

蓋蘇軾於詩於文。兩者殆占同等之地步。各具一種面目。從來論宋詩者。獨於蘇軾鮮有貶詞焉。惟吳喬圍爐詩話。於宋詩備致苛評。其於蘇軾。亦病其「用作文之意匠心縱筆而出之。去杜子美遠矣。」又述賀裳之說曰。『子瞻詩美不勝言。病不勝摘。大率多俊邁而少淵渟。得瑰琦而失詳愼。多粗豪滑稽草率。又多以文爲詩。然其才古今獨絕。』此亦如當時張舜民之評。譬軾詩如「武庫初開。戈矛森然。觀者不覺神慴。若一一尋之。不無利鈍。」蓋軾之文學天才。獨絕古今。又不僅詩之一端爲然也。

蘇軾嘗以詩文獲譴。所謂烏台詩案是也。蓋自王安石行新法。軾心不謂然。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也。而讒人見之。乃取其文字。羅織鍛鍊。以成其罪。時軾方知湖州。逐逮赴御史臺獄。詔李定何大正等雜治之。其詩句中據爲鐵案者。如「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指爲譏青苗。「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指爲刺課士。「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

鹵變桑田。」指爲斥鹽政。「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指爲非鹽禁。「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指謂有不臣之心。卒賴神宗曲赦。得免於死。甚哉。才士以詩句賈禍。一至於此。是誠文學史上之悲劇也已。

軾晚年謫居惠州。和陶潛詩殆半。淸人詩話或評之曰。「陶詩多微至語。東坡學陶。多超脫語。天分不同也。」惟其天分不同。故亦面目各異。惟軾之和陶。正亦不在面目之表。按和陶詩引云。「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楡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此文舊題蘇轍作。據梁谿漫志。軾嘗有所改定。此亦可以見其和陶之趣矣。

蘇轍詩篇亦富。其格調次於軾。然亦淸逸可誦。具柳州澹泊之趣。時與兄倡和。殊未見其才竭也。當時張耒贈李德詩有句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二蘇之異。其在豪放與謹嚴乎。亦猶之文耳。

蘇門六君子中。黃庭堅陳師道二人。呂居仁奉之爲江西派之領袖。當於後節述之。

張耒。故蘇轍門下士也。詩文傳於世者頗多。其詩矩式白居易。而見知於蘇軾。軾嘗並稱秦觀張耒曰。「秦得吾工。張得吾易。」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耒爲難云。又嘗稱之曰。「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嘆之音。」蓋能於平易中見風格云。

秦觀之詩。王安石嘗稱其清新婉麗。鮑謝似之。蓋觀長於詞。亦嘗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呂本中童蒙訓則稱其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云。其雷州詩八首。後人誤編軾集中。不能辨別。蓋未可以其取法鮑謝。卽以靡曼之音小之也。

晁補之諸體詩。俱風骨高騫。一往俊邁。並駕秦張之間。未易次其先後。蘇軾稱之曰。「无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蓋於蘇門諸子中。獨以豪邁見長云。

李廌詩見稱於蘇軾曰。「筆墨瀾翻。有飛砂走石之勢。」蓋亦不羈之才。惜其詩湮沒者多。清四庫著錄濟南集八卷。殊未足考其詩格也。

清江三孔者。孔武仲。孔文仲。孔平仲兄弟並有文名。蘇軾亦嘗與酬答。其詩武仲幽峭。文仲新奇。

平仲則天矯孤警。兼武文二仲之長。吳之振宋詩鈔。均著錄其詩云。

蘇門有僧曰參寥子。名道潛。時與軾等倡和。其詩蕭灑淸遠。惟乏含蓄。僧惠洪冷齋夜話。謂其褊愎凡子如讐。蓋亦傲僻寡合之流。當時諸詩僧皆不之及。雖惠洪亦未能與之抗手云。

惠洪撰有冷齋夜話。頗平章當代文士。其文俊偉勝於參寥。而詩則視之稍遜。說者謂其失在求名過急。冷齋夜話頗有假託標榜之處。然其詩雖邊幅苦狹。而淸新有致。以詞藻出入於蘇黃之間。誠亦詩僧之佼佼者。吳之振稱之曰。「洪詩雄健振踔。爲宋僧之冠。」蓋其雄放處。或勝於參寥云。

第六節　黃庭堅

黃庭堅雖爲蘇門六君子之一。而獨與蘇軾齊名。呂本中述江西詩派。奉庭堅爲鼻祖。此派諸人之詩。其不能無軒輊醇疵。姑置勿論。要亦可見庭堅在當時詩壇聲勢之偉大矣。羅大經鶴林玉露。以黃詩與歐文並舉。稱爲江西詩文。略云。

「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

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黃詩原出杜甫。尤於甫之瑰奇絕俗處。具體而微。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所謂「得老杜詩法之一節以名世」是也。是時蘇軾以文章彪炳一世。庭堅出其門下。其格調之得於軾者。亦頗有跡象可尋。惟金人王若虛滹南詩話。頗多揚蘇抑黃之論。並有詩云。『絕足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又云。『戲論誰知出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前詩意謂黃已不可追蘇。固不必俟江西派之末流。乃見絀也。滹南詩話云。「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中略)世以坡公之渡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此可謂前詩之註脚。後詩則以蘇軾嘗謂『魯直詩如蝤蛑江瑤柱。格韻絕高。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又庭堅嘗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非蘇所屑道也。其貶抑庭堅甚力。其實蘇黃並以詩名。最能互相敬重。黃

答蘇詩有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蘇亦稱黃曰。「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不無補於世。」蘇詩以豪蕩縱橫極其馳騁之大觀。黃詩亦往往有不可控抑之處。若夫勁直沈著。則其所以表異於蘇者。而其太過處。則失之生疎。魏泰嘗有句評黃詩云。「當其得璣羽。往往失鵾鯨。」蓋譏其工於細而疏於大也。王若虛又謂「魯直開口論句法。便是不及古人處。」此皆巧詆苛繩之論。今按黃集詩篇。其氣象萬千足與蘇軾抗手者。不一而足。杜甫嘗謂「佳句法如何。」「爲人性僻耽佳句。」則斤斤於句法。亦未足爲庭堅病也。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載戒與呂本中論黃詩之語。略謂。

「往在桐廬見呂舍人居仁。余問魯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處焉在。居仁曰。禪家所謂死蛇弄得活。余曰。活則活矣。如子美「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此等句。魯直少日能之。「方丈涉海費時節。元圃尋河知有無。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此等句。魯直晚年能之。至於子美「客從南溟來。朝行春泥上。」「壯遊」「北征。」魯直能之乎。如「莫使眼自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卽見骨。天地終無情。」此等句。魯直能到乎。

居仁沈吟久之曰。「子美詩有可學者。有不可學者。」余曰。「然則未可謂之得髓矣。」

按此段問答。如本中之說。可代表當時之崇奉黃詩者。如戒之說。則對於黃詩亦有相對之信仰。而庭堅之詩能得杜甫之一節。亦可於戒說見之矣。清王士禛云『蘇文忠公淩踔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前人之虛懷如此。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何其陋耶。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庭戶。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尊之。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又云『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已出。不屑稗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又述『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禪家所謂更高一着也。」此語入微。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士禛之推尊黃詩有如此者。姚鼐亦謂『山谷刻意少陵。雖不能到。然其傲兀磊落之氣。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澡濯胸胃。導啓性靈』是故北宋詩壇。蘇黃並稱。豈無故哉。後來江西詩人奉爲詩派初祖。誠以宋人對於一切學術。好以地域分門戶。而黃庭堅在蘇門。既以詩見重於蘇軾。又承蘇軾之風。對於後進。動輒獎誘。故其餘風流韻之深入人心者。視蘇軾反差勝焉。況其詩格又未必遜於蘇。則領袖詩壇。又何愧乎哉。

第七節 江西派

呂本中所作江西宗派圖。自庭堅以降。計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朋、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苕溪漁隱叢話有何顗而無高荷。其中如陳師道、韓駒、潘大臨、夏倪、二林、晁冲之、江端本、李彭、善權、高荷皆非江西人。故江西詩派云者。非以江西人爲限也。其疎漏處。更有如劉克莊張泰來所議者焉。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有云。

『同時如曾文清公（幾）乃贛人。又與紫微公（本中）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

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云。

『考紹興初。晁仲石嘗與范顧言曾裘父同學詩於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夏均父亦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實曾從山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无咎詩。「執持荊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後山之列何

也。」

江西宗派圖所列諸人。庭堅以下。陳師道最著。師道亦蘇門六君子之一也。其詩古調出入郊島之間。五言律詩。較他體尤勝。往往規模杜甫之沈鬱。而失之僻澀。蓋大體以杜甫爲歸。雖才力不逮蘇黃。而運思苦吟。決非淺嘗者流所可同日語也。黃庭堅嘗有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此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葉夢得曰。『世言陳師道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即貓犬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寄鄰家。』此形容其閉門覓句。良堪一噱。談江西詩派。咸以師道與庭堅並舉。或謂師道過於黃焉。此蓋偏嗜之說。不可爲訓也。

宋人稱揚陳師道者。如任淵所謂『讀後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窮其用意深處。』又如劉克莊云『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答曰。射較一鏃。弈角一著。惟詩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秦晁諸人。則不能爲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

師道爲詩。規模杜甫。在江西派中。良堪繼武庭堅。非他人所可幾及。惟明王世貞藝苑巵言。曾力

詆其學杜之失至譬之爲點金成鐵。略謂。『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陳無已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少陵云。「暗飛螢自照。」陳則曰。「飛螢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曰。「文章平日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着腐儒。」少陵云。「寒花只自香。」陳則云「寒花只自香。」一覽可見。』

呂本中之詩。敖陶孫嘗稱其「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詩派圖。奉黃庭堅爲初祖。且稱黃詩得杜甫之髓。而曾季貍艇齋詩話。則稱其喜令人讀東坡詩。本中論詩之說。及其詩之佳句見於艇齋詩話者甚多。如謂其論詩嘗引孫子「始如處女終如脫兔」之論。甚有禪味。此其所以自能奇逸歟。其所作宗派圖。艇齋詩話亦謂。『嘗見東萊自言。少時率意而作。不知流傳人間。甚悔其作也。』蓋其間本無詮次。若有詮次。則不應如此紊亂。且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龜父不預焉。是亦疎之甚矣。陸游渭南文集。有呂居仁集序一首。於其詩推崇甚至。節錄於左。

「（上略）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愧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

愈蹟。學愈進。因以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礱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兼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裒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某爲序。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游。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爲恨。則今得託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

南渡前後詩人源出黃庭堅。而呂本中宗派圖未列入者。尙有陳與義曾幾二人。與義視本中差前。視元祐諸人稍晚。靖康以後。巍然獨存。其詩源出豫章。而天分絕高。工於變化。風格遒上。思力沈摯。能卓然自闢蹊景。嘗自言「詩至老杜極矣。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墜。東坡賦才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泳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可謂善於剖晰蘇黃之同異者矣。方回選瀛奎律髓。以杜甫爲一祖。黃庭堅陳師道及與義爲三宗。是固一家門戶之論。然就江西派言之。與義視師道。殆亦未多讓焉。劉克莊云「元祐後詩人迭

起。不出蘇黃二體。及簡齋始以老杜爲師。建炎間避地湖嶠。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得許如此。豈偶然哉。

曾幾工詩。陸游嘗師事之。游稱其詩以杜甫黃庭堅爲宗。魏慶之詩人玉屑則稱其詩出於韓駒。駒固江西派中人也。詩人玉屑又載趙庚夫題幾集曰。『清於月白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幾詩蓋以清淡見長。欲知南宋四大家與江西派嬗變之迹。殆未可置幾而不論也。

第八節　南渡後四大家——陸尤范楊

南渡後詩人稱大家者。尤楊范陸。而陸游爲之弁冕。劉克莊稱陸游學力似杜甫。又謂『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宗。』當游之時。則周必大對宋孝宗之問。比之於李白。又朱熹與徐賡載書中論及陸游。亦曰。『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惟此人爲有詩人風致。今諸家詩具在。可與游匹者誰也。』蓋游之生平。有與杜甫類者。少歷兵間。晚棲農畝。中間浮沈中外。在蜀之日頗多。其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之誠。一寓於詩。酒酣耳熱。跌蕩淋漓。至

於漁舟樵徑。茶碗爐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爲歌詠。以寓其意。此與甫之詩。何以異哉。詩至萬首。瑕瑜互見。評者謂『譬之深山大澤。包含者多。不暇翦除盪滌。非如守半畝之宮。一木一石。可屈指計數。』信然也。

游嘗言。『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元氣。』故有文章一首云。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疵瑕。豈復須人爲。君看古彝器。巧拙兩無施。漢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胡部何爲者。豪竹雜哀絲。后夔不復作。千載誰與期。』

似此深識妙解。良非淺人所可領悟。明李東陽譏宋人於詩。但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未可與道。殆有所蔽歟。宋代其他詩人。或有此失。要不可論於陸游。惟游之才情繁富。觸手成吟。則其間利鈍互陳。亦所不免。四庫總目提要云。

『游詩法傳自曾幾。而所作呂居仁集序。又稱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詩淸新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闢一家。不襲黃陳之舊格。劉克莊號爲工詩。而後村詩話載游詩。僅摘其對偶

之工。已爲皮相。後人選其詩者。又略其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惟取其流連光景。可以翦綴移掇者。轉相販鬻。放翁詩派。遂爲論者口實。（中略）然其託興深微。遺詞雅雋者。全集之內指不勝屈。安可以選者之誤。併集矢於作者哉。」

清劉熙載評游詩云。「放翁詩明白如話。然淺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蓋劍南詩派。自有其眞。非淺學者所可藉口也。

尤袤詩。全集已佚。今傳梁溪遺稾一卷。清尤侗所裒集。百存其一而已。元方回作袤詩跋云。「中興以來。言詩者必曰尤楊范陸。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公與石湖。冠冕佩玉。端莊婉雅。」則袤在當時，本與三人並駕齊驅。四庫總目提要云。「今三家之集。皆有完本。而袤集獨湮沒不存。蓋文章傳不傳。亦有幸不幸焉。然卽今所存諸詩觀之。殘章斷簡。尙足與三家抗行。」

范成大以敷文閣待制帥蜀。自桂林入成都。有西征小集。陸游爲之序。稱其「素以詩名一代。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成大詩名與宦績皆取重於時。兩相得而益彰也。至楊萬里序石湖全集。則曰。「公以文學材氣。受知壽皇。自致大用。

（中略）至於詩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儁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倡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海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按萬里與成大同年進士也。成大先登庸。而萬里晚達。萬里爲成大遺集作序時。尙自稱野客。故其稱頌成大。或不能無溢譽也。四庫總目提要於石湖詩集繫以評曰。

「今以楊陸二集相較。其才調之健。不及萬里。而亦無萬里之麤豪。氣象之闊。不及游。而亦無游之窘。曰初年吟咏。實沿溯中唐以下。（中略）自官新安椽後。骨力乃以漸而遒。蓋追溯蘇黃遺法。而約以婉峭。自爲一家。伯仲於楊陸之間。固亦宜也。」

按成大雖畢生宦達。而集中田園雜興諸作。頗能追挹儲韋疎曠之風。蓋狀物寫景。是所長也。

楊萬里立朝多大節。然其生平。乃特以詩擅名。方回稱其一官一集。每集必變一格。雖沿江西詩派之末流。不免有頹唐麤俚之處。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自爲南宋一作手。非後來四靈江湖諸派可得而並稱。周必大嘗跋其詩曰「誠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掃千軍倒三峽穿天心出月

脅之語。至於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敘纖悉。曲盡其妙。筆端有口。句中有眼。』萬里亦嘗自序其詩體之變化云。

『始學江西諸君子。又學后山五字律。旣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後官荊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而後欣然自得。時目爲誠齋體。』

南宋詩集傳於今者。惟萬里及游最富。游晚年爲韓侂冑作南園記。得除從官。萬里寓詩規之。有「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羡夔龍集鳳池」句。故四庫總目提要曰。『以詩品論。萬里不及游之鍛鍊工細。以人品論。則萬里倜乎遠矣。』陸楊二家長短。可卽此數語判之。

第九節 南渡後別派詩人——朱熹姜夔等

朱熹。宋代理學家後勁也。其詩殊未可與邵雍諸人摹擬禪家偈語者等量齊觀。蓋其雅正明潔。可於陸游以外。自樹一幟。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云：『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仿。命意託興。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咏。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然熹之於詩。嘗自有說曰。

『僕不能詩。平生僥倖多類此。然雖不役志於詩。而中和條貫渾涵萬有。無事模鐫、自然聲振。非淺學之士所能窺。此和順之英華。天縱之餘事也。』

蓋朱熹爲學。源本於經。故其論詩也。亦以三百篇爲極則。魏慶之詩人玉屑紀其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衞。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耳目而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此其爲說也。良亦偶乎遠矣。

姜夔者。南宋一大詞家也。然亦以詩與范成大楊萬里諸人相倡和。其詩亦簡秀澹遠。有詩說一卷。論作詩。務以高妙爲主。其詩稿自序云。『尤延之先生爲予言近世人士喜言江西。溫潤有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杼。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是夔在當時。頗與諸大詩人相接納。楊萬里嘗有絕句一首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留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牽白石作先鋒。』是夔之詩。亦萬里所推重者也。夔自序又嘗有說曰。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

蓋其論詩以精思獨造爲宗。故其詩亦運思精密。風格高秀。足以傲睨並世諸家。夔亦深於詩者。第爲詞名所掩耳。

尤袤語姜夔所云蕭東甫。卽楊萬里以與尤范陸並舉爲四詩翁之蕭千巖。又卽羅大經鶴林玉露所稱姜夔師事之蕭𣂏。萬里嘗序千巖摘藁曰。『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予所畏者。』是蕭東甫亦名重一時之詩人。惜其詩不傳於後耳。楊萬里所云南湖。卽張鎡。著有南湖集。亦同時能詩者也。

是時永嘉學派諸子。亦皆能詩。陳傅良號稱學杜。與陳師道陳與義相出入。葉適爲晚唐體。已導四靈詩體之先河。徐照等嘗師事適。林下偶談云『水心詩早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爲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間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此則未免溢譽矣。薛季宣爲學精於考證。不甚專心詞翰。然於詩亦頗工七言，極踔厲縱橫之致。陳亮才氣雄毅。有志事功。後世鮮有論其詩

者。

第十節　永嘉四靈與嚴羽

永嘉四靈者。徐照號靈暉。徐璣號靈淵。翁卷號靈舒。趙師秀號靈秀。皆永嘉人而能詩者也。徐照爲四靈之首。葉適作照墓誌。稱其詩數百。琢思尤奇。皆橫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悼懰慄。肯首吟嘆。不能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所以推奬之者甚至。然適又嘗謂『進乎古人而不已。何必四靈。』蓋照詩以清雋擅長。卽亦不能無卑靡之病。當風會之升降。勢有不得不然也。四庫總目提要云。

「四靈之詩。雖鏤心鉥腎。刻意雕琢。而取徑太狹。終不免破碎尖酸之病。照在諸家中。尤爲清瘦。」

徐璣詩刻意雕琢。頗近武功一派。嘗與徐照等論詩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此可見其所從致力之端倪矣。翁卷之詩。葉適稱爲自吐性情。靡所依傍。劉克莊嘗贈以詩曰。『非止擅唐風。尤於選體工。有時

千載事。祇在一聯中。』徐璣亦有詩稱之曰。『五字極難精。知君合有名。磨礱雙鬢改。收拾一編成。』

趙師秀名居四靈之末。而詩爲四靈之最。學晚唐而深有得於武功一派。專以鍊句爲工。而句法又以鍊字爲要。嘗自言『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按梅澗詩話。杜小山問句法於師秀。答曰。『但能飽喫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故其詩主於野瘦清逸。足以矯江西派粗獷之失。特其全事摹擬。不無瑣碎之憾。此又四靈之通病也。宋陳世崇隨隱漫錄紀曹東畝之言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又寒廳詩話謂。『四靈以清苦爲詩。一洗黃陳之惡氣力獰面目。然間架太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陳有力也。』是皆比較持平之論。

嚴羽滄浪詩話之論詩也。超離塵俗。眞若自有所得。而其所自作。卻少超拔警策之處。明李東陽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於才力。其滄浪之謂乎。』四庫總目提要云。

『羽所自爲詩。獨任性靈。掃除美刺。清音獨遠。切響遂稀。（中略）志在天寶以前。而格實不能超大歷之上。由其持「詩有別才。不關於學。詩有別趣。不關於理」之說。故止能摹王孟之餘響。不能追李杜之鉅觀也。』

此較李東陽之說。殆能道其所以然矣。

第十一節　江湖派與遺民詩

宋理宗寶慶初錢塘書肆陳起能詩。凡江湖詩人。俱與之善。刊江湖集以售。淸四庫著錄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所錄凡六十二家。江湖後集二十四卷。增錄四十七家。當時所刊諸家詩。大抵皆同時之人。隨得隨刊。殊無義例。惟宋季詩人姓名篇什。湮沒不彰者。賴此傳見於今。今之談藝者。亦可窺見所謂江湖派之面目耳。

按周密齊東野語云。「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日少。一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曰。「未必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免焉。」方回瀛奎律髓。亦記此事。且謂劉克莊敖陶孫皆緣此坐罪。陳起坐流配。劈江湖集版。並詔禁士大夫作詩。時當國者。史彌遠也。迨彌遠死。詩禁乃解。

江湖派云者。是時江湖游士。每好爲吟咏。庸音雜體。不勝其敝。蓋宋詩之衰。同於國運矣。其間惟劉克莊戴復古方岳尙可稱。

劉克莊詩派近楊萬里。大抵詞病質俚。意傷淺露。然其淸新獨到之處。亦未可盡廢。初年頗樂四靈刻琢之習。後乃自有所得。稱其詩者。至謂『涉歷老練。布置闊遠。融會衆作。自爲一家。』蓋在江湖派中。誠亦夐乎不可尙已。

戴復古嘗從學於陸游。以詩鳴江湖間。凡五十年。嘗自云『詩不可計遲速。每得一句。或經年而成。』蓋亦苦吟求工。不能無四靈餘習者。然淸健輕快。無斧鑿痕。精思硏刻。實能自闢町畦也。

方岳詩文四六皆見重於時。吳之振宋詩鈔稱之曰『詩主淸新。工於鏤琢。故刻意入妙。則逸韻橫流。其光怪足寶矣。』其在江湖派中。殆亦翛然俗外者也。

宋詩淪爲江湖一派。已多五季衰颯之風。及端宗播遷。胡元入主中國。詩人感宗社之化爲邱墟。率以凄厲之調。寫其悲憤之懷。殆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矣。其間屈指可數者。如文天祥、謝翺、謝枋得、劉辰翁、辞嵎、汪元量、林景熙、眞山民。

文天祥詩格似少陵。具沈鬱悲壯之概。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四庫總目提要引長谷眞逸農田餘話曰。「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菴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仿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貫於一時。亦斯文閒氣之發見也。」

謝翺以布衣爲文丞相諮議參軍。天祥卒。亡匿。所至輒慟哭。故爲詩頗有奇氣。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亦云刻苦矣。宋詩鈔稱其「古詩頗頡頏昌谷。近體則卓鍊沈著。非長吉所及也。」

謝枋得詩淡而遠。淸寒入骨。武夷山中一首云。「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靑峯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身修得到梅花。」可謂天地間妙文。

劉辰翁當賈似道柄國時。文章頗見重於世。四庫總目提要稱「其論詩評文。往往意取尖新。太傷佻巧。其所批點。如杜甫集世說新語及班馬異同諸書。今尙有傳本。大率破碎纖仄。無裨來學。卽其所作詩文。亦專以奇怪磊落爲宗。務在艱澀其詞。甚或至於不可句讀。尤不免軼於繩墨之外。特其蹊

徑本自蒙莊。故惝恍迷離。亦間有意趣。且其於宗邦淪覆之後。睠懷麥秀。寄托遙深。忠愛之忱、往往形諸筆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體格繩之矣。」

薛嵎。永嘉人。其詩亦不外四靈餘習。有雲泉詩一卷。四庫總目提要謂。「嵎之所作。皆出入四靈之間。不免局於門戶。然尙永嘉之初派。非永嘉之末派。」

汪元量嘗隨三宮入燕。久之。爲黃冠南歸。往來匡廬彭蠡間。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於痛哭。時人稱爲詩史。比之杜少陵云。

林景熙詩多悽怨。其神妙不減劉長卿。宋詩鈔云。「大概悽愴故舊之作。與謝翶相表裏。翶詩奇崛。熙詩幽婉。」

眞山民始末不可考。宋末竄跡隱淪。以所至好題咏，因傳於世。或自呼山民。因以稱之。四庫總目提要論其詩曰。「黍離麥秀。抱痛至深。而無一語懟及新朝。則非惟其節至高。其安命知天。識量亦不可及。（中略）詩格出於晚唐。長短皆復相似。（中略）一丘一壑。足資延賞。要亦宋末之翹楚也。」

第五章　宋之詞

第一節　詞之由來

詞起於中唐。大流行於晚唐五代。至宋而極盛。毛晉宋六十一名家詞序有云。

「夫詞至宋人而詞始霸。曼衍繁昌。（中略）各體始大備。其人韶令秀世。其詞復鮮豔殢人。有新脫而無因陳。有圓倩而無沾滯。有纖麗而無宂長。有峭拔而無鉤棘。一時以之賡和名家。而鼓吹中原。肩摩於世云。」

蓋詞之獨盛於宋。猶詩之大昌於唐。近人胡適論詞之歷史有三大時期。而以自晚唐至元初爲詞之自然演變時期。故詞之極盛於兩宋。實文學演變之自然過程。卽其君主之提倡。樂工之需求。文士之競尙。莫非隨自然之支配。各爲文學演變之一種原因而已。

自唐以迄宋初。詞家作品。皆爲小令。舊說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上爲長調。其實唐人長短句皆名小令。每一小令。可演爲中調或長調。不必因字數而強爲

區分也。演小令爲中調長調。而系之以「近」「犯」「慢」「引」。則宋詞體製上之進化。顯然與晚唐五代不同者也。如浪淘沙。乃五代小令。每闋五十八字。而宋有浪淘沙慢。至一百三十三字。此外江城子則有江城子慢。浣溪沙則有浣溪沙慢。卜算子則有卜算子慢。西江月則有西江月慢。皆以每闋字數之加多。見其體製上之演進。而慢詞與小令。遂爲詞體之分疆矣。

宋初晏氏父子師法南唐。尙無慢詞。創慢詞者。柳永也。樂府餘論云。

「慢詞蓋起於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永以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取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使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其後蘇軾秦觀黃庭堅等相繼有作。慢詞遂盛。」

北宋文學史上之柳永。蓋未可蔑視。後當詳論。

又按宋王灼著碧鷄漫志。詳述曲調源流。前七條爲總論。述古初至唐宋聲歌遞變之由。次列涼州。伊州。霓裳羽衣曲。甘州。胡渭州。六么。西河長命女。楊柳枝。喝馱子。蘭陵王。虞美人。安公子。水調歌。萬歲樂。夜半樂。何滿子。凌波神。荔枝香。阿濫堆。念奴嬌。清平樂。雨淋鈴。菩薩蠻。望江南。麥秀兩歧。文溆子。

後庭花。曠角兒。凡二十八條。一一溯其得名之緣起。與其漸變宋詞之沿革。蓋三百篇之餘音。至漢而變爲樂府。至唐而變爲歌詩。及其中葉。詞亦萌芽。至宋而歌詩之法漸絕。詞乃大盛。其時士大夫多嫺音律。往往自製新聲。漸增舊譜。故一調或至數體。一體或有數名。其目幾不可殫舉。又非唐及五代之古法。灼作碧鷄漫志。就其傳授分明可以考見者。核其名義。正其宮調。以著倚聲所自始。个其書具傳。欲詳知詞調源流。可寓目也。

第二節　宋詞之概觀

對於宋詞作分析研究。而施以概括評論。可如左列各方法。

（甲）以時間分北宋南宋　周濟曰。『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又曰。『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徑。有門徑。故以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

（乙）以時間分初盛中晚　淸尤侗序詞苑叢談云。『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約而次

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眞。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畫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

（丙）以詞作品之派別分家數　周濟宋四家詞選。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爲宋詞四領袖。以餘人方附庸。猶之張爲列唐代詩人爲主客圖也。其目錄如左。

周邦彥

晏殊　韓縝　歐陽修　晏幾道　張先　柳永　秦觀

賀鑄　韓元吉

辛棄疾

徐昌圖　韓琦　范仲淹　蘇軾　晁補之　洪皓　姜夔

陸游　陳亮　趙以夫　陳經國　方岳　蔣捷

王沂孫

林逋　毛滂　潘元質　呂本中　康伯可　范成大　史達祖

張　炎　黃公紹　練恕可　趙　珏

吳文英

張　昇　趙佘時　王安國　蘇　庠　陳　克　嚴　仁　高觀國

陳允平　周　密　王武子　黃孝邁

（丁）以其演變之方向分段落　近人胡適分宋詞爲三段落如左。

（一）歌者之詞。

（二）詩人之詞。

（三）詞匠之詞。

蘇東坡以前。乃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之詞。東坡至稼軒後。乃詩人之詞。白石以後。直至宋末元初。乃詞匠之詞。

按胡氏以晚唐至元初爲詞之自然演變時期。又於此時期內分三段落。而兩宋三百年。實跨有之。是不啻爲宋詞分也。茲依胡氏之三段落。參酌周氏之四家。略述兩宋之詞。其演變可概見也。

第三節　宋初詞人

宋王灼碧雞漫志云。『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中略）國初平一宇內。法度禮樂。寖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衰於前日。此尤可怪。』循是說也。則詞之第一段落歌者之詞。視五代有遜色矣。按王灼論宋詞。尊蘇軾而抑柳永。於長短句中雜見滑稽語者。以爲嫚戲汚賤。古所未有。故其文學觀念。乃貴族的而非平民的。宜其譏薄柳永。而以爲宋初樂章衰於前日也。

胡適以爲「此時代之詞。尙有一特點。卽接近平民文學。而採用樂工娼女之語調也。」按此卽王灼之所以歎爲衰於前日。而不知其正演而漸進。由貴族文學變而爲平民文學也。故柳永浪跡娼寮。其作品悉被絃管。晏幾道自序其詞。亦云然。或未必薦諸郊祀。取重於朝耳。安可謂樂章頓衰於前乎。

沿五代餘波而表表著聲於詞林者。要莫先於晏殊。馮煦云。『詞至南唐。二主作於上。正中和於下。詣微造極。得未曾有。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中略）晏同叔（殊）去五代未遠。馨烈所

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爲北宋倚聲家初祖。』四庫總目提要亦云。『殊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胡適謂晏殊之詞。閑雅富麗之中。帶凄婉之意味。風格自高。蓋不僅胎息南唐二主。直堪步武晚唐溫韋也。

承五代凄婉之敝而易以通俗之變者。是惟柳永。詞至柳永。始衍小令爲慢詞。有纏綿之致。於聲律能諧。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凡有井水處。卽能歌柳詞。』可見其流傳之廣。而見重於教坊樂工之甚矣。四庫總目提要云。『詞本管絃冶蕩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爲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周濟曰。『耆卿（永）爲世訾謷久矣。然其鋪叙委宛。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劉熙載曰『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叙事。有過前人。惟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覺風斯未上耳。』馮煦則謂。『耆卿詞曲處能直。密處能疏。奡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能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鉅手。然好爲俳體。詞多媟黷。有不僅如提要所云以俗爲病者。避暑錄話謂。「凡有井水處卽能歌柳詞。」三變之爲世詬病。亦未嘗不由於此。蓋與其千夫競聲。毋寧白雪之寡和也。』按永之詞爲世詬病。特以其淺近卑俗耳。王灼云。『柳耆卿樂章集。（中略）淺近卑俗。自成

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永嘗作戚氏一曲。有贊以詩者曰。『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而王灼則曰。『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意以爲柳氏之詞。未可上追離騷也。其實文學作品。果可以平民化。則其爲效亦至宏遠。詩經十五國風。莫非出於村野者也。何獨柳永之詞。遂有甚可憎之聲態。不能見重於批評家歟。故王灼之說。未足爲訓也。

柳永奪官後。失意無聊。流連坊曲。往往不能珍重下筆。故其惡濫可哭者居多。然如雨霖鈴一闋。要是詞林絕唱。永以慢詞擅名。偶作小令。亦有風格過倚者。如少年游一闋有云。『長安古道馬遲遲。高柳亂蟬嘶。夕陽島外。秋風原上。目斷四天垂。（下略）』仍不失晚唐面目。

歐陽修之詞。秀逸委婉，與晏殊同出南唐。而漸開蘇軾疏雋一派。亦如其詩文之承先啓後也。馮煦曰。『宋初大臣之爲詞者。寇萊公、晏元獻、宋景文、范蜀公、與歐陽公。並有聲藝林。然數公或一時興到之作。未爲專詣。獨文忠與元獻。學之既至。爲之亦勤。翔雙鵠於交衢。馭二龍於天路。且文忠家廬陵。而元獻家臨川。詞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詞與元獻同出南唐。而深致則過之。宋至文忠文始復古。天下翕然師尊之。風尚爲之一變。卽以詞言。亦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游。本傳云。「超然獨騖。衆莫能及。」

獨其文乎哉。』清姚鼐嘗論歐陽修之文擅陰柔之美。蓋其文情韵獨勝。於其詞尤可徵焉。

歐陽修詞。纏綿悱惻者居多。蓋仍是花間一派。故其詞往往與馮延巳相溷。而當時奸黨。嘗因望江南雙調一闋。誣修盜甥。陳質齋云。『歐陽公詞多有與花間相溷。鄙褻之語厠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也。』羅長源亦云。『公詞之淺近者。前輩多謂是劉煇僞作。』按歐詞今有兩種傳本。一曰六一詞。汲古閣本。一曰醉翁琴趣外篇。雙照樓覆宋本。兩種內容頗異。琴趣中豔詞較多。陳羅諸公以歐公爲一代儒宗。不應有側豔之語。其實北宋仁宗以後。道學方萌其端。士大夫偶製小令。付教坊被之管絃。殊不足爲怪。曾慥纂樂府雅詞。自序謂『當時小人或作豔曲。謬爲公詞。今悉刪除。』然慥所收八十餘首內。有『水晶雙枕傍有墮釵橫。』又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等詞。莫非豔語也。何必爲歐陽修諱耶。其寫景之詞。如賦潁州西湖采桑子十三闋。最稱雋永。暮年所作。晚景頹唐。見於辭表。無復緣情綺麗之致。其運詩意於歌曲。已漸開蘇軾詩人之詞之先路矣。

同時韓琦范仲淹。均以勳業取重當世。偶亦塡詞。如范之御街行。韓之點絳唇。皆極有情致。范有漁家傲一闋。則能傳其悲壯之概。辛棄疾之先導也。

歐陽修之友。如梅堯臣蘇舜欽石延年。皆間作小詞。其後進如韓縝司馬光王安石。詞皆不多。而各有可傳誦者。王安石尤能脫盡花間習氣。承歐陽修之後。寫其不可羣獨往獨來之個性於長短句中。假使更能縱情於此。則詩人之詞。殆不必讓蘇軾作領袖矣。故詞學史上之王安石。亦歐後蘇前之重要人物也。

張先與柳永齊名。而享年獨久。生於太宗淳化元年。卒於神宗元豐元年。年八十九。與蘇軾相及。蘇軾贈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即其人也。按苕溪漁隱叢話引蘇軾語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中略）」軾又嘗題其詞集云。「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波耳。」然則先亦非專精於詞者。其詞乃獨見稱於世俗。時人或以之右於柳永。鼂補之則曰。「人以爲子野不及耆卿。耆卿富。而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之處。」蓋先之詞格。雖不可謂甚高。但不如柳永之近於俚俗。故李端叔許之曰。「子野詞才不足。而情有餘。」周濟亦曰。「子野淸出處。生脆處。味極雋永。只是偏才。無大起落。」古今詞話載。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

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此三詞。「尤以雲破月來花弄影。」最膾炙人口。蓋天仙子調也。尙有靑門引一闋。末句作「隔牆送過秋千影。」木蘭花一闋。末句作「無數楊花過無影。」皆淸脆可喜。古今詞話又載宋祁嘗過張先家。將命者曰。尙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先內應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耶。先擅名於詞之佳話。有如此者。

宋祁之於詞。亦如歐陽修之以餘力游戲爲之。而李端叔稱之曰『風流閑雅。超出意表。』即其紅杏枝頭春意鬧一語可見也。

第四節　蘇軾及其門下詞人

蘇軾之詞。在當時頗能容納衆流。自開新派。胡適尊之爲詩人之詞之開山祖。若論其淵源。則氣味淸雋似歐陽修。雄健過之。鋪陳曼衍似柳永。而奔放過之。其作品類能充分抒攄其懷抱。非復音律所能拘束。晁補之曰。『東坡居士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人不住者。』此種體勢。可以念奴嬌赤壁懷古一闋爲代表。

王灼碧雞漫志於北宋詞人。抑柳永而崇蘇軾。嘗云。『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眞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吹劍續錄云。『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爲之絕倒。』蘇詞之不同柳永。幕士之說。殆爲定論。詞之領土。由是而大拓。不僅兒女聚散之私情。可藉以陶寫已也。故劉熙載曰。『東坡詞。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蓋詞至蘇軾。一洗綺羅香澤之態。使人登高望遠。舉首浩歌。超乎塵埃之外。於是花間爲皂隸。柳氏爲輿臺矣。

蘇軾之小令。亦頗以韶秀雋永擅長。如卜算子一闋。無異晏氏父子歐陽修諸作。黃庭堅稱其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東坡樂府篇帙甚富。美不勝收。世所傳誦者。尙有洞仙歌水調歌頭等闋。

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皆能詞。而黃庭堅與秦觀各擅所長。然與蘇軾之詞不類。晁張更無論矣。

黃庭堅之詞。喜爲曲中俚語。蓋當時之輭平勾領。往往雜以方言俗語。今日多不可解。故論黃詞者。類皆訾其粗俗。四庫總目提要評之云。『今觀其詞。如沁園春。望遠行。千秋歲第二首。兩同心第二首。少年心第一首第二首。醜奴兒第二首。鼓笛令四首。好事近第三首。皆褻諢不可名狀。至於鼓笛令第三首之用蹉字。第四首之用屌字。皆字書所不載。尤不可解。』故當時晁補之譏其所作詞不是當行家語。是着腔子詩。按庭堅富有創作天才。故於詩能自成一派。其於詞之喜用曲中俚語。蓋亦別開風氣。本諸柳永而加厲焉耳。如卜算子詞有云。『要見不得見。要近不得近。試問得君多少憐。管不解多於恨。』猶其差雅馴者也。

陳師道後山詩話嘗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餘人不逮也。』馮煦曰。『其實黃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爲得之。蓋其得也。則柳詞明媚。黃詞疏宕。而褻諢之作。所失亦均。』黃詞之近於柳永者。其佳處爲疏宕。卽晁補之所謂著腔好詩也。補之又嘗稱其「小詞高妙。」如采桑子詞有云。『櫻桃着子如紅豆。不管春風歸。聞道開時。蜂惹香鬚蝶惹衣。』則其韶秀。又不減秦觀也。

秦觀之詞。以婉約勝。神韻獨高。四庫總目提要云『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情韻兼勝。在蘇黃之

上。流傳雖少要爲倚聲家一作手。』蓋觀雖名列蘇門。而詞派遙挹花間。近規二晏。與蘇軾之雄健豪放迥異。晁補之云。『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蔡絛鐵圍山叢談載『觀女壻范溫。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溫。酒酣歡洽。始問此郎何人。溫遽起叉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絕倒。』故葉夢得稱觀曰『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按所謂「山抹微雲」者。觀有滿庭芳詞。開首云『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當時被之管絃。至今猶膾炙人口者也。

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此言秦詞能懲柳蘇二家之失也。馮煦則更進而論次其高下。以爲『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得之於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儁。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後者。況其下邪。』又曰。『少游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爲詞。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怨悱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後主之後。一人而已。』綜而論之。觀之小令。尚不失花間面目。得於南唐後主者尤多。其慢詞則明媚似柳永。而婉約過之。其詞格與黃庭堅。固分道揚鑣。即蘇軾亦未能使之同化也。

晁補之所爲詞。馮煦以爲無蘇軾之高華。而沈咽過之。陳直齋以爲佳者不遜於秦黃。補之於秦黃諸人之詞。嘗致品題。可知其於此事特深。惟其天才稍遜。其詞亦有不事雕琢之趣。故集中雖游戲小詞。亦不作綺豔語。

張耒之詞。傳於今者。僅有風流子少年游秋蕊香三首。苕溪漁隱叢話云。「文潛官許州。喜營妓劉淑。作少年游。又爲秋蕊香寓意。元祐諸公皆有樂府。唯張僅見風流子及此二詞。味其句意。不在諸公之下矣。」

陳師道亦游蘇軾門下。苕溪漁隱叢話云。「后山自謂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不減秦七黃九。其自矜如此。」然陸游則有說曰。「陳無已詩妙天下。以其餘作詞。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師道所自矜者。而游評之如此。何哉。

復齋漫錄載晁无咎玉山過彭門。而無已廢居里中。无咎出小鬟舞梁州佐酒。無已作減字木蘭花詞。有云。「娉娉嫋嫋。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到郎邊客已知。」无咎云。「人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爲梅賦。清腴豔發。殆不類其爲人。無已清適。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腴豔發。過梅

花賦矣。」

蘇軾以後。詞人輩出。其足與秦觀抗衡者。厥惟賀鑄。同時文士。頗有激賞其詞者。如張耒云。『賀鑄東山樂府。妙絕一世。盛麗如游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黃庭堅嘗贈以詩云。『能道江南腸斷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以青玉案一詞擅名。其詞有云。『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賀少爲武弁時作此詞。時人因呼爲賀梅子。大抵賀詞風格與秦觀爲近。而造語穠麗。筆力遒勁。兩者兼而有之。蓋能鎔景入情。是其所長也。

同時能詞者。有程垓、李之儀、毛滂、謝逸、周紫芝、趙令畤、王詵、王觀等。程垓爲蘇軾中表之戚。其詞頗有可觀。馮煦稱『其淒婉緜麗。與草窗所錄絕妙好詞家法相近。故是正鋒。雖與子瞻爲中表昆弟。而門徑絕不相入。』李之儀之詞。不脫花間本色。馮煦謂『其長調近柳。短調近秦。而均有未至。』毛滂嘗以惜分飛詞見獎於蘇軾。軾爲之延譽。滂以得名。謝逸之詞。温雅有致。蓋於此事蘊釀甚深。周紫芝之詞。清麗婉曲。饒自然之趣。趙令畤爲宋宗室。王詵爲貴戚。皆嘗與蘇軾相酬答。趙詞頗有傳誦人口者。題會眞記蝶戀花諸闋是也。王詞清麗幽遠。黃庭堅稱其工在江南諸賢季孟之間。王觀之詞。在

當時流傳殊盛。以冠柳名集。貶之者謂其風格不高。蓋受柳永之影響甚深。此外尚有晁冲之、李廌、杜安世、朱服、劉涇、章楶等。王安石之弟安國。子雱、及蘇軾之子過。皆有傳誦人口之作。此時期大抵自歌者之詞漸變於詩人之詞。而能望蘇軾項背者。殆難其人。

第五節　周邦彥與宋徽宗

周邦彥之詞。集北宋大成。開南宋各派。誠宋代詞壇重要人物。蓋宋詞經柳永衍其體製。而慢詞大盛。經蘇軾擴其意境。而詞與詩有同樣之效用。至是而周邦彥起。宋史文苑傳稱。『邦彥疏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蓋邦彥具有音樂的文學之天才。承北宋諸大詞人之後。兼取衆長。頗能運詩心以赴音律。其雄健橫放。或不及蘇軾。而下字用韻。皆有法度。富豔精工。善於鋪敍。要爲邦彥獨詣之奧。確能兼柳永之長而有之也。自來論邦彥者。如陳郁藏一話腴云。『美成自號清眞。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詞爲可愛。』樓鑰云。『清眞樂府播傳。風流自命。顧曲名堂。不能自已。』陳直齋云。美成詞。『多用唐人詩語。檃括入律。渾然天成。長調尤善鋪敍。富豔精工。詞人之甲乙也。』張炎云。『美成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詞句。』沈

義父云。『作詞當以清眞爲主。下字運意。皆有法度。』清周濟輯宋四家詞。戈載輯宋七家詞。皆以邦彥爲魁。周濟曰。『清眞集大成者也。』戈載曰。『其意淡遠。其氣渾厚。其音節又復清研和雅。爲詞家之正宗。』其推尊可謂至矣。至如彭孫遹云。『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此則可知其顯然與蘇軾分道揚鑣者也。至如王國維云。『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惟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此則未免求全之責矣。

徽宗朝。邦彥官汴都時。嘗以詞遭貶斥。按貴耳錄載。『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游云云。他日師師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宣諭蔡京。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曾有蘭陵王詞。卽「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少年游蘭陵王兩詞。皆清眞集中絕唱也。

詞至周邦彥。雖漸已着意於鍊字琢句。諧音協律。然終不失爲詩人之詞者。蓋其天才特高。並非南宋吳文英周密諸人所可企及者。近人胡適謂周邦彥爲音樂家而兼詩人。故其詞音調諧美。情旨濃厚。風趣細膩。爲北宋一大家。邦彥詞中常用唐人詩句。而融化渾成，無斧鑿痕可尋。此可見其淵博。未可漫以頗偸古句而譏之也。

宋徽宗雖亡國之君。而雅善製詞。其詞可分前後兩期。在帝位時。爲前期。北狩後。爲後期。前期爲綺麗閑適之帝王生活。後期爲顚沛淒涼之俘虜生活。其卷紓崇圮。大抵同於南唐李後主。而尤加甚焉。其天才視李後主。亦無多讓。吳曾能改齋漫錄。稱徽宗嘗爲探春令甚工。其詞有云。『淸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記去年對着東風。曾許不負鶯花願。』又如『龍樓一點玉燈明。簫韶遠。高宴在蓬瀛。』皆其前期之作。從猩紅倚翠中來者。至如北狩後見杏花作燕山亭詞。有云。『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中略）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此則哀情哽咽。髣髴李後主『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之語。令人不忍卒讀。

按宋代文學往往得君主操持領袖於上。北宋之詞。前有仁宗。後有徽宗。國運至徽宗而中斷。詞

派至徽宗時之周邦彥而集大成。徽宗自身。亦雅擅詞才。則當時之風靡一世可概見矣。

是時詞人輩出。殆不勝僂指計。其尤著者。有晁端禮。万俟雅言。呂渭老。向子諲。蔡伸。方千里。楊澤民。曹組。葉夢得。朱敦儒。王灼等。

晁端禮晚以蔡京薦爲大晟府協律。不克受而卒。有鴨頭綠一闋。胡仔稱其淸婉。堪與東坡水調歌頭比肩。

万俟雅言自號詞隱。崇寧中充大晟府製撰。黃昇稱其詞曰。「發妙音於律呂之中。運巧思於斧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又曰。「雅言之詞。詞之聖者也。」則過譽矣。

呂渭老有聲宣和靖康間。趙師秀稱其詞婉媚深窈。視美成耆卿伯仲。其詠梅調寄東風第一枝。或謂可與蘇軾西江月並稱。楊愼亦謂其諸調佳處。不讓少游。蓋周邦彥同時俊也。

向子諲自號薌林居士。胡致堂稱其「步趣蘇堂而嚌其胾，」其詠瑞香調寄減字木蘭花有云。「眞相妙質。不耐世間風與日。」毛子晉甚稱之。蓋不假雕琢。而語摯情眞。是其所長也。

蔡伸嘗與向子諲同官。屢有贈子諲詞。其詞視子諲稍遜。而才致筆力。亦略相伯仲。其婉約處。亦

未遽遜於子諲也。

方千里楊澤民各有和周邦彥淸眞詞一卷。時人嘗合爲三英集行世。蓋邦彥提舉大晟樂府。每製一調。名流輒依律賡和。方楊二氏。皆和其全詞。四庫總目提要謂千里和淸眞詞。字字奉爲標準。殆不過亦步亦趨之流耳。然亦可見周詞之風靡一世矣。

曹組以詞見寵於徽宗。徽宗嘗賞其如夢令之『風弄一枝花弄影。』點絳唇之『暮山無數歸雁愁邊去。』王灼碧雞漫志云。『有人過鈞容班教坊。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曹元寵。』斯可見其詞名之震於當世矣。能王灼殊不重其詞。識其與柳永同科。

葉夢得之詞。毛子晉稱其『綽有林下風。不作柔語殢人。眞詞家逸品也。』蓋在當時。其詞頗與蘇柳並傳。故關注曰。『葉公妙齡詞甚婉麗。綽有溫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東坡。』

朱敦儒當南渡前後。詞名藉甚。黃昇稱其『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致。』貴耳錄云。『朱希眞南渡以詞得名。月詞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目是豪放。賦梅詞「橫枝消瘦一如無。但空

裏疎花數點。」語意奇絕。如不食烟火語。』蓋希眞在詞壇。雖不能卓然自成大家。然其天資曠遠。詞旨亦不可以繩墨拘束。實能承蘇軾之餘緒。而啓辛棄疾之先路。特其人樂天自適。晚年絕意於仕進。遂以隱德掩詞名耳。

王灼著碧雞漫志。論北宋詞人。最崇蘇軾。而自製之詞。乃不能稍望蘇軾項背。其書頗詳於曲調源流。蓋亦熟於詞林掌故者也。

第六節　女詞人李清照

女詞人李清照。不僅擅聲兩宋。實爲中國文學史上有數之人物。世頗傳誦其聲聲慢一詞。鶴林玉露云。『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貴耳錄云。『易安秋詞聲聲慢。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云。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守定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中有此文筆。殆間氣也。』瑯環記載清照作九日詞。調寄醉花陰。其夫趙明誠苦思求勝之。乃忘寢食三日夜。得十五闋。雜清照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句絕佳。又苕溪漁隱叢話

云。『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如云「綠肥紅瘦。」此語甚新。』黃昇又稱其『寵柳嬌花』之語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蓋清照之詞。遣詞創格。迥異凡流。直不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奚翅求之於巾幗爲不可多得哉。

清照於北宋諸大詞人。多致貶辭。其論晏殊歐陽修蘇軾也。嘗曰『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往往不協音律。』其論柳永。則曰。『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他如晏幾道黃庭堅秦觀賀鑄。皆有訐語。而清照當時每有所作。無不傳誦人口。四庫總目提要稱其詞格抗軼周柳。誠不愧爲一大家也。

清照之詞。至宋室南渡後。聲名尤著。辛棄疾稼軒詞中。嘗有效李易安體者。朱熹亦嘗云『本朝婦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而已。』魏夫人者。魏泰之姊。曾布之妻。其詞有菩薩蠻一闋。論者謂深得國風卷耳之遺。然視李清照則未可同日語也。

王灼碧雞漫志稱。清照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至論其詞則曰。『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藉也。』此則不免深文貶抑。蓋相傳有清照夫死改

嫁之說。灼卽云『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苕溪漁隱叢話稱其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晁公武郡齋讀書記亦主是說。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其與後夫搆訟事尤詳。淸俞正燮癸巳類稿內。有易安居士事輯。則爲之繁徵博引。以辨其誣。陸心源李慈銘皆嘗辨及。李慈銘據其紹興三年上胡松年詩。有「嫠家祖父生齊魯」之句。證明其確係老於孀婦。殆無疑也。

第七節　辛棄疾及辛派詞人

論宋詞者。蘇辛並稱。辛棄疾際宋室南渡之時。承周邦彥之後。而能不流爲雕琢纖艷。抱蘇軾之遙源。樹詞壇之別幟。其才氣縱橫。見解超脫。情感濃摯。一一寄之於詞。無論長調或小令。皆足以表現其人格。論者或病其音律欠諧。此其爲失也。正與蘇軾無異。故蘇辛二派之詞。直已脫音樂而獨立。誠如李淸照所謂句讀不葺之詩。胡適所謂詩人之詞。至辛棄疾而登峯造極矣。王國維亦曰『南宋詞人。堪與北宋頡頏者。惟一幼安耳。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卽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

周濟選宋四家詞。退蘇進辛。以辛棄疾爲第二大家。而列蘇軾爲辛之附庸。其稱辛棄疾曰。『稼

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又曰。『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豔。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大也。』其退蘇進辛。則有說曰。『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

自來論辛詞者。莫不贊其淩厲風發。前無古人。劉克莊云。『公所作大聲鏜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毛晉云。『詞家爭鬥穠纖。而稼軒率多撫時感事之作。磊落英多。絕不作妮子態。』彭孫遹曰。『稼軒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王士禛云。『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讀稼軒詞。當作如是觀。』劉熙載曰。『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理語瘦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天姿是何夐異。』然稼軒詞中調小令。亦間作嫵媚語。觀其得意處。眞有壓倒古人之概。故劉克莊曰。『其穠麗綿密。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蓋其詞大體以激揚奮厲爲工。而如「寶釵分桃葉渡」一曲。（調寄祝英台近）則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眞不可測。

岳珂桯史云。『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每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

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伎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遜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不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於席側。稼軒因誦數語。顧問再四。余率言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眞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按樓敬思嘗稱「稼軒驅使莊騷無一點斧鑿痕。」然用事太多。誠辛詞之缺憾。而其刻意有如岳珂所稱者。則其作品亦未始不由苦思得矣。

陸游生平精力盡於爲詩。塡詞乃其餘事。明楊愼詞品謂其纖麗處似淮海。雄快處似東坡。四庫總目提要則引伸其說曰。『游之本意。蓋欲驛騎於二家之間。故奄有其勝。而不能造其極。要之詩人

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其短其長故具在是也。』循是說也。則游偶作長短句而能不失其詩人面目。則其爲詩人之詞之一作家。允無疑也。況游與辛棄疾同一時代。其身世家國之感。往往發之於詩。間亦遺之於詞。故劉克莊嘗以辛陸並稱曰『放翁稼軒一掃纖艷。不事斧鑿。但時時掉書袋。亦是一癖。』所謂掉書袋者。堆砌古典之謂也。要是才士通病。而宋室南渡後。游之詩固卓然自爲大宗。詞亦掃盡纖淫。足與辛棄疾抗顏。其集中豪放之作。實能胎息蘇軾。而與辛棄疾相伯仲。馮煦所謂『劍南屏除纖艷。獨往獨來。其逋峭沈鬱之概。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是也。卽其間有淸麗之作。又往往與頹放相兼。此則匪僅投老憂國使然。其少年時代嘗有一段哀情。足使詩人終身乏歡娛而多感慨焉。

按周密癸辛雜識載。陸游初娶唐氏。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旣出而未忍絕之。則爲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末云『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題園壁間。實紹興乙亥歲也。游居鑑湖之三山。晚歲入城。必登寺眺

望。嘗賦二絕句。其二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台。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蓋游迫於母氏。與唐仳離。自不能無哀感蘊蓄於方寸之中。故偶作長短句。遂時時自暴其蕭疎頹放。其釵頭鳳一詞。毛晉稱其『孝義兼摯。更有一種啼笑不敢之情。形於筆墨之外。令人不能讀竟。』此則游之胸次。有獨具之情。辛棄疾不能與之並論者也。

劉過乃辛棄疾之幕客。詞多壯語。蓋學辛者也。詞苑載劉過能詩詞。酒酣耳熱。出語豪縱。嘉泰癸酉。寓中都。辛稼軒帥越。遣使招之。適以事不及行。因倣辛體。作沁園春一詞緘往。有云。『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下筆便眞。辛得詞大喜。竟邀之去。按過亦有志之士。慕辛之志業。因亦學其詞格。馮煦云。『龍洲自是稼軒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轉。子晉亟稱其天仙子小桃紅二闋。云纖秀爲稼軒所無，今視其語。小桃紅褻矣。而未甚也，天仙子則皆市井俚談。不知子晉何取而稱之。殆與陶九成之稱沁園春詠美人指足同一見地耶。』

劉克莊詞。馮煦論之曰。『後邨詞與放翁稼軒。猶三鼎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國。似放翁。志在有爲。不欲以詞人自域。似稼軒。（中略）又其宅心忠厚。亦往往於詞得之。（中略）升菴稱其壯語。子

晉稱其雄力殆猶之皮相也。』可謂有褒無貶矣。然張炎頗譏其『直致近俗。效稼軒而不及。』四庫總目提要亦云。『雖縱橫排宕亦頗自豪。然於此事究非當家。』蓋克莊亦有志事功者。其詞亦抒情之詩耳。雖嘗譏辛棄疾陸游作詞爰掉書袋。而其詞之悲壯激昂。謂爲辛派詞人無可疑也。

此外與辛棄疾同時之陳亮。好談天下大略。以節氣自居。而詞亦疎宕有致。毛晉稱其不作一妖語媚語。相傳亮作長短句。每一章成。輒自嘆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是其偉大之懷抱往往寓之於詞。則其詞亦辛稼軒之流亞也歟。詞苑稱『其水龍吟詞。乃復幽秀。』是又異於辛者。

宋詞自辛棄疾於諸大家外別樹一幟。其後詞家遂有門戶主奴之見。馮煦嘗有說曰。『才氣橫軼者。羣樂其豪縱而效之。乃至里俗浮囂之子。亦靡不推波助瀾。自託辛劉以屏蔽其陋。則非稼軒之咎。而不善學者之咎也。』此亦可以推見辛棄疾在兩宋詞史上之關係矣。

第八節　姜夔及姜派詞人

姜夔在宋代詞人中負名最盛。黃昇云。『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眞。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張炎云。『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許昂霄云。『詞中之有白石。猶文中之有昌黎也。世固有

以昌黎爲穿鑿生割者。則以白石爲生硬也亦宜。』馮煦云。『白石爲南渡一人。千秋論定。無俟揚搉。樂府指迷獨稱其暗香。疎影。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淡黃柳等曲。詞品則以詠蟋蟀齊天樂一闋爲最勝。其實石帚所作超脫蹊逕。天籟人力。兩臻絕頂。筆之所至。神韻俱到。非如樂笑二窗輩。可以奇對警句。相與標目。又何事於諸調中強分軒輊也。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彼讀姜詞者。必欲求下手處。則先自俗處能雅。滑處能澀始。』按吳興掌故集。夔長於音律。嘗著大樂議。欲正廟樂。而時嫉其能。是以不獲盡其所議。人大惜之。蓋夔善於度曲。所爲長短句。無不協律。兩宋詞譜。今無傳者。惟夔自度腔十七支宮詞樂譜。猶存於今。至其人格之高尚。則有如陳郁所云。『白石道人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此亦推崇之說也。

惟周濟作宋四家詞選。頗貶抑姜夔。置之於辛棄疾之附庸。其說曰。『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驟爲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氣味脗合。辛寬姜窄。寬故容穢。窄故鬬硬。』又曰。『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中略)

稼軒鬱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詞。寄意題外。包蘊無窮。可與稼軒伯仲。餘俱據事直書。不過手意近辣耳。」又曰。「白石以詩法入詞。門徑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人模仿。」至謂「白石號爲宗工。然亦有俗濫處。寒酸處。補湊處。敷衍處。支處。複處。不可不知。」則未免苛細矣。劉熙載論宋詞。亦主辛姜同一淵源。嘗曰。「玉田盛稱白石。而不甚許稼軒。耳食者遂於兩家有軒輊意。不知稼軒之體。白石嘗效之矣。集中如永遇樂漢宮春諸闋。均次稼軒韻。其吐屬氣味。皆若秘響相通。何後人過分門戶耶。」又曰。「白石才子之詞。稼軒豪傑之詞。才子豪傑。各從其類愛之。強論得失。皆偏辭也。」王國維則曰。「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覺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

周濟以寬窄別辛姜之詞格。劉熙載以才子豪傑別辛姜之人格。王國維不以第一流作者許白石。似矣。然未若近人胡適以歷史之見解。以「詩人之詞」與「詞匠之詞」表示辛姜異點。蓋詞至辛棄疾。可謂造極登峯。亦即詩人之詞之極盛時期。夔之於詞。既服膺辛棄疾。而兼擅音樂天才。故又從聲律上痛下工夫。冀可淩駕前人。胡適謂姜白石乃音樂家。向音律上用工夫。自此以後。詞便轉到

音律之專門技術上。史梅溪。吳夢窗。張叔夏。皆精於音律者。不惜犧牲詞之內容。遷就音律之和諧。只求音律諧婉。不顧內容之矛盾。此輩既非詞人。又非詩人。只可名曰詞匠耳。依是說。則詞匠之宗。固舍姜夔莫屬也。毛晉論夔詞。稱之曰『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斯即『力求其工』『務協於律』之說。王國維亦曰『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蟬蛻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轅下。』然則稱之曰詞匠。誰曰不宜。

淸朱彝尊選輯詞綜。其論姜夔詞派曰『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張翥元人。楊基明人。本書皆不論。自張輯至陳允平。約論於後。其間吳文英王沂孫二家。又皆周濟宋四家詞所奉爲領袖者。張炎爲宋詞後勁。皆另爲後節。論列較詳。至高觀國一家。四庫總目提要稱其與史達祖同爲姜夔羽翼。朱彝尊雖未齒及。玆連類論之。

張輯。鄱陽人。與姜夔爲同邑。朱湛廬稱其『得詩法於姜。世所傳欸乃集。皆以爲采石月下謫仙復作。不知其又能詞也。』其詞集曰東澤綺語債。皆倚舊腔。而別立新名。亦好奇之故也。草堂詩餘選

其疎簾淡月一闋。詞品則稱其垂楊碧一闋。

盧祖皋與高觀國史達祖齊名。黃昇稱其『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而馮煦則以爲『以史較高。究未能旗鼓相當。惟盧差足與高肩隨。』毛晉云。『蒲江詞。余喜其「柳色津頭泫綠。桃花渡口啼紅。」較之秦七「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不更鮮秀耶。』蓋盧爲樓鑰之甥。學有淵源。嘗與永嘉四靈以詩相倡和。故其詞之佳處。要在工於雕琢。所謂字字可入律呂也。

史達祖爲韓侂胄黨。四庫總目提要謂其人不足道。而其詞則頗工。同時張鎡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而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推奬未免稍溢。姜夔亦嘗稱之曰。『邦卿詞奇秀清逸。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故四庫總目提要論其詞。終謂未可以其人掩其文。後世其以史與姜夔並稱者。許昂霄論其高下曰。『白石梅溪。昔人往往並稱。驟閱之。史似勝姜。其實則史少減堯章。昔鈍翁嘗問漁洋曰。「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漁洋答曰。「孟詩味之未能免俗耳。」吾於姜史亦云。』史詞如詠春雨調寄綺羅香中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又如詠春燕調寄雙雙燕中云『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皆嘗爲姜夔所稱賞。其滿江紅

詞有云。『好領靑衫。全不向詩書中得。三徑就荒秋白好。一錢不値貧相逼。』殆亦自怨其降志辱身。作權相堂吏歟。

高觀國以詞與史達祖疊相酬倡。四庫總目提要稱其旗鼓俱足相當。又曰。『詞自鄱陽姜夔。句琢字鍊。始歸醇雅。而達祖觀國爲之羽翼。故張炎謂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淸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當時陳造序其詞曰。『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不及也。』其詞如中秋夜懷梅溪調寄齊天樂一闋。姜夔稱其『徘徊宛轉。交情如見。』古今詞話謂『觀國精於詠物。其佳者工而入逸。婉而多諷。』劉熙載則謂『高竹屋詞爭驅白石。然嫌多綺語。』

周濟宋四家詞選。於盧高史三家。皆列爲附庸。其說曰。『竹屋（高）蒲江（盧）並有盛名。蒲江窘促。等諸自檜。竹屋硜硜。亦凡響耳。』其論史達祖則曰。『梅溪好用偸字品格便不高。』又曰『竹屋得名最盛。而其詞亦無可觀。當由社中標榜而成耳。』周濟持論。多異恆人。聊備一說而已。

蔣捷。周密。陳允平。皆生丁南宋末造。其詞皆不能免於亡國之音矣。蔣捷之詞。四庫總目提要稱其『鍊字精深。調音諧暢。爲倚聲家之榘矱。』毛晉則曰。『竹山詞語語纖巧。字字妍倩。』又謂其有

世說之靡。六朝之陰。且比之二李二宴美成堯章。而周濟則曰。『竹山薄有才情。未窺雅操。』又曰。『竹山有俗骨。然思力沈透。可以起懦。』馮煦亦病其全集中多有可議者。又好用俳體。不可謂正軌云。

周濟於周密之詞。推崇甚至。其說曰。『公謹敲金戛玉。嚼雪盥花。新妙無與爲匹。』又曰。『公謹只是詞人。頗有名心。未能自克。故雖才情詣力色色絕人。終不能超然遐舉。』又病其「立意不高。取韻不遠。」謂當與張炎抗行。未可方駕王沂孫吳文英云。密編絕妙好詞選。料簡甚精。去取甚嚴。宋詞之零璣碎玉。皆賴以存。在詞選中最爲善本。至密詞佳者。如題吳夢窗霜花腴詞集調寄玉漏遲一闋。纏綿深至。可泣可歌。新妙悲涼。兼而有之。戈載選宋七家詞。周密與焉。稱其詞曰。『草窗詞盡洗靡曼。獨標清麗。有韶秀之色。有綿渺之思。』蓋與周濟之說相同。

陳允平詞。張炎稱其『平正亦有佳者。蓋不失爲和平婉麗。』而周濟則訾之爲館閣詞。謂其『疲輭凡庸。無有是處。』蓋未可與蔣周並論。朱彝尊齒之於姜派。或偶得姜詞之一體耳。

第九節　吳文英——王沂孫——張炎

吳文英王沂孫二家。皆周濟所奉爲宋詞人之領袖者也。其稱吳文英曰。『夢窗奇思壯采。騰天

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濃摯。』又稱其『立意高。取徑遠。皆非餘子所及。』文英在當時。號稱能詞。或以與周邦彥並論。而張炎則曰。『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蓋吳之未易與周邦彥比肩者。惟此之故。近人胡適謂周乃詩人而兼音樂家。吳能製曲調聲。而非詩人。夢窗四稿之詞。幾無一首非用典故與套語堆砌而成者。四庫總目提要則曰。『文英及與姜夔辛棄疾遊。倡和具載集中。（中略）其詞則卓然南宋一大宗。（中略）天分不及周邦彥。而研鍊之功則過之。詞家之有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也。』戈載宋七家詞選。亦及文英。稱之曰。『貌觀之。雕繢滿眼。而實有靈氣行乎其間。（中略）猶之玉溪生詩。藻采組織。而神韻流轉。旨趣永長。未可議其獺祭也。』馮煦亦曰『夢窗之詞麗而則。幽邃而綿密。脈絡井井。而卒然不能得其端倪。』蓋後世詞人論宋詞各有主奴之見。周濟戈載馮煦皆推崇吳文英。其不取吳文英者。今有胡適。前則有張惠言。卽周濟亦譏其爲王沂孫門徑所限焉。

周濟之稱王沂孫曰。『饜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又曰。『最多故國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絕。所謂意能尊體也。』張惠言亦曰。『其詠物詞。並有君國之憂。「眉嫵」喜君有恢復

之志。而惜無賢臣也。「高陽臺」傷君臣宴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也。「慶清朝」言亂世尙有人才。惜世不用也』周濟又稱其善於詠物曰『詠物最爭託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近人胡適於此說則大加訾議。謂碧山詞實無足取。詠物諸詞。至多不過是晦澀之燈謎耳。無文學價值。又謂王沂孫曾食元祿。不可稱爲遺民遺老。胡氏蓋以詞匠視王沂孫。故貶抑之。尤甚於評吳文英焉。戈載宋七家詞選。王沂孫亦其一家也。載稱之曰『運意高遠。吐韻妍利。（中略）眞白石之入室弟子。』是亦無異於張惠言周濟諸家之說也。

張炎之生。先於宋室之淪亡。纔二十九年耳。其六世祖俊。有功宋室。祖含。父樞。皆工於文。炎幼承家學。又與當時詞家往來。商榷音律。用功踰四十年。著詞源一書。專講詞之作法。於鍊字造句用事。諸極雕琢之能事。故能卓然成爲宋末元初一大詞人。

胡適於吳文英王沂孫張炎之詞。嘗謂詞至宋末。已成末運。吳文英王沂孫一派之詠物詞古典詞。成爲正宗。詞家所講者。只是如何刻畫事物。如何使用古典。如何能調協音律。試觀張炎之詞源。便知當時詞人所注重者。全屬技術上之末節。詞本從樂歌變化而出。但漸離音樂。成爲文學新體。

蘇軾辛棄疾諸人。沿此方向進行。姜夔吳文英張炎王沂孫等。又將漸離音樂之詞。使反於音樂。寧犧牲詞之意思。遷就詞之音律。不肯放鬆音律。保存詞之情意。於是詞卽成爲少數專家之枝術。而非有生氣之文學矣。胡氏以爲詞至宋末。將受淘汰於新起之曲。故有斯說。簡言之。卽謂詞至蘇辛。旣已漸漸脫離音樂。則其後姜夔一派。卽不當再從音律上用工夫。而自姜夔至張炎諸人。於詞雖窮極工細。終不過爲詞匠之詞。有宋三百年之詞。乃不幸而爲退化之結局耳。

張炎以詠物詞著稱於時。頗有工者。而胡適終譏其十分用氣力之刻畫。且以爲從文學史之觀點觀之。至多不過是初學技術工夫。拈題詠物。刻意形容。離開意境與情感。只是工匠之手藝而已。至向來推崇張炎之說。則有樓敬思所謂『南宋詞人。姜白石外。惟張玉田能以翻筆側筆取勝。其章法句法。俱超清虛騷雅。所謂脫盡谿逕。自成一家。』戈載曰『玉田之詞。鄭所南稱其「飄飄徵情。節節弄拍。」仇山村稱其「意度超玄。律呂協洽。」眞是詞家之正宗。塡詞者必由此入手。方爲雅音。』蓋張炎亦戈載所選宋七家詞之一也。惟周濟於張炎。則有微詞。其說曰『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詣力。亦不後諸人。終覺積穀作米。把纜放船。無開闊手段。然其清絕處。自不易到。』又曰。『玉田才本不高。

專恃磨礱雕琢。裝頭作脚。處處妥當。後人翕然宗之。』又曰。『玉田所以不及前人處。只在字句上著工夫。不肯換意。佳者卽字字珠輝玉映。不可指摘。』此與近人胡適之說。若可相通。胡適雖薄張炎爲詞匠。但亦取其西湖春感調寄高陽臺一闋。謂其「意境情感。尙與音節和美相稱。」而宋名家詞評。尤稱其臺城路感舊一詞。比之於杜詩韓筆。至其小令之佳者。亦往往逼近花間。蓋不失爲有宋詞人之後勁也。

第十節　南宋詞人補遺

康與之當宋室渡江初。以詞受知高宗。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其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其立朝頗附秦檜。世鄙其人。遂以其詞比柳永。沈義父云『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協。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語。』以康之阿附權臣。宜其不能免俗。至其淸詞麗句。如滿庭芳寒夜一闋。亦可見其才調。

趙鼎中興名臣。勳業冠世。而其詞婉麗不減花間。如『香冷金猊。夢回鴛帳。』『餘香嫩。更無人問。一枕江南恨。』等句。與晏叔原秦少游之作。殆無異致。

李邴汪藻樓鑰。小學紺珠所稱爲南渡三詞人者也。邴少作漢宮春詞。有云『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頗傳人口。其玉樓春詠美人書字一闋。有云『雲情散亂未成篇花骨欹斜終帶軟。』詞品稱其新美可喜。其詞蓋亦以纖麗擅場者。

汪藻以四六文著。樓鑰則究心於實學。以經世文擅名一時。詞皆非所長。其與李邴同稱南渡三詞人者。殆未必以其作品爲準則也。

陳克紹興中立官於朝。稱其詞者。以麗晏周。至周濟則稱其『韻格絕高晏氏父子。俱非其敵。以方美成。則又擬於不倫』其菩薩蠻調『幾處簸錢聲綠窗香夢輕。』謁金門調『檀炷遶窗燈背壁。畫簷殘雨滴。』殊覺香雋。蓋花間一派本色也。

張掄南渡故老。好塡詞。應制之作。極其華豔。每進一詞。即播諸絲竹。嘗與曾覿吳琚輩進柳稍青詞諸闋。賜賚甚渥。

周必大有點絳唇詞。贈歌者小瓊。後段云『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雖無誤。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周官孝宗朝。封益國公。而製詞如此。儒雅風流。殆兼之矣。

張孝祥詞。毛晉稱其六州歌頭諸曲。駿發踔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馮煦謂其『忠憤之氣。隨筆涌出。並足喚醒當時聾聵。正不必論詞之工拙』詞林紀事引湯衡云『于湖平昔爲詞。未嘗著藁。筆酣興健。頃刻卽成。無一字無來處』殆極才人之能事也已。

韓元吉呂祖謙外甥也。黃昇稱其文學爲一代冠冕。元吉每與張孝祥陸游辛稼軒諸人相贈答。頗爲疎狂豪放之作。其小令之纖麗者。亦未脫花間面目。

張鎡詞豪侈而有清尚。周密武林舊事紀其佳話甚多。其詞如念奴嬌詠千葉海棠。滿庭芳詠促織。皆能刻畫入神。

曾覿亦東都故老。詞多感慨。惜其邪佞不足稱。與張掄輩應制倚聲。志在鋪張。故多雄麗之作。黃昇謂其金人捧露盤憶秦娥等曲。悽然有黍離之感。殆亦阿於時而然也。

韓玉嘗與辛棄疾康與之相詶倡。毛晉詆之曰。『雖與康辛倡和。其相去不止苧蘿無鹽。』四庫總目提要則曰。『今觀其詞。雖慶賀諸篇。不免俗濫。（中略）感皇恩減字木蘭花賀新郎諸作。未嘗不淒清宛轉。』

張元幹嘗作賀新郎詞。送胡銓謫新州。又嘗有詞寄李綱。皆慷慨悲涼。數百年後。尙想其抑塞磊落之氣。此外諸作。則淸麗婉轉。四庫總目提要稱其『與秦觀周邦彥可以肩隨』故花菴草堂所選者。皆極嫵秀之致。殆其本來面目如此也。

侯寘爲晁氏甥。有元祐舊家流風餘韻。其詞婉約嫻雅。雖名不甚著。而在南宋諸家之中。要不能不推爲作者。

楊无咎人品甚高。秦檜擅國時。恥於依附。屢徵不起。以能畫墨梅掩其文名。而詞格殊工。實南宋初一作家矣。

王千秋詞體本花間。而出入於東坡門徑。風格秀拔。要自不雜俚音。毛晉譏其詞多酬賀之作。又許其絕少綺豔。四庫總目提要力闢其誤。以爲南渡之後。亦卓然一作手也。

楊炎正。字濟翁。或誤作楊炎。字止濟翁。考之稼軒詞中。屢有與楊濟翁贈答之作。及厲鶚所考證。當以名炎正爲是。其詞因辛棄疾而作者。頗具縱橫排奡之氣。雖不足敵棄疾。而屏絕纖穠。自抒淸俊。要非俗豔所可擬。四庫總目提要稱之如此。

洪咨夔之詞。嘗以才藝自負。而爲時相所忌。一官十年不調。四庫總目提要稱其『淋漓激壯。多抑塞磊落之感。頗有似稼軒龍洲者。』馮煦則曰。『平齋工於發端。其沁園春凡四首。起筆皆有振衣千仞氣象。惜其下並不稱。』豈限於才思耶。

趙長卿。宋宗室子也。恬於仕進。觴詠自娛。隨意成詞。多得淡遠蕭疎之致。雖音律間有不協處。固未易掩其所長也。

黃機之詞。與岳珂倡詶者居多。珂乃飛孫。忠義之後。故機所贈詞。皆沈鬱蒼涼。不復作草媚花香之語。亦嘗有寄辛棄疾之作。而其詞格與辛殊不相及。大體平易近人而已。

毛幵以工詞名當時。王木叔題其詞集。有云。『或病其詩文視樂府頗不逮。』蓋當時定論如此也。其滿江紅潑火初收一闋。清麗芊眠。楊愼特爲激賞。

黃公度之詞。傳於世者。頗多寄託。洪邁稱之曰。『宛轉清麗。讀者咀嚼於齒頰而不能已。』曾丰則曰。『清而不激。和而不流。』其詞集。每詞之中有子沃所附跋語。詳紀本事。殆他家詞集所未有也。

戴復古爲陸游門人。詩詞皆有師承。四庫總目提要稱其『詞韻天成。不費斧鑿。……以詩爲詞。

時出新意。無一語蹈襲也。』陸游乃辛派詞人。戴復古之詞、粗豪處亦與辛棄疾相近。

黃昇有花菴詞選。前十卷。曰唐宋諸賢妙詞選。後十卷。曰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二書評隲詞人。時中肯綮。其自作之詞。四庫總目提要謂：『可上逼少游。近摹白石。』蓋不事雕飾。而才拙於情。不失爲姜夔一派之末流也。

朱淑眞。南宋之女詞人也。世或以與李淸照並舉。而高下工拙。殆未可同日語。其詞多寫憂怨而已。

以上自康與之至朱淑眞。凡二十五家。夫宋室南渡。迄於滅亡。纔百數十年耳。詞壇樹幟。號稱大家者。如前文各節所述。已可見其勝概。其尚可自名一家。未可置而不述者。猶若是其夥。而總計南宋詞人。見於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者。八十九人。見於周密絕妙好詞選者又多至百有三十二人焉。詞之獨盛於兩宋。至南渡以後。不已崇極矣乎。物極必反。故宋之亡。卽詞之敝。承敝易變。是惟元明之南北曲。而宋之文壇。亦已萌其端矣。具如下章所論。

第六章　宋之戲曲

第一節　詞與曲之遞嬗

詞之進而爲曲。就體製言。自簡單而趨於繁複。就其可興可觀之效用言。則自少數士子而廣被於平民。所謂文學民衆化也。劉熙載曰。『曲之名近古矣。近世所謂曲。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卽是曲。旣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詞亦難獨善矣。』此又從修辭學而論詞與曲之未易顯分畛域也。昔人謂金元所用之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故曲亦濟詞之窮者也。是固然已。惟詞之蛻爲變曲。北宋承平時已見其端。蓋受當時優人演滑稽戲及諸色伎藝人等演史說諢話之影響。其所表演之事實與意義。非簡單之詞調所能賅括。於是乎繁其文以演述之。遂變詞爲曲。後來胡樂被於中原。而戲曲之體製乃大定耳。

王國維云。『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爲人人所知者。是爲詞。（中略）宋人讌集。無不歌以侑觴。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闋爲率。其有連續歌此一曲者。如歐陽公之采桑子。凡十一首。趙德

麟之商調蝶戀花。凡十首。一述西湖之勝。一詠會眞之事。皆徒歌而不舞。其所以異於普通之詞者。不過重疊此曲。以詠一事而已。』此詞進於曲之漸也。

然元代北曲盛行之後。詞之被於管絃。仍爲樂工所不廢。按楊朝英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首列大樂著錄晏叔原。蘇東坡。鄧子江。吳彥高。辛稼軒。柳耆卿。朱淑眞。蔡伯堅。張子野諸人所撰念奴嬌。蝶戀花。鷓鴣天。摸魚子。雨霖鈴。天仙子。生查子等詞。蓋其時尚與新聲並行於世。此又詞變爲曲而詞與音樂之關係尚未遽替之證也。若曲譜與詞同者。亦不乏其例。要之。同一途徑耳。

詞變爲曲。託體稍卑。搢紳先生漸罕言之。故宋元兩朝史志及淸四庫集部。均不著於錄。儒碩既鄙棄不復道。而爲此學者。大率以餘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足以代表一時代之一種文學。鬱堙沈晦。且數百年。至王國維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乃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跡。以爲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既著曲錄。戲曲考原。宋大曲考等書。從事既久。續有所得。復成宋元戲曲史一書。其自序謂。『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爲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爲此學故也。』本章所

述。大抵本於王氏。蓋亦未易有所增益云。

第二節　樂曲之種類

據王國維氏考定。宋代樂曲自簡單之詞漸趨繁複者。凡有數種。其歌舞相兼而僅以一曲反復歌之者。曰傳踏。其遍數較多而仍限於一曲者。曰大曲。其少變大曲之例者。曰曲破。合數曲而成一樂者。曰諸宮調。取一宮調之曲若干以成一體者。曰賺詞。茲就王氏原書。節敘於左。

（一）傳踏　傳踏之名。見於曾慥樂府雅詞。即碧雞漫志之所云轉踏。又即夢梁錄之所云纏達。恆以一曲連續歌之。每一首詠一事。共若干首。則詠若干事。然亦有合若干首而詠一事者。碧雞漫志謂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述開元天寶遺事。是也。其曲調。唯調笑一調用之最多。此種詞前有勾隊詞。後以一詩一曲相間。終以放隊詞。則亦用七絕。此宋初體格如此。然至汴宋之末。則其體漸變。夢梁錄在京時。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間有纏達之音。與傳踏同。其爲一物無疑也。吳錄所云與上文之傳踏相比較。其變化之跡顯然。蓋勾隊之詞。變而爲引子。放隊之詞。變而爲尾聲。曲前之詩。後亦變而用他曲。故云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也。今纏達之詞皆亡。

唯元劇中正宮套曲。其體例全自此出。傳踏之制。以歌者爲一隊。且歌且舞。以侑賓客。宋時有與此相似或同實異名者。是爲隊舞。宋史樂志。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隊。二曰劍器隊。三曰婆羅門隊。四曰醉鬍騰隊。五曰諢臣萬歲樂隊。六曰兒童感聖樂隊。七曰玉兔渾脫隊。八曰異域朝天隊。九曰兒童解紅隊。十曰射鵰回鶻隊。女弟子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二曰感化樂隊。三曰拋球樂隊。四曰佳人剪牡丹隊。五曰拂霓裳隊。六曰採蓮隊。七曰鳳迎樂隊。八曰菩薩獻香花隊。九曰綵雲仙隊。十曰打球樂隊。其裝飾各由其隊名而異。如佳人剪牡丹隊。則衣紅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採蓮隊則執蓮花。獻花隊則執香花盤。其舞未詳。其曲宋人或取以填詞。其中有拂霓裳隊。而碧雞漫志謂石曼卿作拂霓裳傳踏。恐與傳踏爲一或爲傳踏所自出也。

（二）曲破　宋時舞曲。尚有曲破。宋史樂志。太宗通曉音律。製曲破二十九。此在唐五代已有之。至宋時又藉以演故事。史浩鄮峯眞隱漫錄之劍舞卽是也。其樂有聲無詞。且於舞踏之中。寓以故事。頗與唐之歌舞戲相似。而其曲中有破有徹。蓋截大曲入破以後用之也。

（三）大曲　大曲自南北朝已有此名。南朝大曲。則清商三調中之大曲。宋書樂志所載者是

也。北朝大曲。則魏書樂志言之而不詳。至唐而雅樂淸樂燕樂西涼龜茲安國天竺疏勒高昌樂中。均有大曲。（見大唐六典卷十四協律郎條註）然傳於後世者。唯胡樂大曲耳。其名悉載於教坊記。而其詞。尙略存於樂府詩集近代曲辭中。宋之大曲卽自此出。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大曲。文獻通考及宋史樂志具載其目。此外亦尙有之。故又有五十大曲及五十四大曲之稱。其曲辭之存於今日者。有董穎薄媚（樂府雅詞卷上。）曾布水調歌頭（王明淸玉照新志卷二。）史浩採蓮（鄮峯眞隱漫錄卷四十五。）三曲稍長。然亦非其全遍。其中間一二篇。則於宋詞中間遇之。大曲遍數。多至一二十。其各遍之名。則唐時有排遍入破徹（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而排遍入破。又各有數遍。徹者入破之末一遍也。宋大曲則王灼謂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拍。殺袞。始成一曲。謂之大遍。沈括亦云。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歙。嗺。哨。催。攧。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沈氏所列各名。與現存大曲不合。王說近之。惟攧後尙有延遍。實催前尙有袞遍。而散序與排遍。均不止一遍。排遍且多至八九。故大曲遍數。往往至於數十。唯宋人多裁截用之。卽其所用者。亦以聲與舞爲主。而不以詞爲主。故多有聲無詞者。自北宋時。葛守誠譔四十大曲。而教坊大曲始全有詞。然南宋修內司

所編樂府混成集。大曲一項。凡數百解。有譜無詞者居半。（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則亦不以詞重矣。其攧破催袞。以舞之節名之。此種大曲。遍數既多。自於敘事爲便。故宋人詠事多用之。如董穎薄媚。其一例也。惟其遍數之多。雖便於敘事。而動作皆有定則。欲以完全演一故事。固非易易。且現存大曲皆爲敘事體。而非代言體。卽有故事。要亦爲歌舞戲之一種。未足以當戲曲之名也。

（四）諸宮調　至合數曲而成一樂者。唯宋鼓吹曲中有之。宋大駕鼓吹。恆用「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梓宮發引。則加「祔陵歌」。虞主回京。則加「虞主歌」。各爲四曲。南渡後郊祀。則於「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外。又加「奉禋歌」「降仙台」二曲。共爲五曲。合曲之體例。始於鼓吹見之。若求之通常樂曲中。則合諸曲以成全體者。實自諸宮調始。諸宮調者。小說之支流。而被之以樂曲也。碧雞漫志云。『熙寧元年間。澤州孔三傳始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夢粱錄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東京夢華錄記崇觀以來瓦舍伎藝。有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武林舊事所載諸色伎藝。入諸宮調傳奇。有高郎婦等四人。則南北宋均有之。今其詞尚存者。唯金董解元之西廂耳。董解元西廂。胡元瑞焦理堂施北研筆記中。均有考訂。

訖不知爲何體。沈德符野獲編。且妄以爲金人院本模範。今攷之。確爲諸宮調無疑。觀陶南村輟耕錄謂金章宗董解元所編西廂記時代未遠。猶罕有人能解之。則後人不識此體。固不足怪也。此編之爲諸宮調有三證。本書卷一太平賺詞云『俺平生情性好疎狂。疎狂的情性難拘束。一回家想麽詩魔多。愛選多情曲。比前賢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裏却著數。』此開卷自敘作詞緣起而自云在諸宮調裏。其證一也。元凌雲翰柘軒詞。有定風波詞。賦崔鶯鶯傳云。『翻殘金舊日諸宮調本。纔入時人聽。』則金人所賦西廂詞。自爲諸宮調。其證二也。此書體例。求之古曲。無一相似。獨元王伯成天寶遺事。見於雍熙樂府九宮大成所選者。大致相同。而元鍾嗣成錄鬼簿於王伯成條下。注云。『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於世』王詞既爲諸宮調。則董詞之爲諸宮調無疑。其證三也。其所以名諸宮調者。則由宋人所用大曲傳踏。不過一曲。其在同一宮調中甚明。唯此編每宮調中。多或十餘曲。少或一二曲。卽易他宮調。合若干宮調以詠一事。故謂之諸宮調。此於敘事最爲便利。蓋大曲等先有曲而後人借以詠事。此則制曲之始。本爲敘事而設。故宋金雜劇院本中。後亦用之。非徒供說唱之用而已。

（五）賺詞　諸宮調之外。又有賺詞。賺詞者。取一宮調之曲若干。合之以成一體。此體久爲世

人所不知。案夢粱錄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卽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爲賺。賺者。誤賺之之義。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云云。是唱賺之中。亦有敷演故事者。今已不傳。其常用賺詞今可於事林廣記考見之。其前且有唱賺規例。惟不著其爲何時人所作。攷之他書。則當出南渡之後。詞前有遏雲要訣。遏雲者。南宋歌社之名。按武林舊事。二月八日爲相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緋綠社（雜劇）齊雲社（蹴球）遏雲社（唱賺）等云云。夢粱錄社會條下亦載之。今其詞之首有遏雲要訣。遏雲致語。又云。唱賺道賺。而詞中又有賺詞。則爲宋遏雲社所唱賺詞無疑也。所唱之曲。題爲圓社市語。圓社謂蹴球事。林廣記戊集圓社摸場條。起四句云。『四海齊雲社。當場蹴氣球。作家偏著所。圓社最風流。』今曲題如此。而曲中所使皆蹴球家語。則圓社爲齊雲社無疑。以遏雲社之人。唱齊雲社之事。謂非南宋人所作不可也。其詞自結搆觀之。則似北曲。自其曲名。則疑爲南曲。蓋其用一宮調之曲。頗似北曲套數。其曲名則「縷縷金」「好孩兒」「越恁好」三曲。均在南曲中呂宮。「紫蘇丸」則在南曲仙呂宮。北曲中無此數調。「鶻打兎」則南北曲皆有。唯皆無「大夫娘」

一曲。蓋南北曲之形式及材料。在南宋已全具矣。」（事林廣記所載之詞。王氏宋元戲曲史具錄原文。今從略。）

第三節　滑稽戲及其他

戲劇之構成。有三要素焉。顛末悉具之本事。一也。被於管絃赴節和聲之歌辭。二也。與歌辭相間之舞蹈。三也。上節所述。乃宋代樂曲之種類。即被於管絃赴節和聲之歌辭也。舞蹈之術。粉墨登場者之所從事。茲不贅及。其顛末悉具之本事。據王國維考定。大致分爲兩種。其託故事以諷時事。不必盡符事實。而以所含之意義爲主者。曰滑稽戲。其以表演事實爲主者。曰小說雜戲。此二者。後與樂曲舞蹈相融合。而戲劇之體裁乃具。茲節錄王氏所論述。以見其梗概。欲窺其詳。則有王氏原書在。

（一）滑稽戲　王氏謂滑稽戲始於開元。而盛於晚唐。李義山驕兒詩所云。「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參軍」者。脚色之主。與之對待者。則爲「蒼鶻」。「蒼鶻」入宋以後。流變漸繁。其尋常玩諷以博歡笑者。有如劉攽中山詩話所記。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李義山。後進多竊義山

語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歡笑。』

又如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所記。

『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爲小商。自稱姓趙。以瓦瓿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瓿倒。糖流於地。小商彈采歎息曰。「甜采你卽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爲甜采。』

若其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諫之義者。則有如洪邁夷堅志所稱述者。

『蔡京作宰。弟卞爲元樞。卞乃王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於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近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命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情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室。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上。爲此

而止。」

又如曾敏行獨醒雜誌所記。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優人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束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躄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乃長嘆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

若夫表演於稠人廣座。觸權奸之怒。致伶人下獄論死者。則有如岳珂桯史所記。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鐶。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鐶。」曰。「二聖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

絹例物。此鐶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亦有緣此以姍侮君子者。如羅六經鶴林玉露所記。

『端平間。眞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所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顚仆於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其爲此以姍侮君子者。府尹乃悉黥其人。』

當北宋時。滑稽劇亦盛行於遼。宋史孔道輔傳。『道輔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又邵伯溫聞見前錄。『潞公謂溫公曰。吾留守北京。遣一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朴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溫公愧謝。』金既代遼。此風彌甚。而北曲之體製漸完矣。宋室南渡之後。南方雜劇。流行亦廣。朱熹鄙視當時詩派。嘗以村裏雜劇爲喩。明祝元明猥談云。『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

謂之溫州雜劇。」

王國維云。「此種滑稽劇。宋人謂之雜劇。或謂之雜戲。呂本中童蒙訓曰。「作雜劇者。打猛諢入。卻打猛諢出。」吳自牧夢粱錄亦云。「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是宋人雜劇。固純以詼諧爲主。與唐之滑稽劇無異。但其中脚色較爲著明。而布置亦稍複雜。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眞正戲劇尚遠。故欲知宋元戲劇之淵源。不可不兼於他方面求之也。」他方面者。卽前節所述之樂曲。次節所述之各種雜戲。及次章所述之小說是已。

（二）小說雜戲　小說亦宋代新興文學之一大宗。其源流詳見後章。王氏謂。「其發達之跡。雖略與戲曲平行。而後世戲劇之題目。多取諸此。其結構亦多依仿爲之。所以資戲劇之發達者。實不少也。」是小說與樂曲二者之融爲戲劇。猶之章貢二水。匯爲贛江。文學體製之遷變。宜其然也。此外足以資戲劇之完成者。尚有「傀儡」「影戲」「三教」「訝鼓」「舞隊」各種。皆當時之支流別派。後來同歸於戲劇之海者也。

（甲）傀儡　傀儡起於周季。列子以偃師刻木人事爲在周穆王時。或係寓言。然謂列子時已

有此事。當不誣也。漢唐載籍。關於此事。多有可考。至宋而傀儡最盛。種類亦最繁。有懸絲傀儡。走線傀儡。杖頭傀儡。藥發傀儡。肉傀儡。水傀儡各種。（見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粱錄）夢粱錄云。『凡傀儡敷衍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中略）大抵弄此。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等也。』則宋時此戲。實與戲劇同時發達。其以敷衍故事爲主。且較勝於滑稽劇。此於戲劇之進步上。不能不注意也。

（乙）影戲　傀儡之外。似戲劇而非眞戲劇者。尙有影戲。此則自宋始有之。事物紀原云。『宋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爲魏吳蜀三分戰爭之象。』東京夢華錄所載京瓦伎藝。有影戲。有喬影戲。南宋尤盛。夢粱錄云。『有弄影戲者。元汴京初。以素紙雕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以綵色裝飾。不致損壞。（中略）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蓋寓褒貶於其間耳。』然則影戲之爲物。專以演故事爲事。與傀儡同。此亦有助於戲劇之進步者也。

（丙）三教　東京夢華錄云。『十二月卽有貧者三教人。爲一火。裝婦人神鬼。敲鑼擊鼓。巡門

乞錢。俗呼爲夜胡。』

（丁）訝鼓　續墨客揮犀云『王子醇初平熙河。邊陲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士爲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於世。其舉動舞裝之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初製也。或云「子醇初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爲訝鼓隊。繞出軍前。虜見皆愕眙。進兵奮擊。大破之。」』朱子語類亦云『如舞訝鼓。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

（戊）舞隊　武林舊事所紀舞隊。全與前二者相似。其裝作種種人物。或有故事。所以異於戲劇者。則演劇有定所。此則巡迴演之。然後來戲名曲名中。多用其名目。可知其與戲劇非毫無關係也。

第四節　曲本

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計二百八十本。王國維氏就其目精密考之。則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諸宮調者二。用普通詞調者三十有五。茲分別節敘於次。

（一）大曲一百有三本

（一、）六么二十本　（二、）瀛府六本　（三、）梁州七本

（四）伊州五本　（五）新水四本　（六）薄媚九本
（七）大明樂三本　（八）降黃龍五本　（九）胡渭州四本
（十）石州三本　（十一）大聖樂三本　（十二）中和樂四本
（十三）萬年歡二本　（十四）熙州三本　（十五）道人歡四本
（十六）長壽仙三本　（十七）劍器二本　（十八）延壽樂二本
（十九）賀皇恩二本　（二十）採蓮三本　（二十一）保金枝一本
（二十二）嘉慶樂一本　（二十三）慶雲樂一本　（二十四）君臣相遇樂一本
（二十五）泛清波一本　（二十六）彩雲歸二本　（二十七）千春樂一本
（二十八）罷金鉦一本

以上百有三本。皆爲大曲。其爲曲二十有八。而其中二十有六。在教坊部四十大曲中。宋史樂志及文獻通考。均可互勘。其降龍一曲。別據張炎詞源考定。熙州一曲。據洪邁容齋隨筆考定。當係不列坊部之大曲也。

(二)法曲四本　宋史樂志有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調宮望瀛。二曰小石調獻仙音。詞源謂大曲片數(卽遍數)與法曲相上下。則二者略相似也。

(三)諸宮調二本　按此卽以諸宮調塡曲也。

(四)普通詞調三十本

(五)其不見於宋詞而見於金元曲調者九本

王氏云『此二百八十本中。其用大曲法曲諸宮調詞曲調者共一百五十餘本。已過全數之半。則南宋雜劇。殆多以歌曲演之。與滑稽戲迥異。其用大曲法曲諸宮調者。則曲之片數頗多。以敷衍一故事。自覺不難。其單用詞調及曲調者。只有一曲。當以此曲循環敷演。如傳踏之例。此在元明南曲中。尙得發見其例也。』又謂此二百八十本。不皆純正之戲劇。其考證詳見原書。文繁不具錄。

此項官本雜劇。雖著錄於宋末。然其中實有北之戲曲。不可不知也。據王氏考證。有如「王子高六么」一本。實神宗元豐以前之作。趙彥衞雲麓漫鈔載。『王迥字子高。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爲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朱彧萍洲可談亦云。『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持重。間爲狎邪輩所

評。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逈也。元豐初。蔡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請罪。』則此曲實作於神宗時。然至南宋末尙存。吳文英夢窗乙稿中惜秋華詞自注尙及之。然其爲北宋之作。無可疑也。又如三爺老大明樂。病爺老劍器二本。爺老二本。中國夙未聞有此。疑是契丹語。唐書房琯傳。『彼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曳落河」卽遼史屢見之「拽刺」。遼史百官志云。『走卒謂之拽刺』元馬致遠薦福碑雜劇。尙有曳刺。爲傔從之屬。『爺老』二字。當亦曳刺之同音異譯。此必北宋與遼盟聘時輸入之語。則此二本當亦爲北宋之作。以此推之。恐尙不止此數本。然則此二百八十本。與其視爲南宋之作。不若視爲兩宋之作爲妥也。

蓋戲曲之作始於何時。雖無從爲詳實之考定。然宋崇文總目已有周優人曲辭二卷。原釋云。『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大夫劉陶。司勳郎中馮古纂錄燕優人曲辭。』此燕爲守光之燕。或契丹之燕。其曲詞爲樂曲。或劇曲。均不可攷。宋史樂志亦言。『眞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詞。未嘗宣布於外。』夢粱錄亦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則北宋已有戲曲無疑矣。

第五節　脚色

於此有當贅及者。戲劇中之脚色。宋人書中亦有可考之資料。據王氏所考定者。節錄其要如次。

脚色之名。在唐時只有「參軍」「蒼鶻」。至宋而其名稍繁。夢粱錄云『雜劇中「末泥」爲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或添一人。名曰「孤裝」』輟耕錄所述略同。唯武林舊事所載乾淳教坊樂部中。雜劇三甲。一甲或八人或五人。其所列脚色五。則有「戲頭」而無「末泥」。有「裝旦」而無「裝孤」。而「引戲」「副淨」「副末」三色則同。唯「副淨」則謂之「次淨」耳。夢粱錄所謂「雜劇中末泥爲長」。則「末泥」或即「戲頭」。然「戲頭」「引戲」實出古舞中之「舞頭」「引舞」。則「末泥」亦當出於古舞中之「舞末」。東京夢華錄云。『舞旋多是雷中慶舞曲破攛前一遍。舞者入場。至歇拍。一人入場。對舞數拍。前舞者退。獨後舞者終其曲。謂之「舞末」』末之名。當出於此。又長言之則爲「末尼」也。「淨」者。「參軍」之促音。宋代演劇時。「參軍色」手執竹竿子以句之。(見東京夢華錄)亦如唐代「協律郎」之舉麾樂作偃麾樂止相似。故參軍亦謂之「竹竿子」。由是觀之。則「末泥

色」以主張爲職。「參軍色」以指麾爲職。不親在搬演之列。故宋戲劇中。「淨」「末」二色。反不如「副淨」「副末」之著也。

夢粱錄所謂『「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此四語實能道盡宋代脚色之職分也。「主張」「分付」皆編排命令之事。故其自身不復演劇。「發喬」者。蓋喬作愚謬之態。以供嘲諷。而「打諢」則益發揮之以成一笑柄也。試細玩滑稽劇。無在不可見「發喬」「打諢」二者之關係。至他雜劇。雖不知如何。然謂「副淨」「副末」二色。爲古劇中最重之脚色。無不可也。

至「裝孤」「裝旦」二語。亦有可尋味者。元人脚色中有「孤」有「旦」。其實二者非脚色之名。「孤」者。當時官吏之稱。「旦」、者。婦女之稱。其假作官吏婦女者。謂之「裝孤」「裝旦」。則可。若徑謂之「孤」與「旦」。則已過矣。孤者。當以帝王官吏自稱孤寡。故謂之孤。旦與妲不知其義。然靑樓集謂張奔兒爲風流旦。李嬌兒爲溫柔旦。則旦疑爲宋元倡伎之稱。優伶本非官吏。又非婦人。故其假作官吏婦人者。謂之「裝孤」「裝旦」也。

宋時雜劇。歌者與演者。果否一人。亦所當攷。滑稽劇之言語。必由演者自言之。至自唱歌曲與否。則當視此時已有代言體之戲曲與否以爲斷。若僅有敘事體之曲。則歌唱與動作。或尙分爲二事。惜其劇本無一存者。今遂無從論定耳。

第七章　宋之小說

第一節　諢詞小說之由來

小說家昉於兩漢。班固漢書藝文志云。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者。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義也。』

如淳注。『細米爲稗。街談巷語。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此蓋與周代國風相似。王者采以入官。可資政治得失之參考者也。魏晉六朝。代有作者。然皆細碎之言。大率以記佚事志怪異爲宗。至唐而作者彌衆。始有專述一人一事之短篇。所謂傳奇小說是也。其體裁爲穠豔綺縟之文言。大抵騷人墨客著述上之餘事也。

宋之小說。所以度越前代者。蓋其作者不以專門著作爲事。而以對於一般社會傳播灌輸爲事。

是曰諢詞小說。諢者。突梯滑稽博人笑粲。以視街談巷語道聽塗說。其猥瑣蓋又加甚焉。

諢詞小說。在宋代漸次發達之程序。據近人考證。大抵萌芽於北宋仁宗以前。逮南渡以後。至理宗朝而大盛。今所傳世之話本數種。多南渡後作品也。仁宗時。宋興方百年。海內承平。文物爛然。諢詞小說。遂應運而作。明郎瑛七修類稿云。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甚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

是時不獨宮禁以此爲娛。民間亦有之。東坡志林云。『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孟元老東京曲華錄亦謂。『當時京瓦伎藝。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

別有所謂淘眞者。說話而雜以談唱。亦始於北宋。七修類稿又云。

『閭閻淘眞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云。「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

淘眞一作陶眞。堯山堂外記云。『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評話。謂之陶眞。』南渡後。孝宗受禪。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故事。日進一回。說話人而諢詞小說乃益盛行。明人刊古今小說序云。

『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

是則禁中以此爲娛。且有專司其事者矣。洪邁夷堅志云。『呂德卿偕其友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云「今晚講說漢書。」』又吳自牧夢粱錄云。『有王六大夫。於咸淳間。敷衍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是時民間相習成風。倘所謂草上之風必偃歟。

第二節　說話人之家數

由上節觀之。今所傳世之宋人平話。莫非當時說話人之底本。孝宗時。禁中有說話人隸供奉局。若在民間者。則家數不一。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舉其目凡五。

（一）小說　（二）合生　（三）說諢話

（四）說三分　（五）說五代史

吳自牧夢粱錄。則分爲左列四家。

（一）小說　（二）談經——說參　（三）講史書

（四）合生

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亦分爲四家。大致同夢粱錄。談經說參者。談佛學說參禪也。講史與小說異派。而小說一家。又分左列三類。

（一）銀字兒　如烟粉靈怪傳奇。

（二）說公案　如搏拳提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

（三）說鐵騎兒　如士馬金鼓之事。

周密武林舊事載諸色伎藝人與雜劇傀儡影戲等並舉者。亦分四家如左。

（一）演史　喬萬卷以下二十三人。（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三女流。）

（二）說經諢經　長嘯和尚以下十七人。（有陸妙慧陸妙靜二女流。）

（三）小說　蔡和以下五十二人。（有女流史惠英。）

（四）說諢話　蠻張四郎（一人。）

武林舊事獨缺「合生」一家。按高承事物紀原云。

『唐書武平一傳。平一上書。比來妖伎胡人。於御坐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刊王公名質。詠歌舞蹈。名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今人亦謂之唱題目。』

是則「合生」者。說話而兼有歌舞。合於雜劇之性質居多。與小說之關係較淺。

第三節　傳世之話本四種

錢曾也是園書目戲曲部。有宋人詞話十二種。其目如左。

燈花婆婆　風吹轎兒　馮玉梅團圓　種瓜張老　錯斬崔寧

簡帖和尚　紫羅蓋頭　小亭兒　李煥生五陣雨　女報冤

西湖三塔　小金錢

詞話者。說話而間以詞也。宋人話本見於清代藏書家目錄者祇此。而此十二種中。今惟「馮玉梅團圓」及「錯斬崔寧」兩種復傳於世。至平妖傳卷首以「燈花婆婆」爲引子。則已非全文矣。

宋人話本今所次第復出於人間者。宣和遺事最先。清嘉慶間黃丕烈刊入士禮居叢書中。近年

商務印書館復校定印行。有孫毓修跋云。

『宣和遺事舊傳士禮居二卷本黃蕘翁跋謂「戊辰冬得一本。巳巳春游杭州登城隍山。於坊間又獲一本。與前所得本正同。而前所缺失一一完好。原本多訛舛處。復賴舊鈔校之。以卷中「惇」避諱作「惇」證之。當出宋刊」云云。是黃氏所據者乃合二殘刻一舊鈔參校而成。前年宗室盛意園之書散出。中有宣和遺事一種。卷首題「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一行。「惇」字亦闕筆作「惇」、以元亨利貞離爲四集。俗文譌字。彌望皆是。蓋宋元人詞話。多當時坊肆雕本。故寫校不工。所見五代史平話等書亦然。取校黃刻。此本較多佳處。黃本缺字。亦賴此補出。且首尾完善。偶有脫葉。亦經前人補足。黃先生未見全本。今居然見之。豈不可喜。因爲付印。以廣其傳。至黃本二卷。而此分四集。則述古堂書目百川書志俱載四卷。當是高錢二家編錄之時。改集爲卷。免與他書歧出耳。此書宋時實有二本。如魏野東觀集之類。不必致疑也。元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今錄副時。誤九行爲十行。手民仍之。茲爲記出。以存古書面目。乙卯八月。孫毓修跋。』

其次爲五代史平話。清末曹元忠得於常熟張敦伯家。經董康影印行世。曹元忠跋云。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話。於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史漢史皆缺下卷。雖上卷尙存回目。而梁史已做去數葉。不能補矣。元忠於光緒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張大令敦伯家。以歷歸裝。顧各家書目。皆未著錄。博訪通人。亦驚以爲罕見祕籍。偶憶夢粱錄小說講經史門有云。「講史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疑此平話或出南渡小說家所爲。而書賈刻之。故目錄及每卷首尾。輒大書新編五代某史平話也。惟刊自坊肆。每於宋諱不能盡避。其稱魏徵及貞觀處。則皆作「魏證」「正觀」。要亦當時習慣使然。是書近爲吾友武進董大理授經景刊行世。寫刻之精。無異宋槧。他日藏書家或與士禮居本宣和遺事並傳乎。宣統辛亥七月。吳曹元忠跋於京邸之凌波榭」

又其次爲京本通俗小說。民國四年。繆荃孫得於親串妝奩中。刻入煙畫東堂小品。所得凡九種。僅刻七種。其目如左。

碾玉觀音　菩薩蠻　西山一窟鬼　志誠張主管　拗相公

錯斬崔寧　馮玉梅團圓

以上七種。原第十卷至十六卷。蓋殘本也。繆荃孫跋云。

「宋人平話卽章回小說。夢粱錄云「說話有四家。以小說家爲最」此事盛於南北宋。特藏書家不甚重之。坊賈又改頭換面。輕易名目。遂至傳本寥寥。天壤前只士禮居重刻宣和遺事。近則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話。爲天壤不易見之書。余避難滬上。索居無俚。閒親串妝奩中有舊鈔本書。類乎平話。假而得之。雜庋於天雨花鳳雙飛之中。搜得四册。破爛糜滅。的是影元人寫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通體皆減筆小寫。閱之令人失笑。三册尙有錢遵王圖書。蓋卽也是園中物。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回。見於書目。而宋人詞話標題「詞」字乃「評」字訛耳。所引詩詞。皆出宋人。雅韻欲流。並有可考者。如碾玉觀音一段。三鎭節度延安郡王指韓蘄王。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是劉琦楊和王是楊沂中。官銜均不錯。尙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於穢褻。未敢傳摹。與也是園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歲在旃蒙單閼江東老蟫跋。」

繆氏所遺之金主亮荒淫兩卷。後經葉德輝刊行。題曰「金虜海陵王荒淫」則原第二十一卷也。葉德輝跋云。

「此京本通俗小說中之二十一卷。所敍乃金主亮荒淫之事。一一與金史后妃列傳海陵妃嬖諸傳相合。當時修史諸臣。或據紀載採入。非甚之之辭也。書中譯名。多同舊本金史。與今武英殿本重譯者小異。然殿本固註明原譯。可復按也。京本小說爲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其前碾玉觀音。馮玉梅團圓。拗相公。西山一窟鬼等七種。巳經繆風老人影寫刊行。餘此一卷。以穢褻棄之。吾謂金亮起自戎索。荼毒中原。恃其武威。淫暴無復人理。所謂罪浮于桀紂。虐過于政廣。史臣謂其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者。以海陵王爲首。洵不誣也。是書傳自金史。譯於宋人。非獨恨其爲國仇。亦有族類之感。故一則曰「虜中書。」再則曰「騷撻子。」描寫金亮禽獸之行。頗覺酣暢淋漓。其稍異者。此書謂蕭拱與柔妃有染。亮故殺之。史則謂妃入宮非處子。亮疑蕭拱。竟致之死。意史臣爲蕭拱諱與。時在丁巳閏二月春分。郎園記。」

又有再跋云

「中國風俗語言。皆隨時隨地而變。史三代以上有方言。有文言。其後蠻夷通道。侵入蠻語。五胡亂華。雜以胡言。迨用之日久。不獨語言襲之。卽行文亦襲之。周秦諸子。史漢以後至于南北各史。

亦皆襲之。唐以來。古文義法行。而此等方言俚語。遂不見于文人紀載之書。而或時見唐宋人小說中。然不能詳也。詳者惟傳奇雜劇。及金元人北曲。按其辭多無意義。且不知其來歷也。今此書中所引諺語。如「雞踏雄。狗交戀」「羊肉不得吃。空惹一身臊」「癩蝦蟆躲在陰溝洞裏。指望天鵝肉吃。」「嘻嘻哈哈。不要惹他。臉兒狠狠。一問就肯。」「黃花女兒做媒。自身難保。」等類。今皆有之。又如譏翁奸婦曰「爬灰。」屈指時光曰「約摸。」亦作「約莫。」稱人貌美曰「標致。」聽人戲弄曰「聽人做作。」男女交合曰「幹事。」拔擢人曰「擡舉。」人有邪行曰「不正氣。」設計誘人曰「圈套。」允諾此事曰「招架。」作事細致曰「水磨工夫。」求免曰「告饒。」此件事曰「這樁事。」舍此處往他處曰「跳槽。」罵人曰「狗才。」奴僕曰「小底。」獲利曰「撰錢。」器物曰「家伙。」婦人稱男子曰「活寶。」亦相沿至今而未改變。其他「竹夫人」「湯婆子」等物名。今皆相同。假使當時此等小說流傳尚多。正不知有多少雋語也。丁巳夏五再記。」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最後出。亦話本也。而曰「詩話」者。以其說話而雜以詩句也。故也是園書目所謂「詞話。」未必「評話」之訛。此乃日本三浦將軍所藏。羅振玉假以影印。時在民國五年。葉

德輝補刻海陵王荒淫一卷。尙在其後。王國維跋云。

『宋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日本高山寺舊藏。今在三浦將軍許。闕卷上第一葉。卷中第二三葉。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款一行。中瓦子爲宋臨安府街名。倡優劇場之所在也。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九云。「杭州之瓦舍內外合計有十七處。如清冷橋熙春樓下謂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樓前謂之中瓦子。」又卷十五。「鋪席門保佑坊前張官人經史文籍鋪。其次卽爲中瓦子前諸鋪。」此云「中瓦子張家印」蓋卽夢粱錄之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南宋臨安書肆。若太廟前尹家。太學前陸家。鞔鼓橋陳家。所刊書籍。世多知之。中瓦子張家。唯此一見而已。此書與五代平話京本小說及宣和遺事體例略同。三卷之書。共分十七節。亦後世小說分章回之祖。其稱詩話。非唐宋士大夫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其有詞有話者。則謂之詞話。也是園書目有宋人詞話十六種。宣和遺事其一也。詞話之名。非遵王所能杜撰。必此十六種中有有題詞話者。此有詩無詞。故名詩話。皆夢粱錄都城紀勝所謂說話之一種也。書中載元奘取經皆出猴行者之力。卽西遊演義所本。又考陶南村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實金人之作。中有唐三藏一本。錄鬼簿載元吳昌

齡雜劇。有唐三藏西天取經。其書至國初尙存。也是園書目有吳昌齡西遊記四卷。曹楝亭書目有西遊記六卷。無名氏傳奇彙考。亦有北西遊記云。今用北曲。元人作。蓋卽昌齡所撰雜劇也。今金人院本元人雜劇皆佚。而南宋人所撰話本尙存。豈非人間希有之祕笈乎。聞日本德富蘇峯尙藏一大字本題「大唐三藏取經記」不知與小字本異同何如也。乙卯春。海寧王國維。」

又羅振玉跋云。

「宋人平話。傳世最少。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此外仍不多見。此三浦將軍所藏。予借付景印。宋人平話之傳人間者。遂得四種。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平播始末條。言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而口說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亂。翰林院火。大典燼餘。有以糊油簍及包裹食物者。其幸完者。皆流入海外。辛亥國變。官寺所儲。亦爲人盜竊分散。今一册不存。平話一門不知人間尙存殘帙否。念之慨歎。丙辰九月。上虞羅振玉記。」

觀上列諸家跋語。可知各種話本之次第復見於人間。除宣和遺事外。皆在近二十年內。至文學

家津津樂道之。又最近十餘年來事也。

宋代平話原本復見於世者。具如上述。其爲明人所輯刻者。則有古今小說。及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此四書。我國今日已無傳本。惟日本尚有之。據日本鹽谷溫所撰「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一文。及其「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則上述之京本通俗小說八種。皆輾轉傳刻。易其名而存其實。茲列表於左。

（京本通俗小說）	（警世通言）
拗相公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菩薩蠻	陳可常端陽仙化
碾玉觀音	崔待詔生死冤家
馮玉梅團圓	范鰍兒雙鏡重圓
西山一窟鬼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志誠張主管	張主管志誠脫奇禍

金虜海陵王荒淫　金海陵縱欲亡身　（醒世恆言）

錯斬崔寧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鹽谷溫氏「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內具列古今小說及三言全目。其間當不乏宋人原本。不僅此八種已也。欲考其詳。有鹽谷溫氏原書在。茲不贅述。

第四節　話本作者之時代

宣和遺事之復傳於世。雖遠在有清嘉慶間。然苟以文學眼光測之。其藝術殊劣。若更加考證。則此書作者或非宋人。此書可分兩大部分。元集亨集爲白話。敍述宋江作亂及徽宗幸李師師兩段故事。利集貞集爲淺近文言。敍述金兵南下二帝北狩以迄高宗偏安秦檜用事。皆史事也。貞集錄劉後村詠史詩一首。作全書結束。按劉克莊生於宋淳熙十四年丁未。卒於宋咸淳五年己巳。又十年爲己卯而宋亡。是此書之成。最早當在南宋垂亡之前。又元集述太宗與陳摶論治道一節云。

「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摶表德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宣至殿

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摶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摶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將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

此處雖未明言遷閩遷廣之事實。以符所謂前定之數。然自來小說家言。往往就過去之陳跡。衍爲豫知之神話。宋之亡也。陸秀夫負帝昺赴海死。或作者已及見其事。故於書中述陳摶豫知未來云云。遂附會之以神其說。是則此書之成。或竟在入元以後。其作者或是宋之遺民。

又此書利貞兩集所敍事實。皆抄自宋人史部諸書。或直錄。或節錄。或夾錄。或譯錄。即其元亨兩集。或當時另有兩種通俗小說。專述宋江與李師師故事。作者全部錄入。稍加貫穿。而名之曰宣和遺事。雜湊成書。故亦無復章法可言。近人著中國小說史略謂「宣和遺事乃由作者掇拾故事。益以小說。補綴聯屬。勉成一書。」又因書中「呂省元」「南儒」皆元代語。其稱宋高宗直呼皇子構。不避廟諱。疑此書或出元人。或宋人舊本。元時增修。皆不可知。

京本通俗小說。今復出於世者八種。就其原文鈎證。類多作於南宋。如馮玉梅團圓篇云。「我宋

建炎年間。』錯斬崔寧篇云。『我朝元豐年間。』菩薩蠻篇云。『大宋紹興年間。』拗相公篇云。『我宋元氣都爲熙寧變法所壞。』此皆可證明通俗小說產生之時代爲南宋。又菩薩蠻篇與馮玉梅團圓篇皆稱高宗。高宗崩於公元一一八七年。則此等小說作於孝宗以後。又可證明至海陵王荒淫一篇內稱。『我朝端平皇帝。破滅金國。直取三京。軍士回杭。帶得虜中書籍不少。』按端平乃宋理宗年號。是時宋人與蒙古同滅金國。後四十餘年蒙古南侵。南宋亦亡。則海陵王荒淫一篇。其必作於宋室垂亡之時無疑也。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據王國維跋。以其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款一行。定爲南宋刊本。其爲宋人著作。自可斷言。

新編五代史平話。曹元忠跋。疑其每於宋諱不能盡避。而又以當時習慣使然爲解，今按周史卷下。始敍及宋太祖。則曰。『是時宋太祖趙匡胤。爲世宗宿衞將。』似非宋人口吻。又周史卷上敍郭威卽位處。間以詩云。『憶昔潭州推戴時。欺人寡婦與孤兒。周朝纔得九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又卷下開編詩曰。『五代都來十二君。世宗英特更仁明。(中略)皇天倘假數年壽。坐使中原見太平。』似

皆不爲宋太祖留餘地。其不能盡避宋諱。又不僅區區名字已也。然則今所傳世之五代史平話。或亦宋人原本而經元人竄定者歟。故宋人平話之尙傳人間者。僅四種。而宣和遺事與五代平話又皆元人重訂之本。非宋時原書矣。

第五節　各種話本之藝術觀

若以體裁之優拙。評次上述各平話之高下。則京本通俗小說八種。實爲鼓舞元明白話文學之前茅。蓋此種短篇小說之體裁。爲後來白話小說所沿襲者。可於後述兩端見之。

每種開端。有所謂「得勝頭迴」者。別敍他事。隱括全文大意。如錯斬崔寧開端云。

『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

此種小說之體製。什九先以閒話或他事。後乃綴合以入正文。大抵詩詞之外。亦用故實。或取相類。或取不同。而多爲時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忽而相牽。轉入本事。故敍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謂之『得勝頭迴。』蓋說書人開講之前。聽衆未齊。打鼓開場。須先講詩詞。或

說故事。如碾玉觀音用詩詞爲引子。西山一窟鬼連用十五首詞爲引子。錯斬崔寧以魏進士故事爲引子。馮玉梅團圓以徐信夫妻團圓爲引子。此皆說話開場之「得勝頭迴」也。此法後來遂成爲小說開篇之公式。短篇小說如今古奇觀醉醒石等長篇小說如平妖傳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等。莫不沿用此例。

復次每種或分若干回。其分回處。往往在一段事實之緊要關頭。此法亦爲後來章回小說所沿用。一回應作一次解。蓋說書者說至緊要關頭。聽衆正聚精會神。亟欲知其究竟如何之時。而說書者忽然起立。宣誦收場詩兩句。而續其下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於是息鼓收攤。向聽衆告別而去。此之謂『一回書。』

通俗小說中碾玉觀音分上下兩回。上回之末。敍述崔寧與秀秀逃居潭州。某日。寧至湘潭縣攬得玉作生活回路歸家。其下文云。

『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中略）挑着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卻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卻見崔寧。大踏步尾着崔寧來。正是「誰家稚子鳴榔板。

驚起鴛鴦兩處飛。」

此正全書緊要關頭。而說話人說至此處。誦收場詩兩句。忽告停止。「第一回」遂完。下回說話人卻另從劉兩府之詞說起。遙遙轉入崔寧。此種分段法與後來長篇小說分回完全相同。如水滸傳第八回之末。寫林冲被綁在樹上。下文云。

「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試持此以例碾玉觀音分段處。可以知其演變之跡矣。

上述兩端。悉本近人胡適所撰宋人話本八種序。胡氏又評定此八種中拗相公一篇。章法井然。錯斬崔寧一篇。描寫精細。據此而論。不能不承認南宋末年白話文已臻發達。所謂活文學之基礎已大定矣。其評拗相公也。謂拗相公一篇。必屬智識階級中人所作。章法頗有條理。內容匠代表元祐黨人後輩之見解。但作者甚有剪裁之能力。單寫王安石罷相南歸時。途中親身經歷之事。使讀者深覺有天怒人怨之景象。宣和遺事亦有罵安石一大段。但無文學意味。與此篇相較。實有天淵之別。今日

讀者或爲安石不平。但終不能否認南宋時代有此種反對安石之輿論。亦終不能否認此篇拗相公有文學趣味。罵人之言詞巧妙。便成一種藝術。』

又其評錯斬崔寧也。謂以小說之結構觀之。拗相公一篇固甚佳。但只是一種巧妙之政治宣傳品。實不得稱爲「通俗小說」從文學上觀之。錯斬崔寧一篇。當推爲八篇中第一佳作。乃純粹敍述故事之小說。描寫甚細膩而有趣味。使人一氣讀下不肯釋卷。其中亦無牽涉神鬼迷信之不自然之穿插。全用故事之本身始終一氣貫注。其中關係全篇布局之一段。寫得最佳。記敍與對話。亦佳。

『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有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才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卻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道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

只索罷了。」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樣狠心辣手。狐疑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何處喫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的。」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爲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爲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那小娘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預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道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一會。卻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脚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卻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鄰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鄰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裏。」過了一宵。小娘

子作別去了。」

胡氏謂如此細膩之描寫。漂亮之對話。乃白話散文文學正式成立之紀元。可以與此一段抗衡者。尙有西山一窟鬼中王婆說媒之一段。與海陵王荒淫中貴哥定哥說風情之一大段。此三大段。皆代表發達至甚高地步之白話散文。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唐三藏取經詩話中。所未有也。

胡氏自述。始嘗以爲元人文學程度幼稚。元代尙是白話文草創時代。決非成人時代。兩宋更無論矣。及見京本通俗小說。乃知南宋晚年之白話小說。已甚發達。特其思想或尙幼稚。如西山一窟鬼。見解或甚錯誤。如拗相公。材料或不免雜亂。如海陵荒淫及宣和遺事。未能盡美盡善耳。

第八章　宋文學作者小傳

第一節　宋散體文作者（依第二章論述之先後爲序）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開寶六年進士。歷典州郡。終於如京使。有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入宋爲祕書郎。直史館。眞宗在儲宮知其名。及卽位。擢爲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有集五十卷。不傳。

高錫。字天福。河中虞鄉人。幼穎悟能屬文。漢乾祐中舉進士。入宋官左拾遺。知制誥。加屯田員外郎。太平興國八年卒。

范杲。字師回。大名宗城人。宰相質兄子也。太宗朝。官知制誥。改右諫議大夫。知濠州。召修太祖實錄。至京師而卒。與柳開善。更相引重。始終無間。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屢以事謫守郡。終於知

蘄州。有小畜集三十卷。小畜外集七卷。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後徙家江南。遂爲吳縣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歷官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有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補編五卷。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眞宗朝。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旋拜司空。封晉國公。仁宗郎位。進司徒兼侍郎。爲山陵使。後貶崖州。明道中卒於光州。所箸詩文數萬言。不傳。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十歲識音韻。十五能屬文。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眞宗朝官至知制誥。有集四十卷。不傳。

孫僅。字鄰幾。少勤學。與兄何俱有名於時。咸平元年進士甲科。眞宗朝官至左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有集五十卷。不傳。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慕孫何爲古文章。舉進士。歷官中外。終於侍讀。卒贈右諫議大夫。有文集七卷。不傳。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良方正。官至武寧軍節度使。謚文莊。有文莊集三十六卷。

宋庠。字公序。安陸人。徙居雍邱。天聖二年進士第一。歷官檢校太尉平章事樞密使。封莒國公。以司空致仕。謚元憲。有宋元憲集四十卷。

宋祁。字子京。庠弟也。天聖二年進士。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謚景文。有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蘇舜欽。字子美。其先梓州人。家開封。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事除名。後復爲湖州長史而卒。有蘇學士集十六卷。

穆修。字伯長。鄆州人。蘇舜欽集有修哀文。稱其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而集中上潁州劉侍郎書。稱其以大中祥符中竊進士第。邵伯溫易學辨惑亦稱修爲祥符二年梁固榜進士。宋史本傳又云。眞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所述小異。似當以自敘爲確也。有穆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二年進士。授絳州正平主簿。以薦為館閣校勘。累遷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以爭水洛城事移慶州。復為董士廉所訟。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監均州酒稅卒。有河南集二十七卷。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仁宗朝。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後遷殿中丞卒。有孫明復小集一卷。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進士及第。初授嘉州判官。後以直集賢院出通判濮州。有徂徠集二十卷。

李覯。字泰伯。建昌南城人。皇祐初以薦授太學助教。終海門主簿太學說書。有盱江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登進士第。歷官龍圖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坐事謫忠正軍節度副使。移知信陽軍卒。有龍學文集十六卷。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天聖八年省元。中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

事。神宗朝。遷兵部尙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諡文忠。晚號六一居士。有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爲集賢校理。出知福明諸州。神宗時。官至中書舍人。有元豐類藁五十卷。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慶歷二年進士。神宗朝。累除知制誥翰林學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荊國公。卒諡曰文。崇寧間追封舒王。有臨川集一百卷。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徙居丹陽。慶歷二年進士。官至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集禧觀使。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累爵趙郡公。卒贈司空魏國公。有蘇魏公集七十二卷。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舉慶歷二年進士第二。授大理評事。累官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兼侍讀學士。神宗時。拜尙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哲宗卽位。封岐國公。卒。贈太師。諡文恭。有華陽集六十卷。附錄十卷。

司馬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人。以父池任入官。寶元初進士甲科。官至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薨于位。

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有傳家集八十卷。

劉敞。字原父。號公是。臨江新喻人。慶歷六年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有公是集五十四卷。

劉攽。字貢父。號公非。其兄敞同登慶歷六年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有彭城集四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官祕書省校書郎。以霸州文安縣主簿修太常因革禮書成而卒。有嘉祐集十六卷。附錄二卷。

蘇軾。字子瞻。洵長子。嘉祐二年進士乙科。對制策入三等。累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歷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紹聖初坐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徽宗立赦還。提舉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高宗朝贈太師。諡文忠。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

蘇轍。字子由。洵次子。與兄軾同登進士舉制科。哲宗朝代軾爲翰林學士。累拜尙書右丞。進門下侍郎。自紹聖初至崇寧再被謫貶。晚居許州。復大中大夫致仕。自號穎濱遺老。卒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有欒城集五十卷。又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

黃庭堅（見第三節。）

秦觀（見第四節。）

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元豐間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元祐中除校書郎。紹聖末落職。監信州酒稅。大觀中起知泗州。卒於官。有雞肋集七十卷。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朝召爲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尋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卒。有宛邱集七十六卷。

陳師道（見第三節。）

李廌。字方叔。陽翟人。少以文字見知於蘇軾。元祐初。軾知舉。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考章援程文。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廌竟無成而卒。有濟南集八卷。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恩補官。熙寧初。累官至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因疾求知南康軍。築室廬阜下。號曰濂溪。嘉定中謚元公。淳祐中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廷。有周元公集九卷。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嘉祐中詔求遺逸。授將作監簿。復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稱疾不起。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元祐中諡康節。有擊壤集二十卷。

張載。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居鳳翔之橫渠鎮。學者稱橫渠先生。嘉祐二年進士。以薦爲崇文院檢書。同知太常禮院卒。有崇文集。

程顥。字伯淳。西洛人。大中大夫珦之子。舉進士。神宗朝以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罷知扶溝縣。責監汝州鹽稅卒。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中追諡曰純。封河南伯。從祀宣聖廟廷。有明道集。

程頤。字正叔。顥弟。元祐初以薦授崇政殿說書。紹聖中削籍竄涪州。徙峽州卒。入黨籍。學者稱伊川先生。嘉定中追諡曰正。封伊陽伯。從祀宣聖廟廷。有伊川集。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游二程之門。官至工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卒諡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有龜山集四十二卷。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釋褐登第。授秦州教官。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爲筦庫。以飛語坐繫

詔獄褫官。學者稱上蔡先生。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嘉祐間以文行知名。程明道典扶溝學。招使肄業。登元豐五年進士。仕至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學者稱廣平先生。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受學伊川之門。登進士。監鳳翔府司竹監。元祐中除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有玉溪集。

朱熹。字元晦。字仲晦。世爲徽州婺源人。父韋齋先生松宦遊建陽之考亭。遂家焉。紹興十八年中王佐榜進士。寧宗朝歷官寶文閣待制。僞學禁起。落職奉祠卒。累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曰文。理宗朝贈太師。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廷。嘗結草堂于建陽盧峯之雲谷。扁以晦菴。亦號雲谷老人。既又創竹林精舍。更號滄州病叟。最後因筮遇遯之同人。更名遯翁。有晦菴文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直祕閣著作郎國史編修。有東萊集四十卷。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九韶弟。乾道八年進士。累官著作丞。光宗卽位。除知荊門軍務。卒謚文安。

學者稱象山先生。有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語錄四卷。

張栻。字敬夫。廣漢人。浚子。以蔭補官。孝宗朝歷左司員外郎。除祕閣修撰。歷知江陵府荊湖北路安撫使卒。嘉定中謚曰宣。從祀大成殿。有南軒集四十四卷。

周行已。字恭叔。永嘉人。師事程伊川。登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祕書省正字。有浮沚先生集八卷。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授太子侍讀宗正少卿。謚文肅。有集。

薛季宣。字士龍。號艮齋。永嘉人。紹興二十九年。年甫十七。即從荊南帥辟寫機宜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荐知常熟縣。入爲大理寺主簿。進大理寺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至卒。有浪語集三十五卷。

陳傅良。字君舉。號止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有止齋文集五十一卷。附錄一卷。

葉適。字正則。自號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寶文閣學士。謚忠定。有水心集二十九卷。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淳熙中詣闕上書。光宗紹熙四年策進士擢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

廳公事。未至而卒。端平初諡文毅。有龍川文集三十卷。龍川詞一卷。補遺一卷。

陳耆卿。字壽老。號篔窗。台州臨海人。登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有篔窗集十卷。

王象祖。字德甫。台州臨海人。學於葉水心。

陸游（見第三節）

樓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紹熙四年進士。歷官守興化軍。卒。追贈直龍圖閣。有崇古文訣三十五卷。

眞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諡文忠。有西山文集五十五卷。

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吉安人。寶祐四年進士第一。度宗朝累遷直學士院。知贛州。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元兵至。奉使軍前。被拘。亡入眞州。泛海至溫州。益王立。拜右丞相。以都督出江西。兵敗被執。囚于燕京。四年不屈。死柴市。有文山集二十一卷。

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寶祐四年進士。咸淳中爲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景炎帝以

枋得爲江東制置使。卽弋陽起義兵。軍潰。隱于閩。元徵聘。累辭不就。後福建行省魏天佑迫脅至燕。不食死。門人諡之曰文節先生。有疊山集五卷。

魏天應。號梅野。建安人。謝枋得門人。厲鶚宋詩紀事。據疊山集錄其送疊翁老師北行詩一首。四庫總目提要謂其字曰梅墅。未知孰是。

第二節　宋四六文作者（依第三章論述之先後爲序）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仕南唐爲翰林學士。隨李煜歸宋。官至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化初坐累謫靜難軍司馬。卒於官。有騎省集三十卷。

王禹偁（已見第一節）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雍熙初年十一召試詩賦。授祕書省正字。淳化中。命試翰林。賜進士第。眞宗朝歷官知制誥。天禧中拜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卒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辭榮、冠鼇、等集。及內外制刀筆。今惟武夷新集二十卷傳世。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進士。累遷御史中丞知制誥翰林承旨兼龍圖閣直學士。卒。有册

府應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入玉堂、七集。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忠懿王俶之子。少補牙門將。歸宋。累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事落職。爲崇信軍節度。歸鎭卒。諡曰思。改諡文禧。有擁旄集。伊川集。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賜進士出身。擢祕書省正字。慶歷中。官至集賢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卒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東都事略謂殊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今皆不傳。清康熙中慈谿胡亦堂輯有晏元獻遺文一卷。又別傳珠玉詞一卷。

張詠。字復之。自號乖崖。濮州鄄城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太宗朝。官至樞密直學士。出知益州。眞宗初入爲御史中丞。出知杭州。再知益州。進禮部尚書。卒贈左僕射。諡忠定。有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夏竦（已見第一節。）

宋庠（已見第一節。）

宋祁（已見第一節。）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謚文恭。有文恭集五十卷。補遺一卷。

范仲淹（已見第一節。）

歐陽修（已見第一節。）

王安石（已見第一節。）

元絳。字厚之。錢唐人。天聖八年進士。神宗朝累官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出知亳州。改潁州。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章簡。有玉堂集。

王珪（已見第一節。）

司馬光（已見第一節。）

蘇軾（已見第一節。）

蘇轍（已見第一節。）

曾鞏（已見第一節。）

曾肇。字子開。南豐人。鞏之弟也。治平四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學士。以元祐黨籍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崇寧中復朝散郞。歸潤州而卒。紹興初追謚文昭。有曲阜集四卷。

劉斂（已見第一節。）

劉攽（巳見第一節。）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端之孫。第進士。官殿中侍御史。熙寧初爲御史中丞。與王安石不合。出知鄧州，提舉崇福宮。致仕。卒贈通議大夫。

呂公著。字晦叔。壽州人。舉進士。累官至右僕射兼中書侍郞。進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薨贈太師中國公。謚正獻。有集。

黃庭堅（見第三節。）

秦觀（見第四節。）

張耒（巳見第一節。）

陳師道（見第三節。）

晁補之（已見第一節。）

晁詠之。字之道。鉅野人。以蔭入官。復登進士第。又中宏詞科第一。除河中教授。元符上書。罷爲京兆錄事。以朝請郎提舉崇福宮卒。有崇福集。

李之儀。字端叔。宋史稱滄州無棣人。而吳芾作前集序。乃曰景城人。元豐中舉進士。元符中監內香藥庫。以嘗從蘇軾幕府。爲御史石豫劾罷。崇寧初提舉河東常平。坐草范純仁遺表過於鯁直。忤蔡京意。編管太平。有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行。別字聖求。第進士。累官至尚書左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安惠。

林希。字子中。號醒老。福州人。嘉祐二年進士。哲宗朝累遷翰林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建中靖國初罷知揚州徙舒州。卒贈資政殿學士。諡文節。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嘉祐二年進士。爲眞州推官。神宗朝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元祐初除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崇寧中安置宣州。再移廬州死。有東平集。

韓宗彥。字師朴。琦子。以父任爲將作監。復舉進士。累官至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謫磁州團練副使致仕。

張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矴齋。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累官龍圖閣待制。知定州。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娶陳師道之姊。有畫墁集八卷。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韓琦妻以兄子。舉進士。治平二年舉制科。歷尙書右丞。徽宗朝拜門下侍郎。出知大名府卒。有淇水集。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崇寧五年進士。紹興初拜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寓泉州卒。諡文敏。有雲龕草堂集。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大學士左太中大夫。封新安郡侯。有浮溪集三十六卷。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登進士第。累擢尙書左丞。出知燕山府。除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安置象州。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卒。有初寮集八卷。初寮詞一卷。

孫覿。字仲益。晉陵人。徽宗末。蔡攸薦爲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勢敗。乃率御史極劾之。金人圍汴。李綱罷御營使。太學生伏闕請留。覿復劾綱要君。又言諸生將再伏闕。朝廷以其言不實。斥守和州。既而綱去國。復召覿爲御史。專附和議。進至翰林學士。汴部破後。覿受金人女樂。爲欽宗草表上金主。極意獻媚。建炎初貶峽州。再謫嶺外。黃潛善汪伯彥復引之。使掌誥命。後又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居士集。凡四十二卷。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濰之北海。登重和元年上舍第。高宋朝累官至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退居台州。卒贈左朝議大夫。有北海集四十六卷。附錄三卷。

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事徽欽兩朝。至顯謨閣學士。出知越州。高宗時歷官參知政事。以伉直忤秦檜罷歸。卒謚忠惠。有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五年進士。建炎三年。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尙書。爲大金通問使。既至金。金人迫使仕劉豫。皓不從。流遞冷山。復徙燕京。凡留金十五年。方得歸。以忤秦檜貶官。安置英州而卒。久之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有鄱陽集四卷。

洪适。初名造。後更今名。字景伯。皓長子。紹興十二年中博學宏詞科。孝宗朝歷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謚文惠。有盤洲集八十卷。

洪遵。字景嚴。皓仲子。與兄适同中博學宏詞科。賜進士出身。孝宗朝。召除翰林學士承旨。拜同知樞密院事。江東安撫使。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謚文安。有小隱集。

洪邁。字景盧。鄱陽人。皓季子。紹興乙丑中博學宏詞科。孝宗朝累遷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拜翰林學士。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贈光祿大夫。謚文敏。有野處猥稾一百四卷。今惟野處類稾二卷行世。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中宏詞科。孝宗朝歷右丞相。拜少傅。進益國公。寧宗朝以少傅致仕。卒謚文忠。有文忠集二百卷。近體樂府一卷。

楊萬里（見第三節。）

陸游（見第三節。）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謚宣獻。有

攻媿集一百十二卷。

李劉。字公甫。號梅亭。崇仁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有四六標準四十卷。

眞德秀（已見第一節。）

王子俊。字材臣。號格齋。吉水人。周益公楼誠齋之客。安丙帥蜀。嘗辟爲制置使屬官。其始末未詳。所著三松類藁不傳。今惟傳格齋四六一卷。

衞博。宋史無傳。其集諸家亦未著錄。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考宋中興百官題名記。載乾道四年正月衞博以樞密院編修官。四月致仕。知其終於是職。有定菴類藁四卷。

周南。字南仲。吳郡人。淳熙庚戌登甲科。官至祕書省正字。有山房集九卷。

李廷忠。字居厚。橘山其號也。於潛人。淳熙八年進士。歷知無爲教官。旌德知縣。終於夔州通判。有橘山四六二十卷。

陳耆卿（已見第一節。）

王邁。字實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淳祐中知邵武軍予祠。卒贈司農少卿。有臞軒集十六卷。

劉克莊（見第三節。）

方岳（見第三節。）

文天祥（已見第一節。）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自署浚儀。蓋祖籍也。淳祐元年進士。寶祐四年復中博學鴻詞科。官至禮部尙書兼給事中。有深寧集不傳。今惟四明文獻集五卷行世。

第三節　宋詩作者（依第四章論述之先後爲序）

徐鉉（已見第二節。）

潘閬。大名人。晁公武讀書志。謂其字曰逍遙。江少虞事實類苑。則謂其自號逍遙子。太宗時召對。賜進士第。後坐事亡命。眞宗捕得之。釋其罪。以爲滁州參軍。有逍遙集一卷。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年十九。舉進士。眞宗朝。官至中書侍郞兼吏部尙書同平章事景靈宮

使。進尙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遭讒貶死雷州。歿後十一年。封萊國公。又賜謚忠愍。有冠忠愍公詩集三卷。

王禹偁（已見第一節。）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旣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有和靖詩集四卷。

魏野。字仲先。號草堂居士。先世蜀人。徙於陝州。眞宗聞其名。召之不出。天禧三年卒。贈祕書省著作郎。有東觀集十卷。

楊億（已見第二節。）

劉筠（已見第二節。）

錢惟演（已見第二節。）

李宗諤。字昌武。深州饒陽人。宰相昉之子。第進士。眞宗朝爲學士。歷右諫議大夫。有集不傳。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咸平中舉賢良方正。歷著作佐郎。直使館。官至左正言。

李維。字仲方。肥鄉人。平章沆之弟。雍熙二年進士。眞宗初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刑部尙書相州觀察使。出知陳州卒。有集。

劉隲。官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丁謂（已見第一節）

刁衎。字元賓。昇州人。仕南唐爲集賢校理。歸宋授太常寺太祝。眞宗朝累遷直祕閣兵部郎中。有集。

張詠（已見第二節）

錢惟濟。字巖夫。惟演弟。歸宋歷恩州刺史。加司空保靜軍觀察留後。卒謚宣惠。有玉季集。

任隨。仕太常丞。直集賢院。

舒雅。字子正。歙人。南唐時隨計金陵。韓熙載知貢舉。擢爲第一。歸宋。累遷職方員外郎。咸平末出守舒州。秩滿乞致仕。就掌靈仙觀。大中祥符二年。直昭文館卒。

晁迥。字明遠。澶州清豐人。徙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承旨。天禧中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太子少保致仕。加少傅。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元。有翰林集。道院集。

崔遵度。字堅白。江陵人。徙淄州。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咸平中爲左司諫。直史館。後遷左諭德。卒官。有文集。

薛映。字景陽。蜀人。進士及第。歷右諫議大夫。知杭州。仁宗朝官禮部尙書集賢院學士。分司南京。卒贈右僕射。諡文恭。

劉秉。官左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晏殊（已見第二節）

蘇舜欽（已見第一節）

梅堯臣。字聖兪。宣城人。以蔭補齋郎。嘉祐初召試。賜進士。擢國子直講。歷尙書都官員外郎。卒。有宛陵集六十卷。附錄一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自其祖遷宋城。遂爲宋城人。累舉進士不中。眞宗錄三舉進士以爲

二班奉職。官至祕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有集不傳。

歐陽修（已見第一節。）

王安石（已見第一節。）

王令。元城人。幼隨其叔祖乙居廣陵。遂爲廣陵人。初字欽美。後王莘之曰逢原。少不檢。既而折節力學。王安石以妻吳氏之妹妻之。年二十八卒。有廣陵集三十卷。拾遺一卷。

蘇軾（已見第一節。）

蘇轍（已見第一節。）

張耒（已見第一節。）

秦觀（見第四節。）

晁補之（已見第一節。）

李廌。（已見第一節。）

孔文仲字經父。嘉祐六年進士。官中書舍人。武仲字常父。嘉祐八年進士。官禮部侍郎。平仲字毅

父。治平二年進士。官金部郎中。有淸江三孔集四十卷。

僧道潛。於潛人。蘇軾守杭州。卜智果精舍居之。墨莊漫錄載其本名曇潛。軾爲改曰道潛。軾南遷坐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初詔復祝髮。崇寧末。歸老江湖。嘗賜號妙總大師。有參寥子集十二卷。

僧惠洪。一名德洪。字覺範。筠州人。大觀中游丞相張商英之門。商英敗。惠洪亦坐累謫朱崖。有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舉進士。爲葉縣尉。歷祕書丞。紹聖初坐修神宗實錄失實。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建中靖國初召還。知太平州。復除名。編管宜州卒。自號山谷老人。有山谷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尺二卷。

陳師道。字無已。一字履常。彭城人。號后山居士。元祐中以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授徐州教授。紹聖初。歷祕書省正字。扈從南郊。不屑服趙挺之衣。以寒疾卒。有後山集二十四卷。

潘大臨。字邠老。齊安人。有柯山集不傳。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屢舉不第。以詩文自娛。有溪堂集十卷。

洪朋。字龜父。南昌人。黃山谷之甥。舉進士不第。有洪龜父集二卷。

洪芻。字駒父。紹聖元年進士。靖康中爲諫議大夫。汴京失守。坐爲金人括財。流沙門島卒。有老圃集二卷。

饒節。字德操。撫州人。嘗爲曾布客。後與布書論新法不合。乃祝髮爲浮屠。更名如璧。挂錫靈隱。晚主襄陽之天寧寺。號倚松老人。有倚松老人集二

僧祖可。字正平。丹陽人。蘇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住廬山。被惡疾。人號癩可。有東溪集瀑泉集。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紹興初賜進士出身。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有東湖集。

林敏修。字子來。蘄春人。有無思集。

洪炎。字玉父。元祐末登第。南渡後官祕書少監。有西渡集二卷。補遺一卷。

汪革。字信民。自歙徙臨川。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分教長沙。又爲宿州教授。蔡氏當國。以周王宮教召不就。復爲楚州教官卒。有青溪集。

李錞。字希聲。官至祕書丞。有集。

韓駒。字子蒼。蜀之仙井監人。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累除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高宗卽位。知江州。有陵陽集四卷。

李彭。字商老。南康軍建昌人。公擇從孫。有日涉園集十卷。

晁冲之。字叔用。說之從弟。在羣從中獨不第。授承務郎。有具茨集。

江端友。字子我。陳留人。以元祐黨隱居封邱門外。靖康初吳敏薦召見。以爲承務郎。賜進士出身。諸王宮教授。遭黜渡江。寓居桐廬之鷗鷺源。後爲太常少卿。有七里先生自然菴集。

楊符。字信祖。有詩集。

謝薖。字幼槃。逸從弟。以詩文與薖媲美。時稱二謝。有竹友集十卷。

夏倪。字均父。蘄州人。竦之孫。宣和中自府曹左官祈陽監酒。有遠遊堂集。

林敏功。字子仁。敏修之兄。以春秋鄉薦不第。有高隱集。

潘大觀。字仲達。大臨弟也。詩集不傳。

王直方。字立之。汴人。以蔭補承奉郎。元祐中。延致名士唱和。號歸叟。有詩話幷集。

僧善權。字巽中。靖安高氏子。人物淸癯。人目爲瘦權。落魄嗜酒。有眞隱集。

高荷。字子勉。荆南人。自號還還先生。元祐太學生。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終。有集。

呂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官至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有東萊詩集二十卷。祖謙其從孫也。後人因祖謙與朱子遊。其名最著。亦稱爲東萊先生。而本中以詩擅名。詩家多稱呂紫微。東萊之號稍隱。

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簡齋其號也。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紹興中官至參知政事。有簡齋集十六卷。無住詞一卷。

曾幾。字吉甫。贛縣人。徙居河南。以兄弼卹恩授將仕郎。試吏部優等。賜上舍出身。高宗朝。歷官江西浙西提刑。忤秦檜去位。僑寓上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檜死。召爲祕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提舉玉隆觀。致仕卒。諡文淸。有茶山集八卷。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佃之孫。以蔭補登仕郎。隆興初賜進士出身。范成大帥蜀。爲參議官。人

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嘉泰初詔同修國史兼祕書監。升寶章閣待制。致仕卒。有劍南詩稾八十五卷。渭南文集五十卷。逸稾二卷。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謚文簡。宋史本傳載所著遂初小稾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梁谿集五十卷。今竝久佚。世所傳梁谿遺稾一卷。則淸康熙中尤侗所輯。蓋百分僅存其一矣。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孝宗時累官權吏部尙書。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謚文穆。有石湖詩集三十四卷。

楊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光宗朝歷祕書監。出爲江東轉運副使。再召皆辭。寧宗朝以寶章閣學士致仕。卒謚文節。有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朱熹（已見第一節。）

姜夔（見第四節。）

陳傅良（已見第一節。）

葉適（已見第一節。）

薛季宣（已見第一節。）

陳亮（已見第一節）

徐照。字道暉。一字靈暉。永嘉人。四靈之首也。有芳蘭軒集一卷。嘗自號曰山民。故其集又曰山民集。

徐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永嘉四靈之二也。有二薇亭集一卷。

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永嘉四靈之三也。嘗登淳祐癸卯鄉薦。終於布衣。有西巖集一卷。

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永嘉人。太祖八世孫。紹熙元年進士。浮沈州縣。終於高安推官。永嘉四靈之四也。有清苑齋集一卷。

嚴羽。字儀卿。一字丹邱。邵武人。自號滄浪逋客。有滄浪吟二卷。

陳起。字宗之。錢塘人。開書肆于睦親坊。亦號陳道人。寶慶初以詩禍爲史彌遠所黥。有芸居乙稾。

劉克莊。字潛夫。莆田人。以蔭入仕。淳祐中。賜同進士出身。官至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定。初受業眞

德秀。而晚節不終。年八十乃失身於賈似道。有後村集五十卷。

戴復古。字式之。天台人。嘗登陸游之門。所居有石屏山因以爲號。有石屏集六卷。石屏詞一卷。

方岳。字巨山。號秋崖。歙縣人。紹定五年進士。淳祐中爲趙葵參議官。移知南康軍。以杖舟卒忤荊帥賈似道。後知袁州又忤丁大全。被劾罷歸。有秋崖集四十卷。

文天祥（已見第一節）

謝翶。字皐羽。一字皐父。閩之長溪人。後徙浦城。咸淳中試進士不第。文天祥開府延平。署爲咨議參軍。天祥兵敗。避地浙東。有晞髮集十卷。晞髮遺集二卷。遺集補一卷。附天地間氣集一卷。西臺慟哭記註一卷。冬青引註一卷。

謝枋得（已見第一節）

劉辰翁。字會孟。廬陵人。須溪其所居地名也。少補太學生。景定壬戌廷試入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宋亡。遂不復出。有須溪集十卷。

薛嵎。字仲止。一字賓日。永嘉人。寶祐四年進士。官長溪簿。有雲泉詩一卷。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元陳泰所安遺集中。尙有送錢塘琴士汪水雲詩。泰延祐二年進士。則元量亦云老壽矣。有湖山類藁五卷。

林景熙。一作景曦。字德陽。號霽山。温州平陽人。咸淳七年太學釋褐官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仕。會札木揚喇勒智發宋諸陵。以遺骨建鎭南塔。景熙以計易眞骨葬之。其忠義感動百世。有林霽山集五卷。

眞山民。始末不可考。或云。李生喬嘗歎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考眞德秀號曰西山。謚曰文忠。以是疑其姓眞。或云。本名桂芳。括蒼人。宋末嘗登進士。有眞山民集一卷。

第四節　宋詞作者（依第五章論述之先後爲序）

晏殊（已見第二節。）

晏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殊之幼子。熙寧中鄭俠上書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幾道亦在其中。從俠家搜得其詩。裕陵稱之殆得釋。事見侯鯖錄。有小山詞一卷。

柳永初名三變。字耆卿。崇安人。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有樂章集一卷。

歐陽修（已見第一節。）

韓琦。字穉圭。安陽人。天聖中進士第二。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累封魏國公。薨贈尙書令。謚忠獻。徽宗論定策勳。贈魏郡王。有安陽集五十卷。

范仲淹（已見第一節。）

韓縝。字玉汝。靈壽人。徙雍邱。登進士第。累官至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郞。出知潁昌府。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司空崇國公。謚莊敏。

王安石（已見第一節。）

張先。案仁宗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樞密副使張遜之孫。天聖三年進士。官至知亳州。卒於寶元二年。歐陽修爲作墓誌者是也。其一。烏程人。天聖八年進士。官至都官郞中。精於塡詞者也。其詞曰安陸集一卷。附錄一卷。

宋祁（已見第一節。）

蘇軾（已見第一節）

黃庭堅（已見第三節）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舉進士。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除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削秩監處州酒稅。徙郴州。編管橫州。又徙雷州。放還至藤州卒。有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晁補之（已見第一節）

張耒（已見第一節）

陳師道（已見第三節）

賀鑄。字方回。衞州人。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自號慶湖遺老。初以婚於宗女。授右班殿直。元祐中。李淸臣奏換通直郞。通判泗州太平州卒。有慶湖遺老集九卷。東山寓聲樂府三卷。補遺一卷。

程垓。字正伯。眉山人。有書舟詞一卷。

李之儀（已見第三節）

毛滂。字澤民。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員外郞。知秀州。有東堂集十卷。詞一卷。

謝逸（已見第三節）。

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紹興中登第。歷官樞密院編修官。出知興國軍。自號竹坡居士。有太倉稊米集七十卷。竹坡詞三卷。

趙令畤。字德麟。燕王德昭元孫。元祐中簽書潁州公事。坐與蘇軾交通罰金。紹興初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

王詵。字晉卿。開封人。選尚英宗女秦國大長公主。爲利州防禦使。以黨籍貶均州。歷定州觀察使。開國公駙馬都尉。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榮安。

王觀。字通叟。高郵人。嘉祐二年進士。累遷大理丞。知江都縣。嘗著揚州賦及芍藥譜。

晁冲之（已見第二節）。

李廌（已見第一節）

杜安世。字壽域。京兆人。其事蹟本末。陳振孫已謂未詳。有壽域詞一卷。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熙寧六年進士。徽宗朝官集賢殿修撰。知廣州。黜知袁州。再貶蘄州安置。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熙寧六年進士。歷國子監丞。知處虢眞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有前溪集。

章粢。字質夫。浦城人。治平四年進士甲科。徽宗朝拜同知樞密院事。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乙宮使。卒謚莊簡。

王安國。字平甫。安石弟。神宗召試賜第。爲祕閣校理。呂惠卿引連鄭俠獄奪官。卒。有集不傳。

王雱。字元澤。臨川人。安石子。未冠登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

蘇過。字叔黨。軾季子。仕至權通判中山府。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有斜川集。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元豐中獻汴都賦。召爲太樂正。徽宗朝仕至徽猷閣待制。出知順昌府。徙處州卒。自號淸眞居士。有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

晁端禮。字次膺。熙寧六年進士。兩爲縣令。忤上官坐廢。晚以承事郎爲大晟府協律。有閑適集。

万俟雅言。自號詞隱。遊上庠不第。崇寧中充大晟府製撰。有大聲集五卷。

呂濱老。字聖求。嘉興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呂渭老。考嘉定壬申趙師岊序亦作濱老。未詳孰是。有聖求詞一卷。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欽聖憲肅皇后再從姪。元符初以恩補官。南渡初。歷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有酒邊詞二卷。

蔡伸。字伸道。莆田人。襄之孫。自號友古居士。宣和中。官彭城倅。歷官左中大夫。有友古詞一卷。

方千里。信安人。官舒州簽判。有和淸眞詞一卷。

楊澤民。樂安人。亦有和淸眞詞一卷。

曹組。字元寵。潁昌人。宣和三年進士。召試中書換武階兼閤門宣贊舍人。仍給事殿中。官止副使。有箕潁集。

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有遺集一百餘卷。今惟傳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朱敦儒。字希眞。洛陽人。以薦起。紹興五年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

提點刑獄。上疏乞歸。居嘉禾。晚除鴻臚少卿。有樵歌三卷。

王灼字晦叔。號頤堂。遂寧人。紹興中嘗爲幕官。有頤堂詞一卷。碧雞漫志五卷。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人。格非之女。湖州趙明誠之妻也。有漱玉詞一卷。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官至龍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卒謚忠敏。有稼軒詞十二卷。

陸游（已見第三節）

劉過。字改之。廬陵人。當宋光宗寧宗時。以詩遊謁江湖。韓侂胄嘗欲官之。使金國而輕率漏言。卒以窮死。有龍洲集十四卷。龍洲詞一卷。

劉克莊（已見第三節。）

陳亮（已見第一節。）

姜夔。字堯章。鄱陽人。蕭東甫愛其詞。妻以兄子。因寓居吳興之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自號白石道人。又號石帚。慶元中曾上書乞正太常雅樂。得免解。迄不第。有白石詩集一卷。附詩說一卷。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別集一卷。

張輯。字宗瑞。鄱陽人。自號東澤。有東澤綺語債一卷。淸江漁譜一卷。

盧祖皐。字申之。又字次夔。號蒲江。永嘉人。登慶元五年進士。嘉定中爲軍器少監。權直學士院。有蒲江詞一卷。

高觀國。字賓王。山陰人。有竹屋癡語一卷。

史達祖。字邦卿。號梅溪。汴人。韓侂胄之堂吏也。有梅溪詞一卷。

蔣捷。字勝欲。自號竹山。宜興人。德祐中嘗登進士。宋亡之後。遁跡不仕以終。有竹山詞一卷。

周密。字公謹。號草牕。先世濟南人。其曾祖隨高宗南渡。因家湖州。淳祐中嘗官義烏令。宋亡不仕。終於家。有蘋洲漁笛譜二卷。補遺一卷。

陳允平。字衡仲。一字君衡。四明人。號西麓。有西麓繼周集一卷。日湖漁唱一卷。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慶元人。有夢窗稾四卷。補遺一卷。

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

張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循王張俊之五世孫。家於臨安。宋亡之後。潛跡不仕。縱遊浙東

西、落拓以終。有山中白雲詞八卷。

康與之。字伯可。渡江初以詞受知高宗。官郎中。有順菴樂府。

趙鼎。字元鎮。號得全居士。解州聞喜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卒贈太傅。追封豐國公。諡忠簡。有忠正德文集十卷。

李邴（已見第二節。）

汪藻（已見第二節。）

樓鑰（已見第二節。）

陳克。字子高。臨海人。紹興中為勅令所刪定官。自號赤城居士。僑居金陵。有天台集。

張掄。字材甫。號蓮社居士。有蓮社詞一卷。附道情鼓子詞一卷。

周必大（已見第二節。）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一。孝宗朝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領建康留守。尋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有于湖集四十卷。詞五卷。又拾遺一卷。補一卷。

韓元吉。字无咎。宰相維之元孫。以任子仕。歷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嘗居廣信溪南。自號南澗居士。有南澗甲乙藁二十二卷。

張鎡。字功甫。西秦人。居臨安。俊諸孫。官奉議郎。直祕閣。有南湖集十卷。

曾覿。字純甫。號海野老農。汴人。孝宗受禪。以潛邸舊人。除權知閤門事。淳熙中除開府儀同三司。加少保。醴泉觀使。有海野詞一卷。

韓玉。有東浦詞一卷。案是時有二韓玉。劉祁歸潛志曰。韓府判玉。字温甫。燕人。少讀書尚氣節。擢第入翰林。爲應奉文字。後爲鳳翔府判官。大安中。陝西帥府檄授都統。或誣以有異志。收鞫死獄中。金史大金國志竝同。此一韓玉也。其人終於金。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司馬文季使北不屈。生子名通國。蓋本蘇武之意。通國有大志。嘗結北方之豪韓玉舉事。未得要領。紹興初。玉挈家而南。授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在北。亦與通國善。癸未九月。以扇寄玉詩。都督張魏公見詩。甲申春。遣信往大梁。諷璘通國等至亳州。爲邏者所獲。通國璘等三百餘口同日遇害。此又一韓玉也。其人由金而入宋。撰東浦詞者。後之韓玉也。

張元幹。字仲宗。長樂人。向伯恭之甥。紹興中坐送胡邦衡詞得罪除名。有蘆川歸來集十卷。蘆川詞一卷。

侯寘。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寘字彥周。東武人。紹興中以直學士知建康。有嬾窟詞一卷。

揚无咎。字補之。自號逃禪老人。淸江人。諸書揚或作楊。案圖繪寶鑑稱无咎祖漢子雲。其字從才不從木。則作楊誤也。有逃禪詞一卷。

王千秋。字錫老。審齋其號也。東平人有審齋詞一卷。

楊炎正。字濟翁。廬陵人。有西樵語業一卷。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西樵語業一卷。楊炎正濟翁撰。馬端臨文獻通考引之。誤以正字爲止字。毛晉刻六十家詞。遂誤以楊炎爲姓名。以止濟翁爲別號。近時所印。始改刊楊炎正姓名。跋中止濟翁字。亦追改爲楊濟翁。然舊印之本與新印之本並行。名字兩歧。頗滋疑惑。故厲鶚宋詩紀事辨之曰。嘗見西樵語業舊鈔本作楊炎正濟翁。後考武林舊事載楊炎正錢塘迎酒歌一首。全芳備祖亦載此詩。稱楊濟翁。是炎正其名。濟翁其字無疑也。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歷官端明殿學士。有平齋文集三十二卷。平齋詞一卷。

趙長卿。自號仙源居士。南豐人。宗室子也。有惜香樂府十卷。

黃機。字幾仲。一云字幾叔。東陽人。有竹齋詩餘一卷。

毛幵。字平仲。信安人。舊刻題曰三衢。蓋偶從古名也。嘗爲宛陵東陽二州倅。有樵隱詞一卷。

黃公度。字師憲。莆田人。紹興八年進士第一。歷官考功員外郎。有知稼翁集二卷。詞一卷。

戴復古（已見第三節。）

黃昇。字叔暘。號玉林。又號花菴詞客。以所居有玉林。又有散花菴也。有散花詞一卷。

朱淑眞。海寧女子。自稱幽棲居士。有斷腸詞一卷。